

帷 幕

波洛的最后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陈亦君 曾 胡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 一 章

重新回味往日的经历或体验旧时的情感，有谁能不感到一种突兀而又震惊的痛楚呢？

“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这句话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叫人激动不已呢？

当我坐在火车里，望着窗外埃塞克斯 那坦荡平展的地势时，就是这样问我自己的。

上一次我作这样的旅行至今已经多久了呢？我感到（这是可笑的）我生活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在那次战争受了伤，这使我对那次战争总是耿耿于怀——可是那

英格兰郡名。 ——译注。

黑斯廷斯上次旅行的情节见克里斯蒂第一部推理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 ——译注。

次战争的痕迹又被第二次更加令人绝望的战争荡涤得一干二净了。

一九一六年时，年轻的阿瑟·黑斯廷斯看上去已经老气横秋了，而我自己却很少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生活还只是刚开始呢！

我曾经作过一次旅行，尽管我未曾料到在这次旅行中我会遇上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决定了我的一生。实际上，我的那次旅行，是为了去见我的老朋友约翰·卡文迪什的。他的母亲不久前刚刚再婚，住在一幢名叫“斯泰尔斯”的乡间邸宅里。当时，我一心想的只是去愉快地重叙旧谊的，可万万没料到我却一脚陷进了一场险毒而又神秘的谋杀案之中。

就是在斯泰尔斯，我又一次遇上了那个古怪的矮个子赫尔克里·波洛。我与他初次见面是在比利时。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看到这位留着一撇八字胡，脚步一瘸一拐的人，从村道上走来时，我是多么地惊讶。

赫尔克里·波洛！从那时候起，他就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他的影响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就是在和他一起，追寻另一个谋杀犯的时候，我遇上了后来成了我妻子的那位姑娘。她是一个男人所能找到的最可靠、最可爱的伴侣了。

现在，她已经安息在阿根廷的土地上了，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死去了，既没有旷日持久的病痛，也没有老年虚弱的折磨。然而，她的去世却撒下了一个极其孤寂而又不幸的男人。

啊！要是我能返老还童——再重新生活一次就好了。要

是我能回到一九一六年第一次旅行到斯泰尔斯的那些日子该多好啊。斯泰尔斯已经被卡文迪什家卖掉了。约翰·卡文迪什也过世了。他的妻子玛丽（那是一个可爱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儿）依然活着，住在德文郡。劳伦斯和他的妻小住在南美。变了——到处都变了。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有一件事却依然如故。那就是，我前后两次到斯泰尔斯都是赶去和赫尔克里·波洛见面的。

我接到他的信的时候都惊呆了。信的抬头上写着：埃塞克斯，斯泰尔斯，斯泰尔斯邸宅。

我几乎有一年没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又吃惊又难过。现在，他已经是个高龄老人，关节炎几乎使他丧失了活动能力。他曾经怀着改善健康状况的希望到埃及去了一趟，但回来以后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这些都是他在信中告诉我的。不过尽管如此，他的信写得倒还是满愉快的……

“我的朋友，我发信的地址不会使你觉得奇怪吗？这地址唤起了旧日的回忆，对不对？是的，我就在这儿，在斯泰尔斯。你想象一下吧，斯泰尔斯邸宅现在成了人们所说的招待所了。这个招待所眼下是由一个老上校经营着，他是你们英国那种地道的老上校——一个很以母亲声誉自豪的人。当然啦，这个招待所能够盈利赚钱全靠他的太太。她是一位好管家，可就是舌头太刻薄了，那位可怜的上校吃了它不少苦头。要是我的话，非把她干掉不可！”

“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广告，好奇心便驱使我又一次到了我在这个国家最初卜居的地方。在我这种年纪，人们是

乐于重温旧梦的。

“你自己想象一下吧。后来，我在这儿遇见了一位绅士，一位从男爵，他是你女儿雇主的朋友。（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像在做法文习题，是不是？）

“突然之间，我想起了一个主意，因为他想让富兰克林一家人到这儿来消夏，所以，乘此机会我也想说服你到这儿来，咱们聚一聚吧，*en famille*，这一定是一件最令人惬意的事。因此，*Mon cher* 黑斯廷斯，*Dépechez vous*，越快越好。我已经给你定了一个带洗澡间的房子。你知道，眼下这儿也现代化起来了，我指的是这个亲切而又古老的‘斯泰尔斯’邸宅，而且我还为了房费和勒特雷尔上校太太争执了一番。终于讨到了*Très bon marche*。

“富兰克林一家和你那迷人的朱迪思到这儿已经有几天了。一切都弄妥贴了，所以你不要推脱，*A bientôt*，赫尔克里·波洛。”

这情景太诱人了。于是我毫无异议地赞成了他的想法。我身无牵挂，也没有固定的住所。至于我的孩子们，一个男孩在海军里，其他的都结了婚，在阿根廷经营农场。我的女儿格雷丝嫁给了一个军人，目前正在印度。还有一个是我打心眼里最喜爱的朱迪思，尽管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理解过她。

法语：团圆一下。——译注。

法语：亲爱的。——译注。

法语：快来吧。——译注。

法语：极为便宜的价钱。——译注。

法语：希望不久就见到你。——译注。

她是个古怪、忧郁而又沉默寡言的孩子，对自己的事总是守口如瓶，这有时就触犯了我，使我感到十分苦恼。而我的妻子对朱迪思的理解就深得多。她对我说，这并不是由于朱迪思对我们缺乏信任，而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她不得不这样的缘故。可是，她也像我一样，有时也担心这孩子。她说，朱迪思的感情过于强烈，过于倾注心力了，她那天生的沉默寡言又使她失去了可借以宣泄感情的安全阀门。她有时古怪地默坐竟日，有时又火气冲天，充满了强烈的偏见。在我们这个家里，她的脑筋最好使，我们都欣然赞许她要受大学教育的愿望，而她大约在一年以前就取得了理科学士的学位，后来担任了一位博士的秘书。这位博士是从事热带病研究工作的，而他的太太也多少算是病人。

我偶或疑心朱迪思这样全神贯注于她的工作，忠实于她的雇主，是否就是她落入了情网的迹象。然而，他们之间的那种“公事公办”的关系却又使我放下心来。

我相信，朱迪思是爱我的，但是她的天性含蓄。她常常对我那种被她称之为感伤和陈腐的念头表示轻蔑和不耐烦。老实讲，我对我的女儿还真有些怵头呢！

就在这时，火车在斯泰尔斯圣玛丽车站停了下来，我的沉思冥想也被打断了。至少，这个车站没有什么变化。时光从它身边流逝，而它依然兀立在田野之中，给人一种没有必要存在的印象。

当出租车穿过村落的时候，我体味到了岁月的流逝。斯泰尔斯圣玛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加油站，一家电影院，另外两家客栈，一排排的市镇建筑。

不一会儿，出租车拐进了斯泰尔斯邸宅的大门。在这儿，似乎时光又倒了回去。那个公园依然和我记忆中的相差无几，但是车道维护得十分糟糕，长满了野草——把砾石路面都盖满了。我拐过一个墙角，一所房子便映入了眼帘。它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破败得亟需粉刷了。

就像很多年前我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样，有一个女人的身影从花坛中探了出来。我的心缩了一下。这时那个身影直了起来，向我走来。我自己笑了，她和当年的那个体格健壮的伊夫林·霍华德的差别之大，实在太难以想象了。

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体质单薄的太太，满头丰厚的白鬈发，粉粉的脸蛋，一双冷静的淡蓝色眼睛随着那平易和蔼的风度而变换着神色。坦率地说，这有点过于投合我的情趣了。

“这位是黑斯廷斯上尉，对吧？”她问道，“我的手脏极了，没法和你握手。你到这儿来，我们很高兴——我们早就久仰大名了！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勒特雷尔太太。我和我丈夫一时心血来潮买下了这个地方，一直想利用它搞一点收入。我从来没想到我还有当上旅馆老板娘的日子呢！不过，我要提醒你，黑斯廷斯上尉，我可是个十分讲究生意经的女人，我是要把一切额外费用都算在账上的。”

我们两人都像听了一句极妙的笑话那样大笑起来。然而我在想，刚才勒特雷尔太太讲的那番话，完全可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在她那动人的老年妇女的风度背后，我隐隐感到了一种燧石般的坚硬。

尽管勒特雷尔太太讲话的时候故意带着几分土腔土

调，但她并不是爱尔兰血统，那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我打听起了我的老朋友。

“啊，可怜的小波洛先生。瞧他盼着你到来的那股劲儿吧，真能把铁石心肠的人都感动了，看到他受折磨的那副样子，我真是为他难过透了。”

我们朝着那邸宅走去，她脱去了手上的园丁手套。

“还有你那位可爱的女儿，”她接着说，“多可爱的姑娘呀。我们全都一个劲儿地夸她。不过，你知道，我是个老派的人。像她那样本应当参加一些宴会、和年轻的男人跳跳舞的姑娘，却整天把时间耗在解剖兔子、趴在显微镜上。依我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耻辱和造孽。我要说，把这类事扔给邈邈女人去做吧。”

“朱迪思在哪儿？”我问道，“是不是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勒特雷尔太太作了一个孩子们称之为“鬼脸儿”的表情。

“啊，可怜的姑娘！她把自己囚在花园尽头的那个工作室里了。富兰克林博士从我这里把工作室租了去，把那间屋子全都装了设备。他往这儿弄了好几箱土拨鼠，那些可怜的小东西，还有老鼠、兔子。黑斯廷斯上尉，我不敢保证我会喜欢这些科学。啊，我丈夫来了。”

勒特雷尔上校恰好从房角拐过来。他是个又高又瘦的老人，面色灰白，一双温和的蓝眼睛，总爱犹豫不决地拉着自己那白色的唇髭。

他的举止茫然若失，颇有些神经质。

“哎，乔治，黑斯廷斯上尉到了。”

勒特雷尔上校和我握了握手：“你是坐五点——呃——四十分的车到的，呃？”

“那他还能坐哪趟车来？”勒特雷尔太太尖声说道：“说来说去，坐哪趟车又有什么关系？乔治，带他上去，领他看看房间。然后，他或许想马上去找波洛先生——要不然你先来杯茶好吗？”

我告诉她我不想喝茶，宁愿先去看看我的朋友。

勒特雷尔上校说：“好，走吧。我想——呃——他们已经把您的东西送上去了——是吧，黛西？”

勒特雷尔太太尖酸刻薄地说：“那可就是你的事了，乔治。我刚才在整理花园，总不能样样事都照顾到吧。”

“对，对，当然不能了。我——我会去照看的，亲爱的。”

我跟他身后踏上了前台阶。在门口，我们撞见了一个灰头发的男人，身材瘦小，带着一副双筒望远镜正在匆匆出门。他一瘸一拐地走着，长着一张孩子般的、热心的面孔。他略为有些结巴地说：“有一对做……做窝的鸟落在美国梧桐上了。”

在我们往大厅里走的时候，勒特雷尔说：“那位是斯蒂芬·诺顿。人挺不错。野鸟儿迷。”

大厅里有一个大高个儿站在桌边。显然他刚刚打完电话。他抬起头来，说：“我真恨不得把那些承包商和营造商们全都给吊死，刮了，卸成八大块。真是连喝凉水都塞牙缝，什么事都干不好，叫他们见鬼去吧。”

他的狂怒显得又滑稽又可怜，我俩都笑了起来。我的注

意力马上就被这个人吸引过去了。他尽管已经五十好几了，但却仍然长相动人，面色棕黑。看起来，他似乎过的是一种出门在外的生活，也像是那种越来越难得遇见的人——老派，正直坦率，喜欢四处漂荡的英国人，那种能够指挥操纵别人的人。

因此，当勒特雷尔上校向我介绍，他是威廉·博伊德·卡林顿爵士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印度一个省的省督，并且在那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也是一位颇负声望的第一流的射手和猎取大猎物的猎手。我忧伤地想到，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我们似乎不可能再哺育出这样的人物了。

“啊哈，”他说，“我能亲眼见到著名人士，*mon ami* 黑斯廷斯，真是不胜愉快之至。”他大笑起来，“你知道，那位亲爱的老比利时人时常谈到你。不过，当然啦，我们已经在这里见过令爱了。她是个好姑娘。”

“我想朱迪思不会常常谈到我的。”我笑着说道。

“是的，是的，她非常现代化。现今的这些女孩子总是连谁是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都不好意思承认的。”

“有父母双亲，几乎都快成为一种丢脸的事了。”我说。

他笑起来：“哦，嗯——我可没受过这个罪。我运气不佳，没有子女。你的朱迪思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但是教养高深，看到这一点我就感到诚惶诚恐。”他又抓起了话筒。

“勒特雷尔，要是我咒你们的交换台去见鬼的话，你可别见

怪呀。我可不是个慢性子的人。”

“他们活该。”勒特雷尔答道。

他领路上楼，我跟在他的后面。他带着我沿着这幢楼的左翼走去，来到了尽头的一个门前。我明白，这是波洛为我选择的房间，也就是我从前住过的那个房间。

这里也发生了变化。当我顺着楼道走过去的时候，有些门是开着的，我看到那些老式的大卧室已经打上了隔墙，分成了几个小房间。

我的那间房子先前也不算大，现在除了装上冷热水管，以及一部分被隔成一间小浴室外，其它都依然如故。里面布置着现代风格的廉价家具，使我大为扫兴，我宁愿要一种十分接近于房屋本身建筑风格的陈设。

我的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了。上校告诉我，波洛的房间正好在对门。他刚要带我到那儿去，一声“乔治”的尖声叫喊下面的大厅里回响起来。

勒特雷尔上校就像一匹受惊的马似的为之一惊，一只手按在嘴唇上：“我——我——相信你已经安顿好了吧？要什么请打电话——”

“乔治！”

“来啦，亲爱的，来啦。”

他匆匆忙忙地顺着楼道跑去了。我站了一会儿，望着他的背影。然后，我走过楼道，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我轻叩着波洛的房门。

第二章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年龄不饶人更糟糕的事情了。

以前，我对我那可怜的朋友的描述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现在要对他来一番与前不同的描述了。关节炎使他已经不能自由走动了，他只好靠轮椅来活动，他那一度丰满的体格也垮了下来。现在他是一个瘦弱而又矮小的人了。他的脸上皱纹纵横，但他的胡子和头发却仍然乌黑发亮，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老实讲，我是绝对不愿意提起这一点来伤他的心的。染发是一个失策，因为染发很容易被人发觉。有一回，我曾经非常惊讶地听说，波洛那乌黑的头发是靠药水染的。不过，现在那不自然的色泽一眼即可看出，使人觉得像是带着假发，而那经过修饰的上唇髭也只能逗孩子们发笑了！

只有他那双眼睛还是一如既往，机敏锐利，灼灼有光，

现在——是的，毫无疑问——这双眼睛却由于充满感情而显得温柔和蔼了。

“啊，Mon ami 黑斯廷斯——mon ami 黑斯廷斯！
……”

我弯下身去，他则按照他的习惯热情地拥抱我。

“Mon ami 黑斯廷斯！”

他靠了回去，稍微歪着脑袋打量着我。

“是啊，还是老样子——腰直背挺，两肩宽阔，灰白色的头发——Très distingué，你要知道，我的朋友，你可一点儿也不显老呀。Les femmes 还对你感兴趣，是吗？”

“一点不假，波洛，”我声明道。“可是你——”

“可是我敢向你担保，朋友，有一个测试的办法——非常灵验。要是小姑娘们客客气气地对你讲话，啊，非常客气——那就全完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她们说，‘咱们得对他好点儿才行。要是变成这副样子，那就太可怕啦。’可是你呢，黑斯廷斯——Vos êtes encore jeune，对你来说，还是有各种可能的。对，拈拈你的胡子，耸起你的肩膀——我知道我的话是对的嘛——你看上去还不像我这副德行样。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那样不对劲儿了。”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真了不起。——译注。

法语：女人们。——译注。

法语：你还年轻呀。——译注。

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叫人受不了，波洛。你自己怎么样了？”

“我，”波洛作了个怪相，说，“我可是个半拉子人了，废物一个，走不了路，瘫了，背也驼了。谢天谢地，我还能喂自己吃东西，不然的话，我就成了个要人侍候的小娃娃了。放在床上，叫别人给洗脸，穿衣。En fin 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幸亏，尽管这外边已经朽了，可是里面还挺健全呢。”

“是的，的确如此。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心脏了。”

“心？也许是吧。我刚才指的却不是心脏。是脑筋，我的朋友，这才是我所说的里面的意思。我的大脑依然功能卓著。”

至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头脑并没有因为衰退而表现得比往常更为谦逊一些。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我问。

波洛耸了耸肩头：

“还行。你知道，这儿不是里兹饭店。不，根本不是。我刚来的时候住的那个房间不但狭小，家具陈设也看不过眼。我现在移到了这个房间，价钱没动，还有烹调，简直是英国最糟糕的。那些英国人喜欢吃的布鲁塞尔菜芽，又大又硬，土豆是水煮的，不是硬得嚼不动就是煮得太烂。蔬菜做得淡而又淡。每一盘菜都是缺盐，缺胡椒——”他富于表情地顿了顿。

“听起来可真够呛啊！”我说。

法语：这终究。——译注。

“我没有抱怨，”波洛说着，却接着抱怨开了：“还有这儿的所谓摩登化。到处都是浴室呀，水龙头呀。可是从里面流出来的却是什么呢？Mon ami，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半温不凉的水。还有那些手巾，简直是又薄，又板！”

“有些东西还是得说老的好。”我沉思地说道。我想起了斯泰尔斯从前的一个浴室，大团大团的蒸汽从龙头里喷涌出来，那不过是那些浴室中的一个，一只巨大的红木边的浴盆向人炫耀似的安放在地板的中央。我还记得，那浴巾极大，还有那用惯了的、闪闪发光的黄铜罐，盛着滚烫的热水，立在老式盆池中。

“可是不能有怨气呀，”波洛又说道，“我心甘情愿地受罪——这是自有道理的。”

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闯进了我的脑海：“我说，波洛，你不会是——呃——缺钱用吧？我知道，战争对许多资本投资的打击极为沉重——”

波洛立即否认道：“不，不，朋友。我境况极佳。真的，我很有钱。并不是为了节俭我才到这儿来的。”

“那就好。”

我又接着说道：“我想，我是能够理解你的感情的。人们越往后活下去，就越爱回首旧日的生活。人们总是试图重新体味往昔的情感。我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讲，到这里来是件痛快的事情，然而，这也使我记起了旧日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东西我本来以为差不多都已经忘掉了，我想你也是所感

略同吧。”

“根本不对。我一点儿没有这种感觉。”

“那可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我忧伤地说。

“你也许是在说你自已吧，黑斯廷斯。对我来说，那次到斯泰尔斯圣玛丽可是一段悲惨而痛苦的时光。我是个流亡者，伤员，背井离乡抛弃故园，在异国仰仗着施舍过活。不，那不是一段愉快的时光。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将在英国定居下来，并且要在这里寻找幸福。”

“这个我倒忘记了。”我承认道。

“正是这样。你总是以为你体验过的情感，别人也是如此，黑斯廷斯当年很幸福——也就是人人当年都幸福！”

“不，不。”我抗议着，大笑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是不对的。”波洛接着说道，“你说，抚今忆昔使你热泪盈眶，‘啊，幸福的时光啊。那时候我是多么年轻啊。’不过，朋友，你那时根本不像你现在想的那么幸福。那时候，你受过重伤，曾经为不能再服现役而烦恼。你住在疗养院里，意气消沉，难以形容。就我记忆所及，你当时还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因而陷入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我笑了起来，满面通红。

“波洛，你的记忆可真够好的呀。”

“谢谢啦——我现在还记得你当时愚蠢地叨念着那两位可爱的女人时的忧郁的叹息声呢。”

“你还记得当时你说了些什么吗？你说，她们两人谁都

不是你的！别在意。Mon ami，自己保重点儿吧。也许，我们应该一块儿再去打一次猎吧，那时候——”

我不做声了。我和波洛确实后来又去法国去打了一次猎，就是在那里我碰上了一个女人……

我的朋友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

“我明白，黑斯廷斯，我明白。那个伤口依然没有愈合。不过，用不着再纠缠在那件事上了，不要长回首，而要放眼量，向前看哪。”

我作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

“向前看？前面还能看到什么呢？”

“Eh bien，我的朋友，还有事可干呢。”

“有事可干，在哪儿干？”

“就在这儿。”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刚才，”波洛说道，“你问我干吗要到这儿来。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吧。现在我要答复你了，我正在这里追寻一个谋杀犯呢。”

我更加惊讶不置地盯着他。有一阵子我以为他是在无中生有地乱弹琴呢。

“这当真吗？”

“一点儿也不假。我一个劲儿地让你来，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我的肢体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敏捷灵活了，可是我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那好。——译注。

的头脑却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记住，我的习惯一如既往——靠在椅子上，悉心琢磨。这个我依然能够做到。实际上，这也是我惟一可能做的事了。至于这次战斗中，在需要活动这方面，可要靠我最可贵的黑斯廷斯的一臂之力了。”

“你当真是这个意思吗？”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

“当然是这个意思啦。黑斯廷斯，我和你要‘再去打一次猎’了！”

这话叫我琢磨了好几分钟，到底波洛是不是在认真地讲这些话呢？

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异想天开，然而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判断。

他淡然一笑，说：“你终于相信了。一开头，你一定以为我脑力不济了。是不是？”

“不，不。”我急忙说，“只不过这里不像是发生那种事情的地方。”

“啊，你这么想吗？”

“当然，我还没有见到所有住在这儿的人呢——”

“你已经见到谁了？”

“不过就是勒特雷尔夫妇，另外是一个叫诺顿的，看起来像是一个还不招人讨厌的小伙子。还有博伊德·卡林顿——我得说，我非常喜欢这个人。”

波洛点点头。

“好吧，黑斯廷斯。我来告诉你。当你见过了其他的房客以后，你会觉得我的话仍然像现在一样没有根据，不着边

际。”

“其他那些人是谁呢？”

“富兰克林夫妇——博士和博士太太——还有个医院的护士，她是照顾富兰克林太太的。再就是你的女儿朱迪思。另外还有个叫阿勒顿的，有点儿像个寻花问柳的人。还有一位科尔小姐，是位三十五岁上下的女人。就是这些人了。告诉你吧，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

“而他们中间有一个谋杀犯？”

“是的，他们中间有一个谋杀犯。”

“可是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发觉我很难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因为它们都搅成一团了。

“你安静一下，黑斯廷斯。咱们从头开始说吧。请你把写字台上的那个小箱子递给我。Bien。还有钥匙——对——”

他打开公文箱，取出一堆打字文件和剪报。

“黑斯廷斯，在空闲的时候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些东西，因为这阵子我不耐烦搞这些剪报。它们都是各种各样悲惨事件的有关报道，偶尔有不准确的地方，有时也能启发人。为了使你对这些案子有些头绪，我建议你把我上面作的提要全部读完。”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起来。

案例 · 埃思林顿

伦纳德·埃思林顿。有各种恶习——吸毒，酗酒。性情乖僻，有虐待狂。妻子年轻迷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极度不幸。表面来看，埃思林顿显然是由于食物中毒而死。医生对此结论不满。尸体解剖检验结果，证明是砒霜中毒致死，毒药取自屋内的除草剂，然而除草剂是很久以前买的。埃思林顿太太因此被捕，并被指控为谋杀犯。此前，她交了一个在文职机构服务的朋友，该人已返回印度。没有私通的实际证据，但证据表明他们之间相互感情甚深。这个青年已经和他出门旅行时邂逅相遇的一位姑娘定了婚。埃思林顿太太在她丈夫死前或死后是否曾收到过关于这一消息的信件，尚有若干怀疑。她本人说，在她丈夫去世之前就知道这件事了。证明她有罪的证据，主要是按情况推断的间接证据。但又没有其他可能的嫌疑犯，意外事故的可能性也极小。审讯过程中，她丈夫的性格和她丈夫对她的虐待，使她获得了很大的同情。审判员对案情的归纳于她有利，强调只要有任何合理的疑点就不能进行裁决。

埃思林顿太太被无罪开释了。然而，一般人都认为她是有罪的。此后，由于朋友们的冷眼相待，她的日子很难过。审讯以后两年，她因服用了过量安眠药而死去。验尸团的报告确认为偶然性死亡。

案例 · 沙普尔斯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病人。行动不便，受着严重病痛的折磨。由她的侄女弗雷达·克莱照料。沙普尔斯老小姐因使用过量吗啡致死。弗雷达·克莱承认这是由于她的过失而造成的。她说，她的姑姑因病痛折磨，十分痛苦，无法忍受，因此她多给了她一些吗啡，以便减轻痛苦。警方认为：这一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过失所致。然而考虑到证据不足，未予起诉。

案例 · 里格斯

爱德华·里格斯，农业劳动者。怀疑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与其房客本·克雷格私通。后来，发现克雷格和里格斯太太被击毙，枪弹证明是由里格斯的枪支所发。里格斯向警方投案，说这事可能会是他干的，不过他记不清了。他说，他的头脑糊涂了。里格斯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案例 · 布雷德利

德里克·布雷德利和一个姑娘私通，被他太太发觉。她威胁要杀死他。布雷德利的啤酒里被下了氰化钾，因而致死。布雷德利太太因此被捕，被指控为谋杀并受审判。在对证过程中，精神崩溃。被判有罪，处以绞刑。

案例 · 利奇菲尔德

马修·利奇菲尔德，壮年，恶霸。家有四个女儿，但他既不许她们有任何玩乐享受，又不给她们钱花。一天晚上，他回家时，在家门外被击打头部致死。警方进行调查之后，她的大女儿玛格丽特前往警察局投案，承认是杀死父亲的凶手。她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在为时不晚的时候，能够让她的妹妹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利奇菲尔德留下了大量财产。玛格丽特·利奇菲尔德被判为精神错乱，监禁于布罗德穆尔，但去后不久即死去。

我读得很仔细，但是越读越糊涂。我终于将那些文件放下，探询地望着波洛。

“怎么样，mon ami 。”

“我还能记得布雷德利这个案件，”我慢慢地说道。“当时我在报上看到过。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波洛点了点头。

“可是你得启发启发我，这些与我们的事情有什么相干呢？”

“首先你得告诉我，你怎么看这些案件？”

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你给我看的五件不同的谋杀案的报道。这些案子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在不同阶级的人中。此外，它们

之间表面上看也没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一个是因为嫉妒而作案；一个是一位不幸的妻子力图摆脱她的丈夫；另一个则是由于金钱方面的动机所致；再有一个，也许你会说是出于无私的动机，理由是凶手并没有逃避惩罚的意图；第五個案子，显然十分残忍，也许是酒醉之后作案吧。”

我顿了一下，又犹疑不定地接着说：“是不是我完全忽略了这些案件之间的共同之处呢？”

“不，不，你归纳得非常准确。但有一个事实你本当提到但却没有提，那就是没有一个案件中的怀疑是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

“我想我还是不明白。”

“譬如说吧，埃思林顿太太被无罪释放。然而尽管如此，每个人都颇为肯定是她作的案。弗雷达·克莱没有被公开起诉，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罪行可能是别人犯下的。里格斯声称他记不清是否杀了他的妻子和她的情夫，但是从来没人查问过是否是另外一个人作了案。玛格丽特·利奇菲尔德则供认不讳。你看吧，黑斯廷斯，每一个案件都有一个明显的嫌疑犯，而别无其他线索。”

我蹙起了眉头：

“对，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不明白，你从中能推理出什么特别的结论。”

“啊，你听着，我就要讲到你还不知道的一个事实。设想一下，黑斯廷斯，我简略叙述的每一个案子都可以用另一个观点来进行解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慢条斯理地说道：“黑斯廷斯，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的。让我来这样表达吧。有一位某先生——且称为X吧，在所有案子中，这位X都没有任何动机（这是显而易见的）要去干掉受害者。就我所能够掌握的情况而言，在一个案子中，当犯罪正在进行的时候，X实际上远在两百英里以外。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告诉你，X与埃思林顿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X在里格斯住的那个村子里住过一段时间。X认识布雷德利太太。我还有一张X和弗雷达·克莱在街上一起散步的照片。老马修·利奇菲尔德死的时候，X就住在那幢房子的附近。你对此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出神地望着他，慢慢地说道：“是的，这太巧了。两个案子甚至三个案子也可能是巧合，但是五个就太玄了。这些不同的案子之间，必定有相互的联系。”

“那么，你认为我是怎么设想的呢？”

“那位X是凶手，对吗？”

“要是这样说的话，黑斯廷斯，你会情愿和我再往前迈一步的。我告诉你吧，X就在这所房子里！”

“这儿？在斯泰尔斯？”

“在斯泰尔斯。从这中间能推出什么样的逻辑结论呢？”

在我要张口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往下说呀——说下去。”

赫尔克里·波洛严肃地说：“这里很快就会有一场谋杀的——就在这里！”

第三章

有好一阵子，我愕然地望着波洛。“不，不会吧，”随后，我说道：“你会制止住这场谋杀的。”

波洛深情地瞥了我一眼。

“我忠实的朋友，我是多么感激你对我的信任啊。然而，*tout de meme*，我对这一次却是毫无把握的。”

“瞎说。你肯定能制止这场谋杀的。”

波洛的嗓音是沉重的：“考虑一下吧，黑斯廷斯，谋杀犯是能够抓得住的，是的。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制止一次谋杀案不发生呢？”

“嗯，你——你——呃，我是说——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

法语：尽管如此。——译注。

我无力地停了下来——因为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其中的种种困难。

波洛说：“你明白了吧？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事实上只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警告受害者，让受害者提高警惕。这样做并不总是能够奏效的，因为要想让某些人相信他们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中是极其困难的——也许这种危险来自他们最亲近的人。他们会感到愤慨，拒绝相信。第二个办法是警告谋杀者。用语言去暗示：‘我知道你想干什么。要是某某人死了的话，朋友，你几乎百分之百会被绞死。’这个办法比第一个办法成功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是即使这样，也很可能失败。我的朋友，因为谋杀者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为自负高强。谋杀者往往自以为比其他人要机警得多——没有人会去怀疑他或她——警方会被彻底挫败的，如此等等。因此，他（或她）会照样干下去，你能办到的，只能是满足于事后将他们绞死罢了。”他顿了顿，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一生中曾经有两回警告过凶手——一次是在埃及，还有一次是在另一个地方。在那两起案子中，罪犯都决意……在这里大概也会如此的。”

“你说过还有第三个办法。”我提醒他。

“啊，是的。这个办法需要最大的机智。你必须准确地判断出，那致命的一击将于何时并如何进行，你必须在极其恰当的心理时刻加以干预。你必须在还没有完全构成犯罪的时候抓住凶手，然后无可置疑地指出其犯罪的意图。”

“而这个办法，我的朋友，”波洛接着说，“我可以向你断言是一件非常困难而又微妙的事情。让我保证这种办法会

成功，这是办不到的！我也许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但我还没有自负到如此地步。”

“你认为哪种办法可以在这里试一试？”

“也许三个都行。不过第一个办法最困难。”

“为什么？我还以为它最容易呢。”

“是的，假如你知道谁是受害者的话。不过，黑斯廷斯，你不明白吧，我还不知道受害者是谁呢。”

“什么？”

我不加思索就冲口而出。随后，我便明白局面的困难了。这其中有一——一定有一——一些联系一系列罪行的环节，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环节是什么。犯罪动机，这极其重要的犯罪动机眼下尚在云笼雾罩之中。不知道动机，我们就说不出受到威胁的到底是谁了。

当波洛从我的脸上看到我已经明白了局面的困难之后，他点了点头。

“你瞧，朋友，事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啊。”

“是的，”我说，“我明白了。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发现这些错综复杂的案件之间的联系吧？”

波洛点了点头：“毫无发现。”

我又思索了起来。在 、 、 案例的罪行中，我们必须弄明白其先后顺序的含义，尽管在现实中，它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

我问道：“你是否十分肯定，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经济动机——譬如说，像在伊夫林·卡列斯尔案件中那样的经济动机？”

“不，你可以肯定，亲爱的黑斯廷斯，我首先要加以考虑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动机。”

这倒是大实话。波洛对钱财从来都不认为是好东西。

我又想，难道是一种宿仇相杀之类的行为？这倒与事实更为一致一些。然而即使如此，看来似乎仍然缺乏任何内在的联系。我回想起我读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连串毫无目的的谋杀——案件的线索是，受害者恰好是陪审团的几个成员，而作案人是他们过去审判过的一个男人。我感到这个案件中我们遇到的恐怕也是这类事情。不过，当时我没有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这一点现在我感到很惭愧。要是我当时把这个解释告诉波洛的话，我一定能以此为荣了。

可是我却问道：“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吧，谁是X？”

让我大为恼火的是，波洛异常坚决地摇摇头说：“这个，朋友，我不能奉告。”

“废话，为什么不能？”

波洛眨了眨眼：“因为，mon ami，你还是那个老样子的黑斯廷斯，还是百事皆形于色。你知道，我可不希望你坐在那里，呆头呆脑地盯着X，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这个人——我正瞧着的这个人是个谋杀犯。’”

“在必要的时候，也许你能赏脸替我稍微遮掩一下吧。”

“当你试图遮掩的时候，事情就糟糕了。不，不，mon ami，我们——你和我——必须丝毫不动声色才行。然后，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到了该猛扑的时候，我们就猛扑过去。”

“你这个顽固的老东西，”我说，“我倒极想——”

这时，有人在轻轻地叩着门，我便猛地收住了话头。波洛喊着：“请进。”我的女儿朱迪思走了进来。

我很愿意将朱迪思描绘一番，然而我对描绘别人是素来不在行的。

朱迪思身材颀长，总是高昂着头，黑色的眉毛平如一线，面颊和下颌的线条十分可爱——严峻，质朴。她庄重端方而略带几分轻蔑的神态。而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带着一种冷静地承受着不幸的表情。

朱迪思没有走过来吻我——她不是那种人，她仅仅对我笑了笑，说：“哈罗，爸爸。”

她的笑容透着腼腆，还稍微有点儿窘，可是这却使我感到，尽管她十分含蓄，但见到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哦，我来了。”我应道。我感到自己很拙笨，当我和下一代人呆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

“你真行，亲爱的。”朱迪思说道。

“我已经把这儿的伙食向他形容一番了。”波洛道。

“非常糟糕吧？”朱迪思问。

“你不用问这个，孩子。除了试管和显微镜之外，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想了？瞧你那中间的手指，都让亚甲基蓝给搞脏了。要是你对你丈夫的胃不关心关心的话，那对他可不是一件好事呀。”

“我想，我不会有丈夫的。”

“你毫无疑问会有位丈夫的。Bon Dieu 造出你来是为了什么啊？”

“我希望能为他做许多事情。”

“首先应当为了le mariage。”

“好极了，”朱迪思说，“你给我找个好丈夫吧，我会好好照料他的胃的。”

“她在取笑我。”波洛道，“总有一天她会知道老人的话是明智的。”

又传来轻轻的叩门声，富兰克林博士走了进来。他今年三十五岁，瘦高个子，下巴坚定有力，头发微红，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最笨手笨脚的一个了，一举一动总是显得心不在焉。

他一下子撞在了波洛轮椅的隔板上，他偏过头来顺口就咕哝了一句：“请原谅。”

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可是我发现朱迪思却还是那么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她对这类事情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你还记得我父亲吧？”朱迪思说。

富兰克林博士吃了一惊，腼腆而局促不安，他鼓起勇气抬眼望着我，随后伸出一只手来，笨嘴拙舌地说：“当然，当然，你好吗？我听说过你要到这儿来。”

他转向朱迪思：“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计划需要

法语：上帝。——译注。

法语：结婚。——译注。

改变一下呢？如果不变的话，我们也许在吃过饭后还可以再干一会儿。要是我们多准备些切片的话——”

“不，”朱迪思说，“我想和爸爸说说话。”

“哦，对。呃，当然了。”他突然笑了起来，这是一种孩子般的、带歉意的笑。“对不起——我这个人办起事来一根筋。真是不可饶恕——这显得我太自私了。务请原谅。”

钟敲了起来，富兰克林匆匆地瞟了它一眼。

“老天爷呀，都这么晚啦？我又要招来麻烦了，我答应过巴巴拉，饭前给她读点儿东西的。”

他冲我俩咧嘴一笑，急急地往外走，出门的时候又撞在了门柱上。

“富兰克林太太好吗？”

“还是那老样子，也许更糟糕了。”朱迪思答道。

“这会叫一位博士大为恼火的，”朱迪思说，“博士们喜欢健康的人。”

“你们年轻人太没有同情心了！”我喊了起来。

朱迪思冷冷地说：“我不过在摆事实而已。”

“不管怎么说，”波洛道，“好心的博士还是匆匆忙忙地去给她读东西去了。”

“真是无聊，”朱迪思说，“要是她想听人家读东西的话，她的护士可以读得很好。我就讨厌别人高声地向我朗读东西。”

“是啊，是啊，各有一好么。”我说。

“她是个无聊透顶的女人。”朱迪思说。

“喂，mon enfant，”波洛说道，“我可不赞成你的话。”

“除了最廉价的小说之外，她什么都不看。她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跟不上时代思想的潮流。她就会对每一个能听得下去的人大谈其病。”

“我依然坚持，”波洛说，“她自会应用她的智力的，我的孩子，而你对此却一无所知。”

“她是那种极为娇弱的女人，”朱迪思说，“嗲声嗲气的。我料想你是喜欢她们这种样子的，赫尔克里伯伯。”

“完全不对，”我说，“要是叫他挑的话，他喜欢那种大个子的骠悍的女人。”

“这么说，你是要给我露底啦，黑斯廷斯？朱迪思，你爸爸总是特别喜爱那种金发的女郎。这给他找了不少麻烦。”

朱迪思任性地向我俩笑着。她说：“你俩真是有意思的一对儿。”

她转过身走了，我也站了起来。

“我得去把行李打开，饭前也许要洗个澡。”

在波洛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个铃，他揷了一下。一两分钟之后，他的贴身男仆走了进来。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个陌生人。

“哎！乔治到哪儿去了？”

波洛的贴身男仆乔治已经跟了他许多年了。

“乔治回家了。他父亲病了。我希望他不久还能回到我身边来。在这期间，”他对新男仆笑了笑，“柯蒂斯照料我。”

法语：我的孩子。——译注。

柯蒂斯恭恭敬敬地回报了一笑。他是个魁梧的汉子，脸上挂着牛一般的傻乎乎的神态。

在我往门外走去的时候，我发现波洛非常仔细地将那个盛着文件的公文箱锁了起来。

我的脑子里混乱如麻。我穿过走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四章

当天晚上，在我下楼去就餐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生活突然变成了一派虚幻。

穿衣服的时候，我自问了一两次，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出自波洛的想象。毕竟，这位亲爱的老伙计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健康状况也很不佳。他自己还可以说他的脑子像以往一样地健全——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他一辈子都是在追索罪犯中度过的。要是未了把不存在犯罪的事想象成犯罪案，那也是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一定是由于他根本无法活动使他烦闷异常的缘故。还能有什么比虚构一次新的追捕更有吸引力呢？痴心妄想——这是一种完全言之成理的神经病。他选择了一些公开报道的事件，并且穿凿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在这些事件的背后看到了一个虚幻的身影——一个疯狂地犯一系列罪行的谋杀犯。埃思林顿

太太的确害死了她的丈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个农业劳动者枪杀了他的妻子，一个年轻妇女给他年老的姑姑喝了过量的吗啡，一个好嫉妒的妻子像她所威胁的那样干掉了她的丈夫，一个疯狂的老处女也确曾犯了谋杀罪，而后再投案自首。事实上，这些罪行和它们表面显示出来的案情是完全一致的！

要是与上述的见解（这肯定是常识）持相反的看法，那我就只能在内心坚信波洛的聪明和机智了。

波洛说，又一次谋杀已经准备就绪了。斯泰尔斯将第二次成为罪恶的渊藪。

时间是会证实或推翻这一断言的。然而假若真有这么回事，那么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先发制人，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而且，波洛已经知道了谁是那个我尚且不知道的谋杀者。

我越想越烦恼！真的，讲句实话吧，波洛也真他妈的不够朋友！他又想取得我的合作，又不让我参与他的机密！

为什么呢？他倒是向我说了个理由——但这肯定是个说不过去的理由！至于那个说我“百事皆形于色”的愚蠢的玩笑，我早就腻透了。我和别人同样地保守秘密。波洛总是固执地把我看作一个沉不住气的人，令人羞辱地认为谁都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有时候，他试图将这种性格归于我美好而正直的品质，以缓和这种对我的攻击，这纯粹是不折不扣地耍滑头！

当然了，我想道，倘若整个事情是出于波洛的幻想，那

么，他为什么这样守口如瓶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释了。

敲钟吃饭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心中委决不下地到楼下进餐去了。不过，我还是用警惕的目光在搜寻着波洛设想出来的X。

眼下我愿意相信波洛所讲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在这栋屋子里，有一个已经杀了五次人的家伙，而且现在又准备再杀人了。这个家伙是谁呢？

吃饭之前，在客厅里我被介绍给了科尔小姐和阿勒顿少校。前者是位个子高高的、风韵犹存的三十三四岁的女人。我本能地讨厌阿勒顿少校，他是个四十出头、相貌漂亮的人，肩膀宽阔，古铜面色，谈吐流利。他所讲的大部分话都弦外有音。他的两眼下面一边一个眼泡，这是生活过度放荡的迹象。我怀疑他是个纵欲、好赌、酗酒过度的人，而且必然也是个嫖客。

我看得出来，老勒特雷尔上校也很不喜欢他，博伊德·卡林顿对他也十分生硬。但是阿勒顿在女人面前却获得了成功。勒特雷尔太太兴高采烈地和他谈个没完没了，而他则懒洋洋地应付她，几乎不掩饰自己的轻慢无礼。我也气恼地看到，朱迪思似乎也乐于与他为伴，一反往日的习惯，尽力与他攀谈着。为什么最糟糕的男人却能够让最可爱的女人感到愉快和有趣？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叫我大惑不解的问题。我凭本能就知道阿勒顿是个下流坯——男人十有八九会赞成我的看法的。相反，女人则绝大多数十之有九甚至全部都立刻迷上了他。

当我们都坐在餐桌旁，面前摆上了盛着浓浓的汤汁的盘子时，我一边用目光在桌子四周扫来扫去，一边盘算着各种可能性。

假如波洛是对的，他的脑子依然清醒健全的话，那么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就是那危险的谋杀犯了一一也许还是个精神病患者。

尽管事实上波洛并没有讲过，但是我设想那个X可能是个男人。这些男人中的哪一个最有可能呢？

勒特雷尔上校是个犹犹豫豫、神态懦弱的人，肯定不会是他。那个我们相遇时身背着双筒望远镜，一头从邸宅里撞出来的诺顿呢？看起来也不可能。从外表看来，他是个愉快的人，能力极低，缺乏活力。当然，我对自己说道，许多谋杀犯都是猥琐不堪的人一一唯其如此，他们才用犯罪来表现自己。他们由于遭到了忽视和冷遇而积怨在胸。诺顿也许是这种类型的谋杀犯吧？可是他这个人酷爱鸟类。我一直相信，热爱生灵是一个人健康的标志。

是博伊德·卡林顿吗？这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人，优秀的运动家，行政官员，一位受到普遍爱戴和尊重的人。我也把富兰克林排除在外了。我知道朱迪思是如何敬重、赞扬他的。

现在轮到阿勒顿了。我仔细地将他推敲了一番。要是我以前没有见过他的话，那么眼前就是现成的一个龌龊小人！这种家伙连欺诈他亲娘祖奶奶的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浑身上下裹满了一层浅薄的魅力。眼下他正在侃侃而谈一一正讲着一些曾使他自己受窘的事。他那因为曾经当过

一次冤大头而沮丧的样子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判定，如果阿勒顿是X的话，他一定是为了谋利而犯罪的。

可是，事实上波洛没有明确地说X是个男人。于是，我又把科尔小姐当作一个可能性加以考虑了，她的动作显得烦躁不安、突如其来——显而易见是个神经质的女人。温雅之中有一种梦魇缠身的情态。尽管如此，她看上去依然是个相当正常的人。她，勒特雷尔太太和朱迪思是餐桌上仅有的三位妇女。富兰克林太太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用餐，照顾她的护士要在我们之后才吃饭。

饭后，我站在客厅的窗边，眺望着窗外的花园，回想起当年我遇见辛西娅·默多克时的情景。她是个满头金发的女郎，当时她从那片草坪上跑了过去，身穿雪白的罩衫，样子迷人极了……

由于沉缅在往昔的回忆之中，因此当朱迪思用胳膊挽住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她将我从窗口推开，和她一起来到了阳台上。

我诧异地问道：“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晚上你总是那么古里古怪的。你干吗在吃饭的时候把每个人都盯遍了？”

我烦极了。没想到我的心思竟然如此形之于色。

“我吗？我想我是在回忆过去吧。也许是看到幽灵了。”

“啊，是的，你年轻的时候在这儿住过，对吧？是不是有一位老太太在这儿被谋杀了？”

“是马钱子碱毒死的。”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人还是坏人？”
我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她是个非常和善的女人，”我慢吞吞地说，“很爽快大方，给慈善团体捐了不少东西。”

“噢，是这种类型的爽快大方啊。”

听起来，朱迪思的嗓音中带着几分嘲弄。接着她问了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那时候这里的人都——幸福吗？”

不，他们并不幸福。起码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缓缓地说：“不。”

“为什么不幸福呢？”

“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像囚徒似的。你知道，英格索普太太一人掌钱——而且——而且好施舍与人。这样，她前夫的孩子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了。”

我听到朱迪思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放在我胳膊上的手抓得更紧了。

“心眼太坏了——太坏了。这是滥用财力，这是不能容许的。不能让老弱病残的人去控制年轻力壮的人的生活，去束缚他们，去侵蚀、消耗他们能够使用的精力和能量——我们需要这种精力和能量。这简直是自私自利！”

“老年人，”我冷冷地说，“可没有垄断自私自利。”

“哦，我知道，爸爸，你认为年轻人是自私的。也许我们是这样的吧，但这是一种无邪的自私。起码，我们不过是想做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我们并不要其他人也都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不想奴役别人。”

“不对。要是他们恰好妨碍了你们，你们就会把他们踩

到脚底下去的。”

朱迪思在我的胳膊上捏了一下，说：“别这么尖刻！我并没有把别人踩下去——再说，你也从来没有试图支配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呀。我们对此是感激不尽的。”

“我想，”我老实地说，“我倒是巴不得去支配你们的生活呢。就是你妈妈，她坚持要允许你们去铸成你们的错误。”

朱迪思又很快地在我胳膊上捏了一把。她说：“我知道。你是乐意像只老母鸡一样对我们唠叨个没完的。我讨厌过分的关心。那样我受不了。不过，我要说，有价值的生命正在为无价值的生命而牺牲，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承认道，“但是用不着采用激烈的手段……你知道，谁要走都可以走嘛。”

“是的，不过，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她的口吻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我多少有些惊讶地望着她。天黑得已经看不清她的脸了。她继续往下说着，声音低沉而苦恼：“很复杂呀——很难哪。总是有那么多钱财方面的考虑啦，责任感啦，不愿去伤害你所爱的人的感情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当然，也有些人毫无顾忌——他们知道怎样玩弄这样感情。有些人——有些人就像吸血鬼！”

“亲爱的朱迪思。”我高声喊道。她那显然是激怒的声调把我惊呆了。

她似乎觉察到自己过于激动了，于是她大笑着，把她的胳膊从我的胳膊里抽了出来。

“是不是我说得太激烈了？你知道，我听说过一个案件，这事一说起来就叫我情绪激动。曾经有那么一个残忍的老

家伙，当有一个人勇敢地去——挣脱他的束缚，使他所爱的人获得了自由的时候，人们都说她疯了。难道这是疯狂吗？对任何一个人来讲，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做法——而且是最勇敢的做法！”

一个可怕的疑虑掠过我的心头。不久之前，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一件与此多少有些相似的事。

“朱迪思，”我厉声地说，“你说的是个什么案件？”

“哦，这些人你都不认识，是富兰克林家的一些朋友。那个老家伙叫利奇菲尔德。他很有钱，可是实际上他却常常叫他那些可怜的女儿挨饿——从来不许她们见任何人，也不让她们出门。事实上他倒是疯了。不过，从医学观点来看，这算不上是发疯罢了。”

“而他的大女儿把他给杀了。”我说道。

“噢，恐怕你读到过这个案件吧？我想，你是会把它称之为谋杀的——但是这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干的。玛格丽特·利奇菲尔德径直到警察局去，自己投案了。我认为她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我是不会有这种勇气的。”

“是投案的勇气呢，还是搞谋杀的勇气？”

“我都没有。”

“听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我严峻地说，“而且我不愿意听到你为某些案件中的谋杀行为进行辩护。”我顿了一下，又添了一句：“富兰克林先生是怎么想的呢？”

“他认为那个老家伙活该倒霉，”朱迪思说，“你知道，爸爸，确实有那么一些欠挨一刀的人。”

“我不愿意听你这么说话，朱迪思。是谁把这些看法灌

进你脑袋里去的？”

“没人。”

“哦，让我告诉你吧，这都是些有害的谬论。”

“我明白。咱们不谈这个吧，”她停了停，“我到这儿来实际上是要把富兰克林太太的一个口信告诉你。如果到她的卧室去你不介意的话，她想见见你。”

“我欣然从命。她病得不能下楼吃饭，我感到很难过。”

“她什么事也没有，”朱迪思冷冷地说，“她不过是喜欢小题大做罢了。”

年轻人真是毫无恻隐之心哪。

第五章

富兰克林太太我以前只见过一次。她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颇像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圣母。棕色的大眼睛，头发从中间分开，脸修长而文雅。她身材极为苗条，皮肤透明而细嫩。

她正躺在一张靠榻上，背后支着靠垫，穿着一件做工考究的、蓝白相间的长睡袍。

富兰克林和博伊德·卡林顿也在那里喝着咖啡。富兰克林太太满面笑容，伸出手来欢迎我。

“黑斯廷斯上尉，你到这儿来，我真高兴。这对朱迪思来说，也是件大好事。这孩子的确干得太苦了。”

“看起来她倒是甚得其乐呢。”我一边握着那只柔弱的小手，一边说。

巴巴拉·富兰克林叹了口气。

“是呀，她很幸运。我真羡慕她啊。事实上，我不相信她会懂得身体不好是个什么滋味。你是怎么想的，护士小姐？啊！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克雷文护士。她对我真是太好了，真是没说的。要是没有她的话，我可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她就像照顾婴儿似的照料着我。”

克雷文护士是个高个子的、漂亮的年轻女人，气色很好，一头金棕色的美发。我注意到她的手修长而白皙——和许多医院护士的手大不相同。从某些方面来讲，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姑娘，有时候别人问她话，她也不回答。现在她就是这样，仅仅点头作答而已。

“可是，说真的，”富兰克林太太接着说，“约翰把你那个可怜的姑娘也使得太苦了。他真是个驱使奴隶的人。你是个奴隶主，对吧，约翰？”

她的丈夫正站在那里望着窗外，嘴里吹着口哨，用口袋里零散的硬币打着拍子。他太太的问话使他略略吃了一惊。

“你说什么，巴巴拉？”

“我在说你叫可怜的朱迪思·黑斯廷斯那么没命地干，真是不讲情面。现在黑斯廷斯上尉来了，我和他正商量着，不允许你再那样干呢。”

富兰克林博士向来不会揶揄人。他好像有些不知所措，担忧焦虑起来。他探询地转向朱迪思，口舌不利索地说：“要是我叫你累得过分了，你就讲话。”

朱迪思说：“他们不过是想开个玩笑罢了。至于谈起工作，我还想问问你第二块切片的着色问题呢——你知道，那块切片——”

他热切地转向她，打断了她的话头：

“是的，是的，我说，要是你不在意的话，咱们就到实验室去吧。我想去弄清楚——”

他们边说着，边一起走了出去。

巴巴拉·富兰克林又靠回了靠垫上，叹了口气。克雷文护士突然很不痛快地说：“我想，黑斯廷斯小姐才是奴隶主呢！”

富兰克林太太又叹了口气。她嘟囔着：“我真是感到心力不足呀。我明白，我应该更关心约翰的工作才是，可是我却偏偏办不到。我想这大概是我身体有毛病的关系吧，不过——”

博伊德·卡林顿哼着鼻子，打断了她的话。他正站在壁炉旁。

“瞎扯，巴丝，”他说，“你挺好的。别为自己担心了。”

“唔，但是，亲爱的博尔，我确实担心哪。我对自己都失去信心了。我真是受不了，那些东西全都令人作呕。那些豚鼠、耗子、所有的玩意儿，呸！”她颤栗着。“我知道这是愚蠢的，可我无奈就是这么一个傻瓜。那些东西叫我感到恶心。我就是愿意想那些可爱而愉快的东西——像什么鸟呀，花呀，还有孩子们的玩耍呀。这你是知道的，博尔。”

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那向他伸来的求援的手。当他低头看着她的时候，他的脸色完全变了，变得像女人那样地温

巴巴拉的爱称。——译注。

博伊德的爱称。——译注。

和。不知怎么的，这种变化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因为博伊德·卡林顿完全是个男子气十足的人。

“你从十七岁的时候起，模样变化就不大，巴丝，你还记得你们那个带花园的宅院，给小鸟洗澡，还有椰子果吗？”

他把头转向我。

“巴巴拉和我是老游戏伙伴了。”他说。

“啊！游戏伙伴！”她抗辩道。

“哦，我不是不承认你比我小十五岁还多。但是，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一跟你玩起来，自己就觉得像变成了一个小娃娃似的，叫你骑在我的肩上。亲爱的，后来，我回国的时候，发现你已经是个漂漂亮亮的年轻小姐了——正好赶在把你带进社交界的节骨眼上——我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把你带出门，到高尔夫球场去，教你打高尔夫球。你还记得吗？”

“哦，博尔，你以为我会忘记吗？”

“我们家的人经常在这一带住，”她对我解释道，“博尔常常到奈顿来，和他那上了年纪的叔叔埃弗拉德爵士呆在一起。”

“那是幢多么巨大而阴森的房子啊——”博伊德·卡林顿说，“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根本不能住人。”

“哦，博尔，那地方可以修整得非常漂亮的，修得富丽堂皇。”

“是的，巴丝，但问题是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修个洗澡间，弄几把真正舒服的椅子——我所能想到的不过就是这些东西，这得要一个女人来安排才行。”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会去帮忙的。我说话算数，真的。”

威廉爵士将信将疑地望了望克雷文护士。

“要是你还行的话，我倒可以开车带你去。你意下如何，护士小姐？”

“哦，是的，威廉爵士，我的确认为这对富兰克林太太是会有好处的——当然，只要她小心，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就行。”

“那么就是定个日子的问题了，”博伊德·卡林顿说道。

“今晚你好好地睡个觉吧，明天好精神十足。”

我们两人向富兰克林太太道了“晚安”，便一起走了出来。在我们下楼梯的时候，博伊德·卡林顿粗声粗气地说：“你不知道她十七岁的时候有多么可爱啊。那时，我从缅甸回国——你知道，我的妻子就是在那儿去世的。现在就是告诉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当时真爱上她了。四五年以后，她嫁给了富兰克林。别以为那是一桩幸福的婚姻。据我看，这就是她身体不佳的根本原因。她的伴侣既不理解她，也不欣赏她。她是个容易受伤害的人。依我看，她只不过是有些神经质罢了。要是让她脱离这种状态，让她快乐快乐，引起她的兴趣，她就会变得判若两人的！可是那些该死的医生博士们，就是对试管感兴趣，对西非的野生生物和文化感兴趣。”

他愤怒地出着粗气。

我想，也许他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但是，博伊德·卡林顿在木已成舟的时候还是如此迷恋富兰克林太太，依然叫我惊讶不已。尽管富兰克林太太好看得像个娇嫩的巧克力盒

子，但却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女人。而博伊德·卡林顿则是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人，本来我以为他不会耐烦和一个神经过敏的病人在一起呢。但无论如何，巴巴拉·富兰克林在她豆蔻年华的时候，一定是个极为漂亮的姑娘，所以，这种早年的印象，对许多男人来说，尤其是对理想型的男人——我认为博伊德·卡林顿就是这样的人——是难以忘怀的。

我一到楼下，便遇上了勒特雷尔太太，她建议我去打桥牌，我道了声歉，托词说我想去看看波洛。

我发现我的朋友正躺在床上，柯蒂斯来回走动，收拾着房间，不过，他马上走了出去，把身后的门带上了。

“波洛，你真该死。”我说，“你和你那把什么事都藏着掖着的鬼脾气都滚到一边去吧。我把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都花在找那个X上去了。”

“这事多少叫你有些魂不守舍了吧，”我的朋友说道。“没有人对你那出神发愣的表情品头论足，并且问你出了什么事吗？”

我的脸红了起来，想起了刚才朱迪思的问话。我想，波洛一定注意到我的窘态了，我发现他的双唇挂上了一丝尖刻的微笑。不过，他只是说了一句：“对那个问题你又有什么推论了吗？”

“要是我说对了，你肯告诉我吗？”

“当然不肯。”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他的脸。

“我原来以为诺顿是——”

波洛的脸纹丝不动。

我说：“我还来不及把一切都考虑到。他只不过是使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也许他比任何人的可能性都要大。他这个人——嗯——很不起眼。凭我的想象，我认为我们所跟踪的这种谋杀者应该是个不起眼的人。”

“很对。不过，不起眼的方式要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想想看吧，让我们假设一个案子，如果一个阴险的陌生人，在谋杀发生之前几个星期到达了某地，因为没有明显的原因，人们就不会注意到他。假如这个陌生人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便搞一些诸如钓鱼这样无害的消遣，那么，这样做对他是更安全呢，还是更危险？”

“或者像观察鸟类什么的。”我赞同道。“是的，不过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呀。”

“另一方面，”波洛说，“要是谋杀者已经是个显眼的人物，那更不错——譬如说，他可能是个屠夫。这样倒更为有利些，因为不会有人去注意屠夫身上的血迹的！”

“你这可就是瞎扯淡了。要是屠夫和面包师傅吵架的话，人人都会知道的。”

“假如这个屠夫仅仅是为了寻找机会去谋杀面包师傅才去干屠夫这个行当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朋友，人嘛，总是有其后顾之忧的。”

我更加全神贯注地望着他，试图搞明白，在这些话里是否隐藏着什么暗示。如果说这话有什么明确所指的话，看起来指的就是勒特雷尔上校了。他是不是故意开下这个客店以寻机谋杀客人呢？

波洛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他说：“从我的脸上你是得不出什么答案的。”

“波洛，你真是有点疯了。”我叹道，“不过，诺顿并不是我惟一的怀疑对象。阿勒顿这家伙如何？”

波洛的脸上仍然毫无表情，他问道：“你不喜欢他吗？”

“是的，不喜欢。”

“啊，你把他叫做卑鄙龌龊的小人。这是正确呢？还是不正确呢？”

“再明白不过了。你不这么想吗？”

“当然了，”波洛缓缓地说，“他是一个对女人十分有吸引力的男人。”

我轻蔑地喊了起来：“女人怎么会这样傻呢。像他那样的人，她们能看上他什么呢？”

“谁说得上呢？可是，事情往往如此。Mauvais sujet ——对女人总是有吸引力的。”

“为什么呢？”

波洛耸了耸肩：“也许，她们能看到的東西我們看不到吧。”

“那是什么东西呢？”

“也许，是风险吧……我的朋友，每个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需要用风险来调剂一下的。有的人是取别人的风险来调剂自己——譬如说看大象斗水牛。有的人是从书中享受风险的滋味，有的则是到电影院里去寻找它。不过，有一点

我是敢肯定的——过分的安全是人类天性所憎恶的。男人们通过五花八门的途径去寻找风险——而女人则大多是在性这个东西中寻找风险的。这也许就是她们欢迎来自虎狼之徒的挑逗的原因，而那些能当个好丈夫的老实巴交的男人——她们却不屑一顾。”

我一言不发地，郁闷地将这番话细想了几分钟。随后，我又回到了先前的那个话题。

“你知道，波洛，”我说，“事实上要找出谁是X，对我来说再容易不过了。我只要到处去打听，并且找到那个与所有这些人都认识的人就行了。我指的是认识你那五个案子中的人。”

我是得意洋洋地讲出这一席话的，但波洛只是嘲弄地瞧了我一眼。

“黑斯廷斯，我请你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看你笨手笨脚、劳而无功地重蹈我已经走过的路。我跟你说吧，这个案子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些案件中的四起是发生在这个县里的。聚集在这幢房子里的人，并不是各路陌生人的大杂烩。这不是一家通常所说的那种旅馆。勒特雷尔夫妇也是本地人。他们境况不佳，买下了这块地方。是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的。到这儿来的人都是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他们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威廉爵士说服了富兰克林夫妇来这里，他们反过来又把这个地方推荐给了诺顿。而且我相信，科尔小姐和其他的人也都是这么来的。这就是说，只要认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就很可能结识所有的人。X也很容易弄明白事情是不是已经广为人知的。就拿工人里格斯案子来说吧，

那出悲剧所发生的村庄就离博伊德·卡林顿的叔叔家不远。富兰克林太太的家人也住在附近。村子里的客栈是旅行者熙来攘往的地方。富兰克林太太家族的一些朋友就常常在那里落脚。富兰克林本人也在那里住过。诺顿和科尔小姐也可能在那儿住过，而且可能已经住过了。不，不，我的朋友。我请你不要打那些笨主意，企图探明我拒绝向你透露的秘密。”

“这一切真他妈的愚蠢。好像我真会撒手不干了似的。告诉你，波洛，对那个通过察颜观色就能对我了如指掌的笑话，我已经腻透了。这毫无意思。”

波洛平静地说：“难道你就那么肯定，我不告诉你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吗？朋友，难道你不明白，叫你了解其中真相也许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吗？难道你不明白这是由于我关心你的安全吗？”

我瞠目结舌地望着他。直到刚才为止，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这一面呢。不过，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话。正像他所想到的那样，要是有一个作了五次案尚且能不被人怀疑的、聪明多变的谋杀犯，一旦知道有人在跟踪他的话，那么对于追寻他的踪迹的人，的确是危险的。

我激烈地说道：“可是你呢——你本人难道没有危险吗，波洛？”

在他那瘫卧状态允许的范围内，波洛尽力作了一个不屑一顾的姿势：“对这个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会保护我自己的。瞧，我忠实的卫士不也在这里保护着我吗？我杰出的、忠实的黑斯廷斯！”

第 六 章

波洛是个早睡早起的人。于是，我便离开了他，好让他早点入睡。我向楼下走去，半路上停下来和男仆柯蒂斯说了几句话。

我发现他是个迟钝的人，领会别人的意图很慢，但是他也是个可靠而又能胜任其工作的人。自从波洛从埃及回来以后，柯蒂斯就跟着他了。他和我谈，他主人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不过有几次心脏病发作也使他吃惊不浅，可是他的心力在近几个月中衰弱多了。这是那台发动机慢慢失效的朕兆。

啊，哦，这台发动机已经度过了杰出的一生！然而，我的心在为我的朋友而痛苦着，在走下坡路的每一步上，他还是这样豪迈地战斗着。甚至到了现在，又瘦又弱，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依然促使他奋力地从事着他那已经炉火纯青

的职业。

我满腹忧伤地走下楼来。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波洛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客厅里，一局牌刚好收场，他们都邀请我插进去。我想，这也许可以使我分分心。于是，我便答应了。下场的是博伊德·卡林顿。我和诺顿上校以及勒特雷尔太太坐在一起玩了起来。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诺顿，”勒特雷尔太太道。“你是不是再和我们打一回对家？咱们上一次打对家非常成功。”

诺顿愉快地笑了笑，可是却嘟囔着：“那也许。真的，他们本来是应当抽——抽什么来着？”

勒特雷尔太太表示赞同。我觉得，她身上总是带着一种故作优雅的劲头。

诺顿和我一起给勒特雷尔夫妇签牌。我发觉勒特雷尔太太显然对此不高兴。她咬咬嘴唇。这时她的那股魅力和爱尔兰土腔顷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久，我便发现了其中的原委。因为我和勒特雷尔上校打过几次对家。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十分糟糕的牌手。他是那种我愿意称之为稳健的牌手，但有疏忽大意的倾向。他每隔几回就会因此而大失其误。不过，一和他的太太作对家打牌，这种失误可就接二连三了。他显然有些怕她，这就使他比一般情况下玩得要糟糕三倍。勒特雷尔太太的确是个非常好的牌手，尽管和他一起打牌并不叫人痛快。她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有利条件。倘若她的对手稍不注意的话，她就

把一切规则置诸脑后，可是，当规则于她有利的时候，她就非要实施规则不可了。她在迅速地、从侧面偷看对手的牌方面也是个行家里手。换言之，她玩牌就是为了赢。

而且，我很快就理解了波洛讲过的那些尖刻的话。一到打牌的时候，她的自制力就消失了，她那张嘴狠命地挖苦她那可怜的丈夫犯下的每一个过失。这对我和诺顿两人着实是件不舒服的事。所以，当一局牌结束的时候，我真是快谢天谢地了。

我们两人都以时间不早为借口告退了。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诺顿十分鲁莽地憋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我说，黑斯廷斯，简直是叫人太不痛快了。我真不忍心看着那可怜的老小孩被吓成那个样子，而他居然能逆来顺受！可怜的家伙。他真算不上是个像样儿的、嘴头尖刻的印度上校。”

“嘘。”我警告道，因为诺顿的嗓门提了起来，我怕老勒特雷尔上校听到。

“不，这简直太糟糕了。”

我同情地说道：“要是他用斧头宰了她的话，我会理解的。”

诺顿摇了摇头。

“他不会的。他的痛苦由来已久。他会继续说：‘是，亲爱的；不，亲爱的；对不起，亲爱的。’摸着他的胡子，逆来顺受地嘟嘟囔囔，直到进棺材了事。他就是想干掉她，也是干不出来的。”

我伤心地摇摇头，因为我认为诺顿讲的是实话。

我们在大厅里逗留了一会儿。我发现通往花园的边门敞开着，风在往里吹。

“我们是不是把它给关上？”我问道。

诺顿犹豫了片刻，才说：“那——呃——我想还有人在花园里吧。”

一个突如其来的疑念闪进了我的脑海。

“谁出去了？”

“你女儿，我想——还有——嗯——阿勒顿。”

他尽力使他的声音显得漫不经心，但他的话却使我想起了与波洛的那次谈话，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不安。

朱迪思——和阿勒顿。我那聪明、冷静的朱迪思该不会受那种人的骗吧？她肯定会看透他的吧？

在我脱衣服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话，但是那隐隐约约的烦躁不安却萦怀难去。我无法入睡，躺在那里辗转反侧。

在这种烦恼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会被夸大的。一种强烈的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情绪向我袭来。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还活着就好了。多少年来，我都一直依靠着她那明智的判断。她总是那样明智，那样地理解孩子们。

失去了她，我悲凉地感到力不从心，我得对孩子们的安全和幸福负责。我能否很好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天助我吧，我不是一个聪明的男人。我犯过错误——有过极大的过失。要是朱迪思要去毁灭她得到幸福的机会，要是她准备去受罪——

我不顾一切地拉开了灯，坐了起来。

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处的。我必须睡一会儿觉。我下了床，走到了洗脸池前，犹豫不决地望着那瓶阿斯匹林药片。

不，我需要比阿斯匹林劲儿更大的东西。我想，也许波洛那儿会有些什么安眠药之类的东西。于是，我穿过走廊向他的房间走去。在门外我踌躇了片刻，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把老朋友叫醒。

正在犹豫的当儿，我听到了脚步声，于是我四下望了望。只见阿勒顿沿着楼道向我走来，灯光十分昏暗，直到他走近了，我才看清他的面孔。在这之前有一阵工夫，我没有搞清楚来者是谁。可是，等看清楚的时候，我浑身都发凉了。因为他正在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呢。我讨厌这种笑容。

他抬起头，扬了扬眉毛：

“哈罗，黑斯廷斯，还没睡啊？”

“睡不着。”我简短地回答道。

“真的吗？我马上就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请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进了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一种奇怪的诱惑力驱使我尽量审慎地去研究这个人。

“你也睡得很晚啊。”我评论道。

“我从来就不是个早睡觉的人。就是在国外消遣的时候也是这样。这种良辰美景是不能放过的。”

他笑了起来——我讨厌这种笑。

我跟着他走进了浴室。他打开一个小柜子，取出一瓶药片。

“给你。这是地道的麻醉药。你会睡得像木头似的——而且还会做好梦。上好的斯拉姆伯瑞尔——这是它的专利药名。”

他声音里的热情使我稍感震惊。难道他还是个吸毒者吗？我犹豫地说：“这药——不危险吗？”

“吃多了才会有危险。这是一种巴比土酸盐——有效剂量与中毒剂量相差不远。”他笑了笑，那扯起的嘴角和脸皮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我想，没有处方你买不到吧。”我说。

“是买不到的，老朋友。不管怎么说，基本上你是买不到这种东西的。我在那条线上有门路。”

我想，我真是够傻的了，但是我极想把这些话说出来。我说道：“我想，你认识埃思林顿吧？”

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已经多少捅了他一下。他的眼睛变得严峻、警觉起来。他说着——声调已经变了——话音变得又轻又假：“啊，是的——我认识埃思林顿。可怜的家伙。”我没有出声。他接下去说：“埃思林顿吸毒，当然——他太过量了。一个人应该知道适可而止才成。可他不明白，这就糟透了。他的太太倒是很幸运。要不是陪审团同情的话，她早就被绞死了。”

他递给我两片药。接着，他随随便便地说道：“你和埃思林顿很熟吗？”

我照实答道：“不熟。”

有那么一阵工夫，他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把谈话进行下去了。过后，他打着哈哈扭转了局面：“那是个有意思的家

伙。他虽然算不上圣经学校的名人，但有时候倒不失为一个好伴儿呢。”

我谢过了他的药片，回我的屋去了。

当我关上灯又躺下去的时候，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否干了蠢事。我极为强烈地感到，阿勒顿差不多肯定是那个X。可是，我已经让他看出我对他有怀疑了。

第七章

要是说起我在斯泰尔斯度过的这些天的情景，我的叙述必然会显得有些零乱。因为在我的回忆中，这些天的生活都成了一系列的谈话——一些深刻在我脑海中的只言片语。

首先，我认识到，赫尔克里·波洛已经是个老弱多病，回春无望的人了。然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深信他的头脑依然敏锐如故，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垮了。所以，我立刻领悟到，就我这方面来说，是注定要比往日更为积极活动才行。事实是我不得不充当波洛的耳目。

每逢遇上好天，柯蒂斯就把他的主人，小心翼翼地背到楼下，坐进事先已经搬到楼下的轮椅里。然后，他将波洛推进花园，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呆着。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把波洛安排到客厅里去。

不管波洛到了什么地方，总是有些人来和他坐在一起，聊聊天。但是，这与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找人促膝谈心，毕竟是两回事了。他无法挑选自己愿意与之交谈的对象。

我到这里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就把我带到了他的研究室。这间屋子中已经装起了一些设备，虽然粗陋，可是供科研使用还算凑合。

不过，此时此地我先得声明一句，我这个人是没有科学头脑的。如果富兰克林的工作让我一说，那就会乱用术语，谬误百出，让行家们笑破肚皮的。

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富兰克林正在进行有关加拉巴尔豆提取生物碱——毒扁豆碱的实验。有一天，在听过富兰克林和波洛的一次交谈之后，我才对这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朱迪思也按照认真好学的年轻人的习惯尽力给我讲解——可是技术性太强了，我几乎理解不了。她学究似的谈着什么毒扁豆生物碱、毒扁豆碱、囊毒碱、氧化毒扁豆碱。随后，她又接着大谈起一些听起来完全不可思议的物质，什么新斯的明呀，什么3-羟苯三甲基拉蒙脱甲基碳酯呀，等等，等等。还有其它一大堆似乎是同类的东西，只不过制法不同而已。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不啻天书一般。由于我问了一句，这些东西对人类能有什么好处，结果招致了朱迪思的轻蔑。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你们这些真正的科学家是比我更着恼的。听我这么一讲，朱迪思马上向我投过了轻蔑的一瞥。接着，又来了一通既冗长又深奥的解释。不过，据我推测，她主要是想说，西非的某些不出名的土著部落，对一种同样不出名的，然而却是致命的疾病具有非凡的免

疫力。我记得，这种病的名字是乔丹病——它是由一位热心的乔丹博士发现的。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热带病，白种人曾经遭到过这种疾病的一两次袭击，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我冒着使朱迪思大发其火的危险说，他们要是去寻找一种可以消除麻疹后遗症的药的话，也许要来得更明智一些！

朱迪思又带着怜悯和轻蔑向我解释说：“惟一值得追求的目标不是对人类的施舍，而是增加人类的知识。”

我通过显微镜观察了一些切片，研究了几张西非土著的照片（这倒真是一种娱乐！）也看了一眼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施了催眠药的老鼠，不过我赶快把目光挪开了。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富兰克林和波洛的那次谈话才勾起了我的兴趣的。

他说：“你知道，波洛，事实上这种东西对你要比对我更有意义。这是一种神判豆——用来证明一个人是不是清白无辜的。西非土著部落的居民绝对相信它——或者说，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不过现在他们变得明白多了。他们的做法是十分庄重地把毒扁豆嚼烂，相信如果他们是有罪的话，这种豆就会毒死他们，如果清白无辜，那就安然无恙。”

“哎呀，那他们会丧命的吧？”

“不，并不是每个人都丧命的。不过，直到今天，人们并没有重视这个现象。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依我看，这实际上是巫医的一种骗术。这种加拉巴尔豆有两个不同的品种，但是看起来极其相似，你很难分辨出它们之间的

差别。不过它们实质上是有差别的。它们都含有毒扁豆碱和氧化毒扁豆碱及其他成分。但是，从第二个品种里你能够，或者说我认为我能够再分离出另外一种生物碱。这种生物碱可以中和其它几种生物碱。更重要的是，核心集团的人在举行一个秘密的宗教仪式时，定期服用第二个品种的豆子。吃这种豆子的人是永远不会得乔丹病的。因为那第三种物质对肌肉组织有非凡的效果——不发生毒性反应。这太有意思了。遗憾的是纯净的生物碱极不稳定。不过，我正在取得某些成果。但是我们希望能到实地去多做一些研究工作。这是应该做的工作！是的，说实话，这项工作……我将用我的全部身心去——”

他出人意料地收住了话头，又咧着嘴笑开了。

“请原谅，我净谈本行了。我在这些事上显得太兴奋了。”

“照你说来，”波洛平静地说，“要是我能如此轻而易举地验定有罪还是无罪的话，那么我的职业就肯定会好干得多了。啊，如果有一种物质能有像你说的加拉巴尔豆的那种作用就好了！”

富兰克林说：“啊，但你的麻烦不会就此结束的！说来说去，什么叫有罪，什么叫无罪呢？”

“我认为有罪或无罪的界限是不容置疑的。”我说道。

他转向我说：“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这些概念代代相迁。人所验定的行为也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无罪。事实上这种验定是毫无价值的。”

“我不明白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亲爱的伙计，假定有人认为他有无可辩驳的权利去杀死一个独裁者，或一个放债者，或一个拉皮条的人，或者任何一个激起他道德义愤的人。你会认为他这是犯罪——但是他却认为是清白无辜的。你的可怜的神判豆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肯定，”我说，“谋杀总是带有犯罪感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要杀掉许多人，”富兰克林博士轻松地说道，“别以为我的良心在事后会让我夜不能寐的。你知道，我的看法是，人类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应当加以消灭的。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会过得更好。”

他站起身来，走到一旁，兴奋地吹着口哨。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波洛那从喉咙里发出的轻笑，把我的视线拉了回来。

“你看，明友，这像是一个敢于正视蛇巢蝎穴的人。但愿咱们的博士明友不会真去实践他的说教吧。”

“啊，”我说，“要是他当真去实践了呢？”

2

经过一阵犹豫之后，我决定和朱迪思谈谈阿勒顿的问题。我感到，我必须了解她的反应是什么。我知道，她是个头脑冷静的姑娘，是会照顾自己的。我认为她不会被阿勒顿那种人的廉价的吸引力所蒙骗。实际上，我想和她谈一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再次证实这一点。

遗憾的是，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大概，这次谈话进行得相当笨拙。年轻人最不喜欢听长者的忠告。我尽力想使我的话讲得随便而又轻松。我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取得成功。

朱迪思马上就火了。“这算什么呀？”她说，“是长辈在警告我去提防那只大恶狼吗？”

“不，不，朱迪思，当然不是。”

“我猜你是不喜欢阿勒顿少校吧？”

“说实话，我不喜欢他。事实上，我认为你也不会喜欢他的。”

“为什么呢？”

“这个——嗯——他和你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对吗？”

“那么你认为我是什么类型的人呢，爸爸？”

朱迪思总是给我来个冷不防。我十分糟糕地陷入困境了。她站在那里看着我，嘴角微微向上翘着，透出一丝轻蔑的笑意。

“你当然不会喜欢他了，”她说，“我喜欢，我认为他这个人很有趣。”

“啊，有趣——也许吧。”我竭力想放过这个话题。

朱迪思却故意说：“他很有吸引力。每个女人都会这么想的。男人是当然理解不了的。”

“当然不会理解，”我拙口笨舌地接着说道，“那天你和他出去了，非常晚——”

还没容我说完，她的雷霆就爆发了。

“的确，爸爸，你真是有些傻劲儿。难道你不明白，在我

这个年龄，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你根本没有权力去管我干什么，或者我选择和谁交朋友。就是这种对子女生活的愚蠢的干扰，常常会招来子女对父母之辈的恼恨。我非常爱你——但我是个成年人了，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你可千万别当巴特雷先生。”

这个极不客气的评论深深地刺伤了我，竟然使我无辞答对，而朱迪思却很快地走开了。

我灰心丧气地站在那里，感到这次谈话真是得不偿失。

我正站在那里出神地左思右想，富兰克林太太的护士调皮地高声叫着我：“黑斯廷斯上尉，你傻呆呆地想什么呢？”

有人来打断我的沉思，使我颇为高兴地转过身来。

克雷文护士的确是个模样俊俏的年轻女子。她的风度也许略略偏于调皮和活泼，但她是一个令人愉快而又聪明伶俐的姑娘。她刚刚把她的病人安顿在离临时实验室不远的太阳地里，然后走到这里来的。

“富兰克林太太对她丈夫的工作感兴趣吗？”我问道。

克雷文护士轻蔑地晃了晃脑袋。

“哦，这对她来说技术性太强了。你知道，她根本就不是个聪明的女人，黑斯廷斯上尉。”

“是的，我想她不是个聪明人。”

“富兰克林博士的工作只有懂得一些医药的人才会欣赏的。你知道，他可真是个聪明人哪。很了不起。可怜的人，我真替他难过。”

“为他难过？”

“是的。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我是说和一个不同类型的女人结了婚的情况。”

“你认为，他们不对路了吗？”

“是呀，你不这么想吗？他们什么共同点也没有。”

“看起来他好像很喜欢她，”我说，“很注意满足她的愿望什么的。”

克雷文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这叫会来事儿，妙极了！”

“你认为，她是在利用——利用她身体不好来达到目的吗？”我疑惑地问道。

克雷文笑了起来：“毫无办法，她是个随心所欲的人。太太要什么就有什么。有些女人就是这样——总爱摆出一副聪明透顶的样子来。要是有人不买她们的账，她们就朝后一躺，闭上眼睛，看上去就像生了病似的，可怜巴巴的。要不然她们就撒泼耍疯。不过，富兰克林太太是可怜巴巴型的。她整夜地不睡觉，早上起来显得又苍白又浑身无力。”

“但是她的确有病，对吗？”我不无吃惊地问道。

克雷文护士奇怪地瞥了我一眼。她冷冷地说：“哦，当然了。”随后她非常突然地转开了话题。

她问我，是不是真的在很久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到过这里。

“是啊，是有这么回事儿。”

她压低了声音说道：“这儿曾有过一次谋杀，是吗？是这儿的一位女仆告诉我的。被谋杀的是一位老太太吗？”

“是的。”

“ 那时候你正好在这儿吗？ ”

“ 在。 ”

她轻轻地颤栗了一下，说道：“ 那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是吗？ ”

“ 说明了什么？ ”

她迅速地朝两边瞥了瞥。

“ 说明了——说明了这个地方的气氛。难道你没感觉出来吗？我可感觉到了。有些事情不对头，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

我考虑了一会儿，半晌没讲话。她所讲的话是事实吗？难道某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暴死的犯罪行为——那是蓄谋安排的——在经过许多年之后仍旧能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吗？巫婆神汉是这样说的。难道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个案件在斯泰尔斯仍然留下了什么明显的痕迹不成？当年在这里，在这四壁之内，在这些花园里，谋杀的意图在徘徊徜徉着，并且愈来愈浓，终于酿成了最终的一幕。难道那种意图仍然在污染着这里的空气吗？

克雷文护士突然讲起话来，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以前住过一幢曾经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幢房子。你要知道，一个人是无法忘记这种事的。那是我照看过的病人。我不得不出庭作证，还有别的许多麻烦。这事叫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一个姑娘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生活经历。 ”

“ 那是肯定的。我自己也—— ”

博伊德·卡林顿拐过房角大步走来，我随即打住了话

头。

像往常一样，他那高大的躯体和轻松愉快的性格将阴影和不可捉摸的忧虑一扫而光。他总是如此头脑清晰，如此见多识广——这是一种散射着欢乐和常识的可爱而富于力量的性格。

“早安，黑斯廷斯；早安，护士小姐。富兰克林太太在哪儿？”

“早安，威廉爵士。富兰克林太太就在花园尽头那棵挨着实验室的山毛榉下边。”

“那么，我想富兰克林在实验室里边啰？”

“是的，威廉爵士——和黑斯廷斯小姐在一块儿。”

“可怜的姑娘，没想到在如此美丽的早晨，她就被囚在那儿搞那些臭玩意儿！你应当抗议才是，黑斯廷斯。”

克雷文护士马上说：“哦，黑斯廷斯小姐感到挺愉快的。你知道，她喜欢那样，我相信，博士要是缺了她，就干不成了。”

“可怜的人，”博伊德·卡林顿说，“要是我有个像朱迪思那样的俏姑娘当秘书的话，那我就得光看她，而顾不上看那些豚鼠了。嗯，还有什么别的吗？”

这正是朱迪思最讨厌的那种玩笑。不过克雷文护士倒听得满入耳，她笑得前仰后合。

“噢，威廉爵士，”她嚷着说道，“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说。我肯定，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不过，可怜的富兰克林博士是那样一丝不苟——可以说一头扎进他的工作里去了。”

博伊德·卡林顿快活地说：“哦，看来他的太太都把自己搬到能盯着她丈夫的地方去了。我相信，她嫉妒了。”

“你知道得太多了，威廉爵士！”

克雷文护士看起来对这句打趣话感到十分高兴。她依依不舍地说：“哦，我该看看富兰克林太太的麦乳精去了。”

她慢腾腾地走了。博伊德·卡林顿站在那里望着她的背影。

“真是漂亮的姑娘啊，”他评论道，“头发和牙齿很可爱，是个女性气质的出类拔萃的样本。她总是照料病人的生活，一定很枯燥。这样的姑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才是。”

“哦，嗯，”我说，“我想她总有一天会结婚的。”

“我也这样想。”

他叹了口气——这使我想到了，他正在思念着自己死去的妻子。接着，他说：“你愿意和我去奈顿瞧瞧吗？”

“当然啦，我愿意去。不过我得先看波洛是不是需要我。”

我发现波洛正坐在阳台上，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他鼓励我去走一趟。

“当然应该去啦，黑斯廷斯，去。我相信，那一定是一笔可观的产业。没说的，你应该去看一看。”

“我也想去，不过我不愿意把你丢下。”

“我忠实的朋友！不，不，和威廉爵士去吧。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对吗？”

“第一流的。”我热情地说。

波洛微笑了。

“啊，是的，我想他和你是一种类型的人。”

3

我极为欣赏这次旅行。

不仅天公作美——这是一个真正晴朗的夏日——而且和这样的人作伴也使人感到高兴。

博伊德·卡林顿富于一种特有的吸引力，他那丰富的阅历使他成了一个出色的伴侣。他一路上给我讲着他在印度从政时期的故事，和一些东非部落传闻的有趣细节，这些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听得入了迷，忘记了心中对朱迪思的担忧。由于波洛讲的那些意想不到的事而引起的深深的焦虑，也被抛到脑后去了。

我喜欢博伊德·卡林顿谈到我的朋友时的那种方式。他很尊重波洛——既尊重他的工作也尊重他的为人。尽管波洛眼下健康状态很糟糕，可是关于这一点博伊德·卡林顿却连一句温柔的怜悯话也没讲。看起来他似乎认为，像波洛那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可以算是已经取得了丰厚的酬答了，我的朋友是可以有幸在他的记忆中找到满足和自尊的。

“而且，”他说，“我敢说他的大脑仍像往常一样锐敏。”

“是的，确实如此。”我热烈地表示赞同。

“如果认为一个人的腿脚不灵就会影响他的大脑，那可真是大错而特错了。那是丝毫不受影响的。衰老对脑力劳动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小得多。真的，要想在波洛的鼻子

底下搞谋杀，那我可是不干的——即使是在现在这样的时
候。”

“你要是干的话，他会抓住你的。”我笑嘻嘻地说道。

“我敢打赌，他是会抓到的。”他懊恼地加了一句，“搞谋杀我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到家的，你知道，我不会策划，太没耐性。我要是谋害人的话，一定是因为被逼急了才干的。”

“这倒可能是最难以揭露的犯罪呢。”

“我很难同意这种看法。我也许事后会在每一个方面都留下线索的。哦，我很幸运没有长个想犯罪的脑袋。依我看，勒索者也许是我惟一能够动手去杀的人。敲诈勒索太缺德了，你说是吗？我一向认为一个勒索者应当吃枪子儿。你说呢？”

我承认我有些同情他的观点。

随后，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前来迎接我们，我们便走去察看那幢邸宅的修建工作了。

奈顿邸宅主要是一幢都铎王朝时代的建筑，有一个侧翼的建筑是后期补建上去的。除了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建了两个早期的浴室而外，它既未翻新也未改动过。

博伊德·卡林顿解释说，他的叔叔多多少少算是一位隐士，不合群，住在这所巨大的邸宅的一个角落里。博伊德·卡林顿和他的兄弟被允许住了进来。埃弗拉德爵士后来隐居了，在这之前，他们这些学生们常常在这里消磨他们的假日。

这位老人终生未结过婚，他的花销只用去了他那巨额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甚至在缴完了他的遗产税以后，男爵发觉自己依然是个非常有钱的人。

“不过也是个非常孤独的人。”他叹道。

我默然了。我的同情是难于用言词来表达的，因为我也是个孤独的人。自从辛德斯去世之后，我觉得自己只是半个人了。

这时，我略有些踌躇地讲了一点儿自己的感受。

“啊，是的，黑斯廷斯，但是你曾经得到过的某些东西，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过。”

他沉吟有顷，随后，颇为突然地向我概括地谈了一下他自己的悲剧。

他的太太是位年轻的美人，可爱而富于魅力，也有多方面的造诣，然而却有遗传的恶习。她的家庭几乎都死于酗酒，她本人也成了这种令人诅咒的恶习的牺牲品。他们婚后仅仅一年，她就因狂饮无度，一命归天了。他没有怨恨她。因为他明白，她身上的那种遗传是根深蒂固的。

从她死后，他就一心过着独身的生活。这种悲惨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续娶了。

他简洁地说道：“一个人生活更安定些。”

“是啊，我可以理解你的这种感情——起初的生活会显得安定一些的。”

“这件事真是太惨了。它使我韶华早逝，痛苦益深。”他停顿了一下，“的确——我曾经受到过极大的诱惑。但她太年轻了——我感到将她和一个希望幻灭过的男人结合在一

起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对她来讲，我是太老了——她还是个孩子呢——那样的漂亮——那样的洁白无瑕。”

他收住了话头，摇了摇头。

“她这样想吗？”

“我不知道，黑斯廷斯，我想不是的。她——她看起来很喜欢我。可是，那时候，正像我刚才讲过的那样，她太年轻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在最后那一天，当我向她告别的时候看到的她那个样子，她半偏着脸——目光迷茫——她的那只小手——”

他不作声了。这些话勾起了一种使人隐约感到有些熟悉的情景，尽管我闹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博伊德·卡林顿的声音蓦然之间变得十分刺耳，闯进了我的思绪之中。

“我是个傻瓜，”他说，“哪个男人要是叫机会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他就是个傻瓜。说来说去，我在这里不过是拥有一幢对我来说太过于庞大的邸宅，可是却没有一个高雅的人来替我操持。”

“他这种稍许有些老派的表述方式对于我富有一种魅力，它唤起了一幅旧时那种夺魂消魄和闲适优雅的图景。”

“这位女士现在在哪儿？”

“哦——已经结婚了。”他简洁地扭转了话题。“黑斯廷斯，事实是我现在只适合于做一个茕茕子立的单身汉了。是我把自己搞到这种可笑的地步的。来看看这些花园吧。它们荒疏了。不过，它们自己长得倒也相当茂盛呢。 ， ，

我们在那儿转了一圈，所见到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奈顿毫无疑问是一处极好的产业，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博伊德·卡林顿是为此而自豪的。他和邻居以及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十分熟悉。当然，自从他在这儿时的时候起到现在，周围又添了不少新人。

他早年就认识勒特雷尔上校，并且认真希望上校在斯泰尔斯的事业能有所出息。

“你知道，可怜的托比·勒特雷尔手头非常拮据。”他说，“这是个好人的哪。也是个好军人，一个了不起的射手。在非洲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作过一次游猎旅行。啊，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当然，他那时已经结了婚，可是谢天谢地，幸亏他的太太那时候没和我们一起去。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就是脾气暴躁。一个男人受一个女人制约倒是件有意思的事。老托比·勒特雷尔常常使他的部下吓得两腿乱颤，他就是这么一个十分讲究军纪的人！可是他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怕老婆，受欺负，而且还逆来顺受！毫无疑问，那个女人的嘴厉害得像把刀子，当然，她很有头脑。要是有人能在斯泰尔斯榨出油水来的话，她便是其人。勒特雷尔从来就不懂什么生意经——可是托比太太却是连她的亲奶奶都要敲一杠子的！”

“她太热心于此道了。”我抱怨道。

博伊德·卡林顿似乎被逗乐了。

“我明白。这一切都干得很漂亮。你和他们一起打过桥牌吗？”

我感慨地回答说打过。

“总之，我对女牌手是敬而远之的，”博伊德·卡林顿

说。“而且，假使你肯听我奉劝的话，你也会这样做的。”

我向他谈起了我到达斯泰尔斯的头一天晚上，我和诺顿是如何与他们玩牌，又是如何搞得非常不愉快的。

“确实，你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又说道：“尽管诺顿这个人很沉默寡言，可他是个好人。他总是爱去观察那些鸟呀什么的。他跟我说过，他并不想去射杀它们。真是新奇！他毫无娱乐感。我对他说，他错过了很多东西。我不明白，蹑手蹑脚地摸索，用望远镜看鸟儿，这到底有什么可激动人心的。”

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在随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诺顿的业余癖好竟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八章

1

光阴荏苒。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某种事情的发生——这可真不是一种好受的日子呀。

也许我可以这样来总结这些日子，那就是，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星半点的谈话片断，斯泰尔斯各式各样房客的小杂闻以及种种诠释性的评论。要是把它们都恰当地聚拢在一起的话，那它们可就显得大不一样，而且有助于启发我了。

正是波洛，用几句十分有力的话一点拨，我才明白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被我忽视掉的。

我抱怨过无数回了，说他有意不将内里的实情向我和盘托出。我告诉他，这样是不公平的。我和他总是得到一样的消息——尽管再从这些消息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方面来看，我总是显得愚蠢之极，而他则聪明透顶。

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我的朋友，事实就是如此。这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事！这不是消遣！不是闹着玩！既要承认这些事实，而且又要处之泰然。这不是在闹着玩——这不是在消遣。而你呢，你却在专心致志地去广泛猜度谁是X。我叫你到这儿来，不是让你来干这个的。这个用不着你去费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知道了。可是，我所不知道，但又必须知道的，是谁将会被谋杀——是否很快就会被杀害？这才是问题之所在，mon, vicux，我不是叫你来搞猜谜游戏的，而是去防止一个人被谋害。”

我目瞪口呆了。

“当然，”我慢吞吞地说，“我——呃，我记得你的确曾经这样说过，可我至今还不很明白。”

“那么你现在就该明白了——要立即明白！”

“好，好，我会——我是说，我明白了。”

“Bien！那么请你告诉我，黑斯廷斯，要死的是谁呢？我茫然地望着他。

“我的确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那么你应当有个头绪才是！你到这儿来难道还另有公干吗？”

“显然，”我说道，思想又回到了那个题目上去了，“在受害者和X之间一定有一种联系，因此要是你告诉我X是谁

法语：老朋友。——译注

法语：好。——译注。

的话——”

波洛使劲地摇了摇头，我看着觉得十分难过。

“难道我没有把X犯罪伎俩的实质告诉你吗？在X和受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种联系将是十分隐蔽的吗？”

“这种联系将被掩藏得非常巧妙，无论你还是我都无法发现。”

“不过，通过研究X过去的历史，肯定会——”

“告诉你，不会发现的。在这种时候肯定是不会发现的。谋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你明白吗？”

“谋杀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某个人吗？”

“就是要谋杀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某个人。”

“那么实际上你还不知道是对谁，或将采用什么方式去进行谋杀了？”

“啊，要是我知道的话，我就不催着你去为我打探了！”

“你就是仅仅根据X已经到了这里，便认定这里也要出事吗？”

我的话说得不那么肯定。就像他的肢体已经无可挽回地僵瘫一样，波洛的自制力也大不如从前了。他冲着我发起火来：“啊，*ma foi*。我到底还得再重复多少遍呢？如果许多战地记者突然涌到了欧洲某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战争！如果医生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了某个城市——这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要来一次会诊。你看见哪儿有秃

鹫在盘旋，哪儿就有尸体。要是你看见打猎的在荒野里来回走动，那里就会有枪声。要是你看见一个人猛然站住，扒掉身上的衣服，一头跳进大海，那就是要搭救落水的人。要是你看到一位体面的中年女士隔着篱笆张望，你大概就可以推断出那里面一定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最后，要是你突然闻到一股饭菜的香味，看到有些人顺着走廊往一个方向走去，你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推断，那里一定要有一桌丰盛的宴席了！”

我将这些类比的话考虑了一两分钟之后，选择了第一个类比，说道：“同样，一个战地记者总不会就是一场战争吧！”

“当然不会。一只燕子也成不了夏天。但是，黑斯廷斯，一个谋杀者却完全能够制造一场谋杀的。”

这一点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件事在我看来——波洛似乎不是这么看——就是谋杀者也有歇口气的时候。也许X到斯泰尔斯来并没有杀人越货的目的，仅仅是为度假而来的呢。但是，波洛干得这么起劲，我没敢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只是说，这件事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等待——

“瞧吧，”波洛结束道，“这就像上次战争中你们的阿斯奎斯 阁下那样，*mon cher*，我们可绝不能像他那样啊。你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政治家，1908—1916年任英国首相。——译注。

法语：亲爱的。——译注。

要留心，我没有说我们会成功，因为正如以前我对你说过的那样，要是有一个凶手决心去杀人的话，要防止他犯罪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至少应当试一试。你考虑一下吧，黑斯廷斯，你在打桥牌的时候会遇上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牌。可是要求你做到的只能是预测发牌的结果。”

我摇了摇头。

“这毫无益处，波洛，我一点儿影子都摸不着。要是我知道X是谁的话——”

波洛又对我喊了起来。他的嗓门如此之高，以至于柯蒂斯从隔壁的房间里哆哆嗦嗦地跑了过来。波洛摆手把他打发走了，等他走出门去以后，我的朋友们的讲话就自制得多了。

“瞧，黑斯廷斯，你并不是像你假装的那样愚蠢。你已经研究过我给你看的那些案件了。你也许不知道X是何许人，但是你是知道X的犯罪手法的。”

“哦，”我说，“我明白。”

“你当然明白。麻烦就在于你懒得动脑筋。你愿意做游戏，胡猜乱想。可你不喜欢用脑筋去工作。X的手法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在犯罪的时候，罪行就已完成，难道不是这样吗？也就是说，已经有了犯罪的动机，有了犯罪的机会，有了犯罪的手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罪的人已经做好了上被告席的准备。”

我马上就抓住关键之处了。我发觉自己真是太傻了，竟然没有早些认识到这一点。

“明白了，”我说，“我要寻找的人是——是那些符合上

述必要条件的人，也就是潜在的受害者。”

波洛叹了口气，靠了回去。

“Enfin！我累极了。把柯蒂斯给我叫来吧。现在你已经理解你的工作了。你能活动，可以四处串，你可以到处跟着人家，和他们聊天，不动声色地刺探他们——”（我几乎要愤怒抗议了，可是我克制住了。这真是个老生常谈的借口。）“你可以去听人家的谈话，你的膝盖依然能弯曲自如，你还能从钥匙孔里偷看——”

“我不会从钥匙孔往里偷看的。”我激烈地打断了他的话。

波洛合上了眼睛。

“那么，很好。你不会从钥匙孔往里偷看。你将保住你那英国绅士的风度，而某个人将被害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英国人是以名誉为重的嘛。你的名誉比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还要重要。Bien！这可以理解。”

“不。但是让它们都见鬼去吧，波洛——”

波洛冷冷地说：“替我把柯蒂斯叫来吧。你太顽固而且极其愚蠢，我本来希望有一个能让我信赖的人，可是我想，我是不得不容忍你和你那公道的荒唐想法了。你既然不能使用你的聪明才智，那只能怪你不具备这种聪明才智了。那么无论如何，在名誉允许的范围之内，使用你的眼睛，你的

法语：好了。——译注。

法语：好极了。——译注。

耳朵和鼻子吧。”

2

第二天，我将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考虑过的想法冒险地讲了出去。在我说的时候，依然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你对波洛的反应是永远无法估计的！

我说：“我一直在想，波洛，我知道我很不争气。你说我愚蠢。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对的。我早就是半个人了。自从辛德斯死去之后——”

我停住不说了。波洛发出了一声暗哑的声音，表示了他的同情。

我接着说：“但是，这里有一个可以帮助咱们的人——这正是一个我们所需的那种人。有头脑，有想象力，足智多谋——习惯于作决断，是个具有广泛经验的人。我讲的是博伊德·卡林顿。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波洛。把他当作你的知心人，把事情全都摊在他的面前吧。”

波洛睁开了眼，非常坚决地说：“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你不能否认他是个聪明人——一个比我聪明得多的人。”

波洛带着极为嘲弄的口吻说：“聪明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是，请你打消这个主意吧，黑斯廷斯。谁也不能参与咱们的机密。你同意了——hein？你明白，我不准你再提起这档

法语：怎么样。——译注。

子事儿了。”

“你既然这样讲的话，那就算了。不过，事实上博伊德·卡林顿——”

“啊，多谢，多谢！博伊德·卡林顿。你怎么让博伊德·卡林顿给迷住了？到底他是个什么人呢？一个因为人家管他叫‘阁下’而装腔作势，沾沾自喜的大人物。一个——对了，一个相当老练和有迷人风度的人。然而你那位博伊德·卡林顿并不是一位怎么了不得的人。他总是说车轱辘话，一个故事能讲上两回——此外，他的记性也很糟。你给他讲过的故事，他又反过来讲给你听！他是个有杰出才能的人吗？根本不是。他是个讨厌的人——空谈家——enfin ——是一个摆臭架子的人！”

“哦。”我颇得启发地说。

这倒是真的，博伊德·卡林顿的记忆力不好。事实上，他曾经冒冒失失地出过一回丑。现在我明白了，这件事使波洛大为恼火。波洛曾给他讲过一个自己在比利时干警务工作时的故事。可是仅仅过了不几天，当我们几个人在花园聚首的时候，博伊德·卡林顿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又反过来给波洛讲了一遍这个故事，而且还来了个开场白：“我记得是 chef de la Suré t é 讲给我听的——”

眼下，我领会到这样做是招人恼火的！

我知趣地没再说什么，撤回了我的建议。

法语：最后。——译注。

法语：巴黎的秘密警察头子。——译注

我在楼下蹓跹了一会儿，又走到了花园里。花园里阒无人迹。我穿过一片树丛，登上一座长满绿草的小丘，丘顶上有一座居高临下的消夏小屋，这小屋已经年久失修了。我坐了下来，点燃了烟斗，定下神来琢磨着眼前的事情。

在斯泰尔斯，到底是哪个人怀着较为明确的动机要去谋杀另外一个人呢？——或者能看得出哪个人有这样的动机呢？像勒特雷尔上校那种颇为一目了然的情况可以先撇开不谈，因为他这个人我想是不会有在牌局中对他老婆动起手来的，虽然从情理上讲，他是尽可以这样干的。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人，我就一时难以想象了。

麻烦就在于我对这些人实际上了解得都很不够。譬如说诺顿和科尔小姐吧。通常，谋杀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了钱？我想，博伊德·卡林顿是这些人中间惟一的有钱人。要是他死了，谁会继承那些财产呢？是这幢房子中的哪一位呢？我几乎想不通，但这也许是值得进行调查的一个问题。譬如，他也许已经把他的钱遗赠给科学研究机构了，信托给了富兰克林。这一点，再加上博士发表的那通要消灭人类百分之八十的不恰当的高论，也许会构成对这位红头发的博士非常糟糕的局面。也可能诺顿或科尔小姐是卡林顿的一门远亲。因而能够自动地继承这笔财产。这很牵强，但有可能。勒特雷尔上校是博伊德·卡林顿的老朋友，会不会按照卡林顿遗嘱，他有一份好处可得呢？从钱财的角度来看似乎就

是这么几种可能性了。还有富兰克林夫妇。富兰克林太太是位病人，她会不会是在被缓慢地毒死——她死去的责任将落在她丈夫的身上？他是个博士，他自会有机会和办法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动机是什么呢？当我想到朱迪思也可能牵扯在内时，一阵不安掠过了心头。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事务性的——然而公众会相信这一点吗？一位愤世嫉俗的警官会相信这一点吗？朱迪思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一位迷人的秘书或助手曾经构成许多罪行的动机，这种可能性真叫人沮丧不已。

接下去，我又考虑到了阿勒顿。会不会有什么干掉阿勒顿的理由呢？要是我们真的来一次谋杀的话，我倒情愿看到阿勒顿成为受害者！人们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干掉阿勒顿的动机的。已经年非豆蔻的科尔小姐仍然是个标致的女人。可以设想，如果她曾经和阿勒顿有过暧昧关系的话，她也许会受到嫉妒的驱策去这样干的，尽管我还没有什么理由去相信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再说，要是阿勒顿就是X呢——

我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这一切真是白费脑筋。下面砾石路上的脚步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富兰克林正在朝着这所房子急急忙忙地走过来，他两手插在衣袋里，埋着头。这是一副沮丧的姿态，看他这副样子，不像是去工作的，倒像是个倒霉透顶的人。我甚感吃惊。

我光顾着看他了，连近在身边的脚步声都没有听见，直到科尔小姐对我讲话，我才猛地转过身来。

“我没看到你过来。”我一面跳了起来，一面歉意地解释

道。

她正在打量着这幢消夏小屋。

“好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呀！”

“是吗？它已经是蛛网尘封了。坐一会儿吧，我给你掸掸座位。”

因为我想到，进一步了解这位房客的机会来了。我一边扫去蛛网，一边暗中仔细打量着科尔小姐。

她是一位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人，容颜略显憔悴，轮廓鲜明，眼睛非常漂亮。她浑身上下有一种讳莫如深的神态，说得重一些——是怀疑的神态。我突然感到，她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因而她对生活抱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我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位伊丽莎白·科尔。

“就在这儿吧，”我用手绢最后掸了一下，说道，“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谢谢。”她莞尔一笑，坐了下来，我坐在她的旁边。这个座位不祥地吱嘎着，但总算没有垮下来。

科尔小姐说：“告诉我，我过来的时候你正在想什么哪？看上去你想得入了神。”

我慢吞吞地说：“我正在看富兰克林博士呢。”

“是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把我刚才所想到的说一遍。

“他看上去像是个很不幸的人，这使我很吃惊。”

我身边的那位女人平静地说：“毫无疑问，他就是个非常不幸的人，这你肯定是知道的吧。”

我想我一定是忍不住流露出了惊讶之色。我有些结巴地说：“不——不——我不了解。我总是认为，他完全是个一头扑在工作上的人。”

“是这样。”

“你把这个称之为不幸吗？我得说，这是可以想象的最幸福的状态了。”

“哦，是的，这一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做的事做不了，也就是说不能最大程度发挥你的才智的话，这就不是一种幸福了。”

我望着她，感到迷惑不解。她接着解释道：“去年秋天，富兰克林博士得到了一个到非洲去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的机会。你知道，他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在热带医学这个领域里已经真正做出了第一流的贡献。”

“他没有去吗？”

“没去。他太太反对。她受不了那里的气候，可是又反对把她留下来的主意，尤其是到那里去就意味着她将要过非常简朴的生活。那里的报酬不高。”

“噢，”我说道。接着，我又慢慢地说道：“我想，他也觉得在她处于这种健康状况的情况下，他不能离开她吧。”

“黑斯廷斯上尉，你对她的健康状况了解得多吗？”

“嗯，我——不了解——不过她是个病人，对吗？”

“她一定是巴不得健康状况不好呢。”科尔小姐干巴巴地说。我疑惑地望着她。一眼就能看出，她的同情是在丈夫这一边的。

“我想，”我慢慢地说，“那个女人，她——她那种娇气是

精明地为了自私的目的吗？”

“对，我认为病人——慢性病人——通常都是非常自私的。也许人们不该埋怨他们。这是不难做到的。”

“你以为实际上富兰克林太太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

“哦，我倒不愿意这样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怀疑罢了。看起来她似乎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我沉默了一两分钟。我感到惊讶的是，科尔小姐似乎对富兰克林家的家庭琐事知之甚详。我带着几分好奇心问道：

“我猜，你和富兰克林博士很熟吧？”

她摇摇头：“哦，不。在这里遇见他们之前，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

“但是我想，他对你谈到过他自己吧？”

她又摇了摇头：“没有。刚才我告诉你的事都是从你女儿朱迪思那里听来的。”

我感到一阵痛心。除了我以外，朱迪思和任何人都挺谈得来。

科尔小姐接着讲道：“朱迪思对她的雇主非常忠实，而且对他的支持也很大。她毫不留情地谴责富兰克林太太的自私自利。”

“你也认为她自私吗？”

“是的，但是我能理解她的想法。我——理解病人。我也能理解富兰克林博士对她的让步。朱迪思当然认为他应当把他太太随便往什么地方一安顿，继续搞他们的这项工作。你的女儿真是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科学工作者啊。”

“我知道，”我闷闷不乐地说，“唯其如此，我才时常替她担心呢。这似乎不太自然，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我觉得，她应当——更有人情味一些——应当对娱乐的要求更强烈一些才对。应当快乐一下——应当和一两个好小伙子谈谈恋爱。毕竟，青春时期是个人奔放的时期——不该总是坐在那里盯着那些试管。这是不自然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去寻找乐趣——调调情呀——自己高兴一番呀——这你也是有体会的。”

沉寂有顷。随后，科尔小姐以一种古怪而冷漠的声音说道：“我没有。”

我立刻感到了震惊。刚才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就像对同辈人似的和她谈着话——然而我突然意识到她要比我小十多岁，无意之中我竟然没有顾及谈话的方式方法。

我使出浑身解数向她道歉。她打断了我那结结巴巴的话：“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请不要道歉了。我的意思就是我讲过的那句话，我没有体会。我决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年轻’。我从来也没有过所谓的‘快乐’。”

她的声音中带着某种东西，这是一种痛苦，一种深深的怨恨，这使我怅然若失。我笨拙然而却是诚挚地说：“对不起。”

她笑了。

“啊，哦，没关系。别那么一副狼狈相了。咱们谈谈别的吧。”

我服从了。

“那就请讲一讲有关这儿其他人的事吧，”我说，“如果

他们对你来说不是陌生人的话。”

“从我有生之日起，我就认识勒特雷尔夫妇。他俩不得不干这个行当，也是够惨的了——尤其是他。他完全是个好人。而她也比你想象的要好。她一辈子经济拮据，不得不处处省俭，这就使得她——嗯——见钱眼开。要是你总是处在为斗米折腰的境况中，你就会明白了。惟一招我讨厌的就是她那股一张口就滔滔不绝的劲头儿。”

“谈谈诺顿吧。”

“这可确实没什么好讲的。他人很好——非常腼腆——也许就是有点迟钝。他总是显得那样柔弱。他以前和他母亲住在一块儿——那是一个脾气暴躁而蠢笨的女人，我想，她一定老是把他呼来喝去的。前几年她过世了。他对鸟啊，花啊，以及这一类东西十分热心，是个非常厚道的人——而且他也是那种见多识广的人。”

“你是说，靠他那只望远镜？”

科尔小姐笑了笑。

“哦，对我的话可别光望文生义。我的意思要更深一层：他注意到了许多事情。沉默寡言的人常常是这样的。他不自私——就一个男人来说，他就算是个体贴别人的人了。不过，他总是——起不了什么作用，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点点头：“哦，是的，我明白。”

伊丽莎白·科尔突然又讲了起来，声音里满含着悲凉之感：“正因为这是一个由破落的上等人家经营的客店，所以这地方才这样令人抑郁生愁。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失意

的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手，将来在任何地方也永远不会得手；他们——他们被生活击败了，粉碎了。他们垂老了，疲倦了，完蛋了。”

她的声音渐渐变弱，消失。一股深重而无垠的悲伤充满了我的心田。这话多正确啊！我们，这群日薄西山的人，头发灰白了！心灰意懒了！连梦也灰了！我自个儿，忧伤而又孤寂。我身旁的这个女人，也是个痛苦、幻灭的人。富兰克林博士呢，他的雄心抱负因为无法施展而付诸东流，他的太太被糟糕的身体折磨着。性情恬静而年纪尚轻的诺顿一瘸一拐地四处看着鸟儿。甚至波洛，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波洛，现在也是个衰弱的、瘫腿的老头儿了。

当年，在我头一次到斯泰尔斯来的时候——那一切真是迥然不同啊！那些回忆在我的心中是难以泯灭的——一声郁闷、痛苦、遗憾的浩叹涌向我的嘴边。

我的伙伴着急地说：“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不过是因为对比而感到惊恐罢了——你知道，很多年前我到过这里，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刚才，我正在琢磨着今昔之间的差异呢。”

“我明白了。那时候这是一幢欢乐的邸宅吧？每个人在这里都快活吗？”

有时，我感到很奇怪，人的思想真像是转动着的万花筒。现在，我就在转着这样的万花筒，种种记忆和事件令人晕眩地搅成了一团。随后，这些混乱的画面又拼接成了真实的图案。

我那种对往昔的悔恨也只是抱憾过去而已，并不是抱

憾现实。因为就是在那时，在那遥远的年代，在斯泰尔斯也并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我毫不动情地想到了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我的朋友约翰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都是不幸的人，对他们不得不屈就的生活充满了烦躁。劳伦斯·卡文迪什沉浸在抑郁之中。正处于青春焕发的少女时期的辛西娅却不得不寄人篱下。英格索普为了一位阔女人的钱而和她结了婚。不，他们一个人也不曾幸福过。而现在，亦复如此。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幸福的。斯泰尔斯不是一个吉利的邸宅。

我对科尔小姐说道：“我刚才才是过于沉溺于感伤之中了。这里从来也不曾是个幸福快乐的邸宅，现在依然不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幸的。”

“不，不。你的女儿——”

“朱迪思并不幸福。”

这话我是带着一种突然的意识说出来的。是的，朱迪思并不幸福。

我犹豫地说：“有一天，博伊德·卡林顿对我讲他很孤独——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自己倒是很自得其乐——他陶醉于他的府邸以及其他这类东西。”

科尔小姐尖刻地说：“哦，是的，威廉爵士可不一样啊。他不像我们这样，是属于这里的人。他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人——来自成功的、富裕而优游的世界。他的生活取得了成功，他对此也很明了。他不是——不是一个受过伤害的人。”

这个词选得叫人难以理解。我转过身来，凝视着她。

“请你告诉我，”我问道，“你为什么要用那个奇特的字眼来表达呢？”

“因为，”她带着突如其来的激烈情绪说，“这是真理。不管怎么讲，这是一个与我有关的真理。我受到过侵害。”

“我能看出来，”我温和地说，“你曾经遭遇过很大的不幸吧。”

她平静地说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对吧？”

“呃——我知道你的名字——”

“科尔不是我的名字——也就是说，这是我母亲的名字。我是在后来——才用这个名字的。”

“后来？”

“我的真名是利奇菲尔德。”

有那么一两分钟，我竟然吃不准这个名字——这恰恰是一个我模模糊糊熟悉的字。随后，我便记起来了。

“马修·利奇菲尔德。”

她点点头：

“我明白你知道这件事。我刚才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父亲是个病人，也是个残暴的人。他不让我们过普通的生活。我们不能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他总不给我们钱用。我们就像是在——在牢房里一样。”

她顿了顿。她那双眼睛，那双漂亮的眼睛，又大又黑。

“后来我姐姐——我姐姐——”

她停下来不说了。

“请不要——不要再说下去了。这对你来说是太痛苦了。这件事我知道。没有必要告诉我了。”

“可是你不知道，你不会知道的。玛吉，这是难以想象的——无法令人相信的。我知道，她到警察局去了，她去投了案，坦白交代了。可是，有时候我依然无法相信！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不是真的——不是的——这件事是不会像她所说的那样。”

“你的意思是，”——我踌躇着——“事实是——是有出入的——”

她打断了我的话：“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玛吉本人。这事不像她的所作所为。不是的——不是玛吉干的事！”

话已经到了我的嘴边了，可是我终于没有说出来。说这话的时候还没到，这话就是：“你是对的，这不是玛吉干的……”

第九章

当勒特雷尔上校沿着小路走过来的时候，时间差不多已经是六点钟的光景了。他背着打白嘴鸦的小口径步枪和两只死斑鸠。

在我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我们似乎感到很吃惊。

“哈罗，你们两人在这儿干吗呢？你们知道，这座破烂不堪的老房子不那么安全。它随时都会散架的。也许会震破你们的耳膜呢。伊丽莎白，你的衣服怕是要弄脏了吧。”

“哦，没关系。黑斯廷斯上尉为了不让我的衣服弄脏，还牺牲了一块手绢呢。”

上校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哦，真的吗？哦，好啊，那很好。”

他站在那里，摸着嘴唇。我们站起身来，跟他走到了一

块儿。

今天下午，他好像有些心不在焉。这时，他强打着精神说：“一直想打几只斑鸠。你知道，这东西祸害太大。”

“我听说你的枪法很准。”我对他说。

“是吗？谁跟你说的？啊，是博伊德·卡林顿吧。原先不错——原先不错。现在有些荒疏了。这把年纪就说明问题了。”

“是视力不济了吧！”我提醒着他。

他立刻对我的提醒表示异议。

“瞎说，视力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当然，在看书的时候得戴眼镜了。但远视一点儿也没问题。”

一两分钟以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是的——没问题。这与视力无关……”

他的声音愈来愈弱，终于淹没在一串嘟囔声中了。

科尔小姐四下看了看，说：“今天晚上多美啊。”

她说得太对了。只见落日西沉，金光万道，在墨绿的树廓上镀上了一层明亮的余晖。这是一个静寂宁谧的典型的英国式的傍晚，当你只身处于遥远的热带国家的时候，你常常缅怀的，正是这样的暮色。

勒特雷尔上校热烈地赞同着。

“是啊，是啊，你知道，我在印度的时候就时常回忆这样的傍晚。它使你巴望着退而安居——是吗？”

我点点头。他接着说了下去，声调为之一变：“是的，安居乐业——回家乡去——可实际情况和你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截然不同。”

我想，处在他这种情况，那也许是千真万确的。他没有谈起自己经营的这家客店，并且试图从中获利，也没有谈到他那个无休无止地唠唠叨叨和他找岔，向他抱怨叫屈的老婆。

我们朝着房子信步缓行。诺顿和博伊德·卡林顿正坐在游廊里。上校和我便与他们聚在一处，科尔小姐则走进了屋子。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勒特雷尔上校看起来好像活跃起来了，还开了一两个玩笑，好像比往常高兴、清醒了许多似的。

“今天真热呀，”诺顿说，“我渴了。”

“伙计们，喝点儿吧。到屋子里去，怎么样？”听声音，勒特雷尔上校又热切又快活。

我们谢过他，接受了他的邀请。他站起身来，走了进去。

我们坐的地方正好是餐室窗外的平台。窗户敞开着。

我们听见上校在里面——打开了食品柜。随后，便听见了起子开瓶塞的声音和瓶塞打开之后突如其来的砰然一声。

接着，就传来了勒特雷尔太太那又尖又高的，毫不客气的嗓音！

“你干吗？乔治。”

上校的声音突然变得含糊不清了，我们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和外面的朋友们——喝点儿”——

那刺耳而激愤的声音爆发了：“你不能这么干，乔治。这叫什么主意。要是你轮流请这里的每个人喝酒，你又怎么能

叫这个地方赚钱呢？这里喝酒是得交钱的。要是你没有生意脑袋的话，我有。哼，要不是有我的话，你明天就会破产！我得像管孩子那样管好你啊。是的，就像管孩子一样。你真是一点儿头脑也没有。把瓶子给我。我在说，给我。”

那极为痛苦的低声咕哝又响了起来。

勒特雷尔太太厉声答道：“他们要怎样，我管不着，这瓶酒得还到食品柜里去，我还要把它给锁上。”

传来了钥匙拧锁的声音。

“好了。就得这么办才行。”

上校的声音这次听起来清楚一些了：

“你太过分了，戴西。我可受不下去了。”

“你可受不下去了？你算老几？我倒想领教领教。谁当这个家？是我。你别忘了。”

这时，传来了一阵微微的衣服的窸窣声，显然勒特雷尔太太已经猝然离开了那个房间。

过了一会儿，勒特雷尔上校走了出来。就在这片刻的时间里，他看上去变得老多了，虚弱多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深深同情他，没有一个人不情愿把勒特雷尔太太干掉，方解此恨。

“太对不起了，伙计们，”他的声音局促而又不自然，“看来威士忌酒没有了。”

他一定意识到，我们不会没听到刚才那一幕的。即使他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神态也马上会使他明白过来的。我们都感到十分不自在。诺顿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头一个说，他其实并不想喝酒——因为马上就要吃饭了。是不是？随后，他

煞费苦心地将话题，说了一大堆拉拉杂杂的话。这工夫真叫糟糕透了，我感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而我们当中惟一能够想出办法把它搪塞过去的博伊德·卡林顿，也让诺顿的唠叨弄得无法插言。

我从眼角里瞥见勒特雷尔太太戴着园丁手套和除蒲公英的工具，高视阔步地顺着小路走去了。毫无疑问，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可是刚才我对她十分反感。一个人是没有权利去羞辱另一个人的。

诺顿还在那里兴奋地喋喋不休。他拾起了一只斑鸠，先跟我们说，当他在预科学校上学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兔子被打死，他是如何难受得要命，而他的同学又是如何嘲笑他的。接着，又说起了打松鸡的猎场。讲了一个又长又不得要领的故事，说是一个猎人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被打死了，这事就发生在苏格兰。于是，我们谈起了各人所了解的各种各样的枪伤事故。这时，博伊德·卡林顿清了清嗓子，说道：“我的马弁曾经遇到过一件相当可笑的事。那是个爱尔兰小伙子。有一回，他到爱尔兰去度假。回来以后，我问他假期是不是过得愉快。

“‘啊！当然啦，阁下，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好的假期！’

“‘我很高兴！’我说道，对他情绪之高感到很惊奇。

“‘啊，是的，的确，这可真是个难得的假期！我用枪把我哥哥打了。’

“‘用枪打死了你哥哥！’我喊了起来。

“‘啊，是的，真的。有好几年了，我一直想这样干。我在都柏林的一间房顶上，看见一个人沿街走过来，那不是别

人，正是我哥哥，凑巧我手边就有枝来复枪。那一枪打得棒极了，尽管是我自己这么说的。瞄准他就来了一枪，干净利落得就像打一只鸟似的。啊！那工夫可真妙呀，我永远也忘不了，”

博伊德·卡林顿的故事讲得很妙，满是夸张的戏剧性的强调语式，我们全都仰面大笑起来，心里也感到轻松多了。这时，他站了起来，一边慢步走开，一边说，饭前他必须洗个澡。诺顿热情地说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感觉：“他是个多好的家伙呀！”

我表示同意。勒特雷尔也说：“是啊，是啊，是个好伙计。”

“不论在哪儿，他总是成功的，我是这么听人讲的，”诺顿道，“不管什么事，他反掌之间就能成功。他头脑清楚，有决断——完全是个行动家。一位真正有成就的人。”

勒特雷尔慢吞吞地说：“有些人是这样的。不论什么事，他们一干就成。他们是不会失误的。有些人——总是交好运。”

诺顿很快地摇了摇脑袋。

“不，不，先生，不是运气。”他有意引经据典地说道，“不是我们命中注定，亲爱的布鲁特斯——而是在于我们自己。”

勒特雷尔说：“也许你是对的。”

事见莎士比亚剧本《裘力斯·凯撒》。勃鲁托斯是罗马元老院的元老，领导一批元老刺死了罗马的独裁者凯撒。——译注。

我马上说：“说来说去，他还是有继承奈顿的运气。那儿可真是个好地方啊！不过他理应结婚才是。独自一个会感到孤独的。”

诺顿笑了起来：“结婚安家？让他老婆去欺负他——”

真是背时倒运。像这样的话本来谁都会讲的，但是此时此地，这话就不适当了。然而当诺顿刚刚明白过来的时候，话已经讲出口了。他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极力想把那句话挽回来，可是到底还是尴尬地住了口。这种尴尬的场面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于是，我们二人又立即说起话来。我笨嘴拙舌地评论着暮色，而诺顿则说着晚饭以后玩桥牌之类的话。

看起来，勒特雷尔上校根本没注意我俩。他用一种稀奇古怪的、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不，博伊德·卡林顿不会被她老婆欺负的。他不是那种让人欺负的人，他行，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这简直尴尬之极。诺顿又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打桥牌的事来了。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一只大斑鸠拍打着翅膀从我们的头顶飞过，落在了离我们不远的一棵树上。

勒特雷尔上校操起了他的枪。

“这也是一种讨厌鬼。”他说。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瞄准，那斑鸠又飞了起来，穿过树丛，落到了根本不可能打到它的地方。

然而就在同时，上校的注意力又被远处山坡上一个移动着的東西吸引了过去。

“妈的，那只兔子在那儿啃果树苗的皮呢。我本来以为

我已经把这个地方用铁丝圈起来了。”

他抬起步枪，开了火。正当我伸头张望——这时，传来了一声女人的尖叫，随后代之以一种可怕的喉咙的咯咯声。

步枪从上校的手中掉了下来，身子瘫了下去——他嘴唇款动着：

“我的上帝呀——那是戴西。”

我已经奔过了草坪，诺顿跟在我的身后。我跑到了出事地点，跪了下去。这正是勒特雷尔太太。她已经跪倒在地上，想靠到一棵小树苗上。草长得很深，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上校没看清她，而只是看到了草棵里有东西在动弹。此外，光线也扰乱了他的视线。她的肩膀被打穿了，血在突突地往外冒。

我弯下腰去检查伤口，又抬头看了看诺顿。他正倚在一棵树上，望着绿叶，似乎马上就要呕吐了。他抱歉地说：“我见不得血。”

我厉声喊道：“把富兰克林叫来——马上去！护士也行。”

他点了点头，跑开了。

克雷文护士是头一个到场的。她到达这里的时间惊人地短，而且到了以后立即有条不紊地干了起来，止住了流血。不一会儿，富兰克林也跑来了。他们扶着勒特雷尔太太回到了房屋里，把她放到了床上。富兰克林用绷带裹住了伤口，然后派人去找她自己的医生。克雷文护士留下来守护着她。

富兰克林刚一放下电话，我便跑到了他的身边。

“她怎么样了？”

“啊！她就会脱离险境的。幸运的是没有碰到任何致命的地方。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告诉了他。他说：“明白了，那个老家伙在哪儿呢？他吓趴下了吧，这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也许更要当心他呢。我不敢说他心脏的情况很好。”

我们在吸烟室里找到了勒特雷尔上校。他的嘴唇周围都发青了，看上去完全昏了头。

他断断续续地说：“戴西呢？她——她怎么样了？”

富兰克林很快地说：“她很好，先生。你用不着担心。”

“我——想——是兔子——在啃树皮——不知道我会闯出这样的祸来。我的眼睛是逆着光的。”

“有可能，”富兰克林干巴巴地说，“这种事我一生中已经见过一两回了。喂，先生，你最好让我给你来一剂兴奋剂。你的情况看起来不大好。”

“我没事儿，我——我能到她那里去吗？”

“现在还不行。克雷文护士在照顾她。不过，你不必担忧，她很好。奥利弗医生马上就会来的，他也会这样对你说的。”

我把他俩留在房子里，自己走出了屋子，来到暮色之中。朱迪思和阿勒顿沿着小路向我走来，他的脑袋正凑向她，他们都在大笑着。

在这场悲剧刚刚发生之后，看到这种情景使我感到愤怒异常。我厉声地叫着朱迪思，她惊讶地抬起头来。我三言

两语地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

“发生这样的事可真稀奇呀。”我的女儿评论道。

我认为，她似乎没有表现出她应有的那种不安。

阿勒顿的神态更加使人难以容忍。他似乎把这件事当成了一桩笑话。

“这个老母夜叉活该倒邪霉，”他说道，“我想那老家伙是故意干的吧。”

“绝对不是，”我针锋相对地说。“这是个意外事故。”

“对，我很明白这些意外事故。有时候，这倒是非常合宜的事。我说，如果那个老家伙是故意向她开枪的话，我向他脱帽致敬。”

“风马牛不相及！”我气鼓鼓地说。

“别说得这么肯定。我就认识两个开枪打老婆的男人。一个是在擦左轮枪的时候，另一个人说他是开玩笑，他不知道那玩意儿里面装着子弹，两个人都脱身了。我要对我自己说，他妈的，释放得好极了。”

我冷淡地说：“勒特雷尔上校不是那种人。”

“哦，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的样板吗？”阿勒顿一下就问在点上了，“他们是不是刚刚吵过嘴或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

我气冲冲地扭身走开了，与此同时，我也是在掩饰着某种不安。阿勒顿和那个目标有点儿太相近了。一团疑云第一回笼罩在我的心头。

更让人着恼的是和博伊德·卡林顿见面时的情形。一开头，他解释说，他刚才正想到湖边去走一走。当我把这桩

新闻告诉他之后，他马上就说：“你认为他不是故意向她开枪的，对吗，黑斯廷斯？”

“我的好人哪。”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讲，刚才，我只是有点想不通……她——她总是激他的火，你知道。”

想起刚才我们无意中听到的那一幕，我俩都沉默了片刻。

我闷闷不乐、忧心忡忡地走上楼来，敲了敲波洛的门。

他已经从柯蒂斯那里听到发生的事情了，但是他急于了解全部详细经过。自从到了斯泰尔斯以后，我已经习惯于像这样来详详细细地报告我每天的接触和谈话了。这样做，我觉得这位亲爱的老伙计就不那么感到消息不灵了。这样一来，就仿佛在每件事上都给他造成一种亲历其境的假象。我的记忆力一直都是非常良好，非常准确的，所以逐字逐句地重复那些对话简直算不上一回事。

波洛专心致志地听着。我盼望他能毫不含糊地嘲讽那个眼下已经惴惴不安地控制着我思想的可怕联想。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他的想法，就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叩门声。

这是克雷文护士。她对打扰我们表示了歉意。

“太对不住了，我本来以为博士在这儿呢。那位太太现在已经清醒了，正在为她的丈夫担忧。她想见见她丈夫。黑斯廷斯上尉，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不想离开我的病人。”

我自告奋勇去找他。波洛点头表示同意，克雷文护士热情地向我道了谢。

我在一间平时很少用的小起居室里找到了勒特雷尔上

校。他正站在窗边，向外望着。

我一走进门，他便蓦地转过身来，眼睛里发出探询的目光。我想，他好像是害怕了。

“你太太醒过来了，勒特雷尔上校，正在找你呢。”他的面颊上马上就有了血色，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刚才他的脸可真够煞白的。

他慢慢地说着，笨嘴拙舌的，就像是一个龙钟老人那样：“她——她——在找我吗？我——我——马上去。”

他拖着脚步向门口走去的时候，显得蹒跚的，于是我赶上前去扶住了他。上楼的时候，他沉重地倚在我的身上。他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了，正如富兰克林预言的那样，这个打击是严重的。

我们来到了病房的门前。我敲了敲门，克雷文护士那活泼而精明强干的嗓音喊道：“请进。”

我继续扶持着这个老头，走进了房间。床的四周挂着围帘，我们走到了围帘的一角。

勒特雷尔太太的气色很不好——惨白而虚弱，两目紧闭。在我们掀起围帘的一角时，她睁开了眼皮。

她微微喘着气说道：“乔治——乔治——”

“戴西——亲爱的……”

她的一只胳膊缠着绷带，上了夹板。那只还能活动的手晃晃悠悠地朝他伸了过去。他赶前一步，紧紧地握住了她那软弱无力的小手。他又说道：“戴西……”接着，又沙哑地说，“谢天谢地。你没有事了。”

我抬眼看了看他，只见他的眼睛被泪水湿润了，充满了

深情和焦虑，我为我们大家刚才那种残忍的想象而感到深深的羞愧。

我悄悄地溜出房间。我们居然会认为这是一桩伪装的事故！那种由衷的感激之情明明是毫不掺假的嘛。我心中感到无比的宽慰。

当我走过楼道的时候，一声钟响使我吃了一惊。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个意外的事件把什么事都搅乱了。只有厨师还像往常那样干着活，按时开出饭来。

大部分人都没有换衣服，勒特雷尔上校没有露面。然而，穿着浅粉色晚服的，看起来颇为迷人的富兰克林太太却下楼来了，她似乎显得很健康，而且精神焕发。我觉得，富兰克林反倒显得忧心忡忡，若有所思。

叫我烦恼的是，饭后阿勒顿和朱迪思一起溜进了花园。我坐了一会儿，侧耳听着富兰克林和诺顿在讨论着热带病。诺顿是个富于同情心的、津津有味的听众，即使他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知之甚少。

富兰克林太太和博伊德·卡林顿在屋子的另一头闲聊着。他正在让她看着一些帘幕或克雷顿印花布的图案。

伊丽莎白·科尔正读着一本书，看上去像是被那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在场，她感到有些不自在的缘故吧。在今天下午向我讲了知心话以后，她的这种样子也许是情理之中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此感到遗憾，希望她不要因为把那些事全都告诉了我而感到懊悔。我

根据法国一地名命名的一种质地厚实的印花布。——译注。

很想对她说，我是尊重她的私人秘密的，不会把这些事说出去。但是，她没有给我这种机会。

过了片刻，我起身找波洛去了。

我发现，勒特雷尔上校正坐在那盏已经拧开的小电灯所投下来的光亮里。

他正在讲着，而波洛在听。我想，与其说上校是在说给波洛听，倒不如说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的，那还是在一次猎人跳舞会上，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我想是薄纱做的吧，衣服在她周身上下轻飘着。一个多么漂亮的姑娘啊——我立时就六神无主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娶的姑娘。’啊，我如愿以偿了，她浑身上下简直是漂亮极了——你知道，她机灵，说起话来对答如流。总是显得那么美好，真了不起呀。”

他嘻嘻笑了。

那情形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我能想象得出脸蛋俊俏，伶牙俐齿的年轻的戴西·勒特雷尔——那时她是如此令人消魂啊。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又变成了如此这般的一位泼妇。

但是，勒特雷尔上校今晚所思念的他的戴西，却是他头一次真正爱上的那位年轻姑娘。

我又一次为我们在几个小时前说的那些话而感到羞愧难当。

当然，在勒特雷尔上校终于起身去睡觉以后，我就把整个事情向波洛讲了个备细。

他一声不吭地听着，从他的脸上我找不到任何表情。

“这么说来，你曾经这样想过，黑斯廷斯——那一枪是故意打的？”

“是的，不过我现在感到很惭愧——”

波洛根本不理睬我目前的心境。

“你是自己起的这个念头呢？还是其他人启发你产生这个念头的？”

“阿勒顿说过这类话，”我忿忿地说，“他会这样讲的，没问题。”

“还有其他人吗？”

“博伊德·卡林顿提到过。”

“啊！博伊德·卡林顿。”

“不过他终究是个走南闯北老于世故的人，经历过这类事情。”

“哦，当然啦，当然啦。可是，他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吧？”

“没有，他散步去了。在换衣服去吃饭以前活动活动。”

“明白了。”

我不安地说：“我并不认为我真的会相信那个推测的，那只是——”

波洛打断了我的话：“你无须对你的疑心如此懊悔，黑斯廷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产生那样的念头都是非常可能的。哦，是的，这是非常自然的。”

波洛的神态中带着一种我不很理解的东西。他有保留。他的两眼用一种叫人难以捉摸的眼神望着我。

我慢慢地说道：“也许吧。但是，现在实际上所看到的

是，他对她是这样的忠诚——”

波洛点了点头。

“正是这样。请记住，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在争吵、误会、每日每时流露在表面的敌对的后面，可能掩盖着一种实际的、真正的钟爱之情。”

我同意他的说法。我回忆起，在勒特雷尔太太抬起脸来望着她那俯在床头的丈夫的时候，那迷蒙的眼睛中闪动着温柔的光芒。那目光中没有尖酸刻薄，没有不耐烦，没有粗暴的怒气。

在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沉思冥想：夫妻生活真是件稀奇古怪的事啊。

但是波洛神态中的某种东西仍然叫我难以忘怀。那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警觉的目光——仿佛他正等着我去搞明白似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正巧是钻进被窝的时候。这问题使我脑门都发懵了。

如果勒特雷尔太太被打死了的话，那么这件案子就与那些案子相雷同了。十分明显，是勒特雷尔上校杀死了妻子。这或许会被说成是一件意外事故，而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人可以肯定这是意外事故，也不能肯定这是不是蓄意杀人。要证明是谋杀，证据不足，但却又有足够的证据去怀疑这是谋杀。

不过，这就意味着——意味着——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如果所有的事都是有意识的话——开枪

射击勒特雷尔太太的便不是勒特雷尔上校，而是X了。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从头到尾亲眼目睹这件事，开枪的就是勒特雷尔上校，没有其他的枪响过。

除非——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也许不是不可能的吧——仅仅是可能性极小极小罢了。然而却是可能的。是呀……设想一下吧，可能有某个人在等候着他开枪的那一瞬间，恰好在勒特雷尔上校开枪打兔子的一刹那，这个人就向勒特雷尔太太开了枪。那样，就只会听到一声枪响了。即使两枪之间稍有间隔，那也会被认为是回声。（眼下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的确曾经听到了回声。）

但是，不，这是荒谬的。有许多方法可以准确地判定哪件武器是射出过子弹的。子弹上的痕记又必须和枪管上的来复线一致才行。

然而，我想到，这只有在警察急于证实是什么武器射击的时候才这样做的。在这桩案子里根本不会对它进行任何调查。因为勒特雷尔上校也一定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确信那致命的一枪是他自己打的。这一事实已经被承认，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不存在着验枪的问题。惟一的疑点是，这一枪是偶然的，还是怀有犯罪意图的——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

由此看来，这个案子恰好和那几桩案子如出一辙——在工人里格斯一案中，他记不清了，但是猜想必定是他自己作的案；在玛吉·利奇菲尔德一案中，她忘记当时的情景了，前去投案——去承认一件不是她自己犯下的罪行。

是的，这件案子和其他那些案子融会贯通了，现在我明白了波洛那种神态的含意了。他是在等待着我自己去鉴别这个事实的啊。

第十章

1

翌日清晨，我向波洛讲了我的想法。他的脸上放着光，赞赏地摇晃着脑袋。

“好极了，黑斯廷斯。我本来有些拿不准，不知你能否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你明白，我当时是不想提醒你。”

“这么说我是对的了。这又是一桩X案件吧？”

“这是无可争辩的。”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波洛，犯罪的动机是什么？”
波洛摇了摇头。

“你不明白吗？一点想法也没有吗？”

波洛慢慢地说：“是的，我是有想法的。”

“你已经掌握了这些不同案子之间的联系了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哦，那么讲一讲吧。”

我几乎忍不住自己的急躁了。

“不，黑斯廷斯。”

“可是，我得了解才行呀。”

“你要是不了解的话，反而好得多。”

“为什么？”

“你要相信我的话，还是不了解的好。”

“你真是固执到家了，”我说，“你叫关节炎折磨着，坐在那里孤弱无助，可还一个劲儿地搞孤家寡人的把戏。”

“你可别自己瞎琢磨，以为我在搞什么孤家寡人的把戏。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黑斯廷斯，你不也正干得很起劲嘛，你是我的耳目。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可能招致危险的情况。”

“对我危险吗？”

“对谋杀者。”

我慢慢地说：“你不想让他怀疑你正在跟踪他吧？我想，就是这样，或者你以为我不懂得保护自己。”

“至少有一件事你应该明白，黑斯廷斯。一个人杀过一次人，是还会再杀人的——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下去的。”

“不管怎么讲，”我狠狠地说，“眼下还没有构成谋杀案。至少，那颗子弹打得太偏了。”

“是的，这太侥幸了——确实非常侥幸。正像我告诉你的那样，这些事是难以预料的。”

他叹了口气，脸上流露出忧虑的神色。

我默默无言地离去了，伤心地意识到，现在波洛进行持

续的艰辛努力是多么力不从心啊。他的头脑依旧敏锐非凡，但他已经是个病魔缠身、疲劳不堪的人了。

波洛警告过我不要去试图牵强附会X是何许人。可是我在心里仍然相信我已经知道谁是X了。在我的印象中，斯泰尔斯只有一个人显而易见是个恶棍。不管怎么样，只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就可以将这件事查实。验枪是个消极的办法，然而也许会有某种价值的。

吃过早饭以后，我留住了朱迪思。

“昨天晚上我遇到你们以前，你们到哪儿去了？你和阿勒顿少校。”

讨厌的是，当你全神贯注于事情的一个方面的时候，你就容易忽略别的方面。当朱迪思猛地对我发起火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爸爸，我真是不明白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惊诧之极。

“我——我只不过是问问。”

“是的，可是为什么呢？你干吗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个不休？我在干什么啦？我到哪儿去啦？我和谁在一起啦？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有意思的是，这回我倒真不是要问朱迪思都去过什么地方，我感兴趣的只是阿勒顿。

我极力想使她平静下来。

“真的，朱迪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连一个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得。”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问来问去。”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俩——呃——似乎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你指的是那桩意外事故吗？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告诉你，我到村镇上买邮票去了。”

我死抠着那人称代词不放。

“那么，阿勒顿没有和你一起去？”

朱迪思气恼地喘了一口气。

“没有，他没有。”她带着冷淡的、愠怒的语气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栋房子附近才遇上的，刚遇上两分钟就碰到了你。我想，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不过我还是要讲，就算我和阿勒顿少校散了一天步，也丝毫不关你的事。我都二十一岁了，而且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怎样消磨自己的时间完全是我自己的事。”

“完全是这样。”我很快地说道，极力想平息这场怒火。

“你能够同意，我很高兴。”朱迪思看上去平静得多了。她有些懊悔地强笑了一下，“哦，最亲爱的爸爸，请你以后千万别再那么严厉了。你不知道，这多叫人上火啊。要是你不那么小题大做就好了。”

“我不会的——以后我真的不会这样了。”我答应了她。

恰在此时，富兰克林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哈罗，朱迪思。快点儿吧，我们比平时晚了。”

他态度粗率，实在说不上温文有礼，这使我不由地感到生气。我知道，富兰克林是朱迪思的雇主，他有权利支配她的时间，因为他给她工资，他也可以向她下命令。然而尽管

如此，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像常人那样讲究些礼貌呢。他的态度虽然不能说对每一个人都温文尔雅，但至少对大多数人还多少得讲一些日常的礼貌。但他对朱迪思的态度，特别在最近，总是那样粗暴而又专横。在他讲话的时候，他几乎看都不看朱迪思，只是怒气冲冲地发着命令。朱迪思对此从来没有表现出不满，可是我却为她抱不平。我蓦地感到，由于这种态度和阿勒顿那种过分的殷勤相形之下格外分明，这就更加不吉利。毋庸置疑，约翰·富兰克林这个人比起阿勒顿来，要好上十倍，但是从吸引力的角度来讲，他就相形见绌得多了。

当富兰克林跨着大步沿小路朝实验室走去的时候，我观察着他。他步态沉重，身材瘦弱，头部和脸庞瘦骨嶙峋，满头红发，还长着满脸雀斑。这是一个丑陋而瘦弱的人。没有什么更为显著的特点了。他的脑子好用，这不错，但是，仅仅垂青于头脑好用的女人是凤毛麟角的。由于朱迪思的工作环境，她实际上从来没有和其他的男人接触过。她没有机会去品评各种各样有吸引力的男人。和粗暴而毫无诱人之处富兰克林对比起来，难怪阿勒顿那种俗不可耐的魅力会显得特别突出了。我那可怜的女儿没有机会去认识他的真面目。

设想一下，他会不会认真地倾心于他呢？刚才她表现出来的那种烦躁，正是一种使人不安的迹象。我清楚，阿勒顿是个地道的坏种，他也可能是个更糟糕的家伙。如果阿勒顿就是X——？

有可能是他。在开枪的那工夫，他恰好没和朱迪思在一

起。

但是，这些看起来似乎毫无目的的犯罪到底是什么动机呢？有一点我是肯定的。阿勒顿根本不是个疯狂的人，他头脑清楚——一切健全——然而却无耻之极。

而朱迪思——我的朱迪思——把他看得太好了。

2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为我的女儿隐隐担忧，但是我对X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的专注，却成功地使我将个人问题置诸脑后了。

既然打击已经落下，有人想犯罪的企图令人宽慰地失败了，这样，我就可以有余暇对有关的情况认真思索一下了。可是，我越琢磨，心里就越着急。有一天，一句碰巧听到的话使我了解到阿勒顿是个已经结过婚的人。

博伊德·卡林顿了解每一个人的底细，他向我更进一步地透露了一些情况。阿勒顿太太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与他结婚不久就离开了他。由于她的信仰的关系，根本谈不上离婚的问题。

“要是你问我的话，”博伊德·卡林顿坦率地说，“这种结局倒正中这个下流坯的下怀。他的意图从来都是无耻之尤的，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身有妻室他倒也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想一想一个做父亲的听到这样的话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吧！

开枪事故发生后的几天，表面上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心中一股潜在的不安之感却在与日俱增。

勒特雷尔上校经常在他太太的卧室里呆很长时间。病人已经由新来的一位护士照料，克雷文护士又重新去侍候富兰克林太太了。

我并不怀任何恶意，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观察到了富兰克林太太因为自己不是主要的病人，因而显得愤懑不已。所有的大惊小怪和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勒特雷尔太太身上，使这位年轻的夫人甚感不快，因为这位夫人已经习惯于别人把她自己的健康状况当作一天中主要的话题了。

她躺倒在一张帆布椅上，一手摸着腰部，抱怨着自己的心率过速，端上的菜饭，没有一样合她的胃口。她所有那些苛刻的要求都是在有病不能忍耐的借口下提出来的。

“我最讨厌无事生非大惊小怪了，”她嘀嘀咕咕地向波洛诉着苦，“我这倒霉的身体真叫我惭愧。总是得叫别人为我干事，这太——太丢脸了。有时候我想，身体不好真是一种罪过，要是一个人身体不好，感觉迟钝的话，就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倒不如安安静静地死了拉倒。”

“啊，不，夫人，”波洛一如往昔那样殷勤地说，“娇嫩的奇花应当保存在温室里——因为它经不起寒风凄雨。在凄风苦雨之中茂畅葳蕤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野草——但是野草不应该因此而获得更高的评价。拿我的情况来说吧——被束缚住了，病魔缠身，无法行动，可是我——我并没有想到要放弃生活。我尽我所能去体会生活的乐趣——享受着食物、饮料和智力活动的愉快。”

富兰克林太太叹了一口气，咕哝着说：“啊，你当然是不一样啦。除了你自己，谁也不用去考虑。可是我呢，我还有我那可怜的约翰。我痛感自己是他的一個包袱，一个多病而无用的女人，一块坠在他脖子上的重石。”

“我敢担保，他从来没这么讲过。”

“哦，是没有这样讲过。当然没有讲过。可是男人的心思是一目了然的，亲爱的。而约翰又是一个极不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当然，他不会表露出不体谅的意思来；可是他——嗯，说得好点儿，他是那种非常迟钝的人。他没有感情，因此他认为别的人也是没有感情的。感情迟钝真是天大的福气呀。”

“我不愿把富兰克林博士说成是个感情迟钝的人。”

“你不愿这样说吗？哦，可是你不如我了解他。我知道，要是没有我的话，那他就自由得多了。你知道，我有时候心情郁闷得可怕，我想，要是这一切都结束的话，那该多舒心哪。”

“嗨，得了吧，夫人。”

“说到底，我对大家还有什么用处呢？离开这一切，回到那茫茫的混沌之中去吧——”她摇了摇头，“这样，约翰就可以自由了。”

“真是无聊透顶，”当我把这段话说给克雷文护士听时，她说道，“她根本不会做这种事的。你别担心，黑斯廷斯上尉。那种整天操着半死不活的嗓门，说着要‘结束一切’的人，是根本不会这样干的。”

我要说，由于勒特雷尔太太受伤而引起的激动已经渐

渐消逝了。克雷文护士又重新回来照顾富兰克林太太了。因此，富兰克林太太精神也好得多了。

一个异常晴朗的早晨，柯蒂斯将波洛搬到了实验室附近一棵山毛榉树下的角落里。这是他特别喜欢呆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避过东风，事实上，在这里一点儿风也感觉不到。这很称波洛的心，他讨厌风，对新鲜空气也总是疑心重重。实际上，我认为他很喜欢呆在屋里，不过当他浑身上下裹上了毛毯的时候，他也能渐渐地容忍室外的空气了。

我向他呆着的地方走了过去，我刚到他的面前，正巧富兰克林太太从实验室里走出来。

她穿着一身十分得体的衣服，显得兴高采烈。她解释说，她要 and 博伊德·卡林顿驾车去看看那所邸宅，而且在选择做帘幕用的印花布方面提出了一些内行里道的建议。

“昨天我和约翰聊天的时候，把手提包丢在实验室里了。”她解释着，“可怜的乔治，他不得不和朱迪思开车去塔德卡斯特了——他们的一些化学药剂或别的什么药品用完了。”

她在波洛身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带着一种滑稽的表情摇着脑袋：“可怜的人——我真庆幸我没长着个科学脑瓜。这样一个好天气——他们真是傻透啦。”

“夫人，你可别让科学家们听见你在说这些话呀。”

“当然不会让他们听见的。”她的脸色变了，渐渐地严肃起来。她平静地说：“波洛先生，你千万别以为我不钦佩我的丈夫。我是钦佩他的，我觉得他为工作而生活的那种方式真是——惊人。”

她的声音微微发颤。

一阵怀疑掠过我的脑海，我觉得富兰克林太太其实是宁愿扮演另一种不同的角色的。可是此时此刻，她却作出了一副忠诚而崇拜英雄的贤妻的模样来。

她把身子往前一探，一只手诚挚地放在波洛的膝头上。

“约翰，”她说，“真是一位——一位圣徒。有的时候他叫我十分害怕。”

我想，把富兰克林称为圣徒，未免言过其实了。可是巴巴拉·富兰克林还在那里两眼闪闪有光地继续说道：“他什么事都能干——不顾任何危险——一心要把人类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这是件大好事，你是否这样认为呢？”

“当然，当然。”波洛连忙说道。

“可是，你知道，”富兰克林太太接着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儿为他担心。我指的是他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现在，他正在实验那些吓人的豆子。我真怕有朝一日他会拿自己来做实验。”

“我敢肯定，他会十分谨慎小心的。”我说道。

她带着一丝后悔的笑容摇了摇头：“你不了解约翰。你听到过他实验那种新气体的事吗？”

我摇了摇头。

“那是一种他们想要发现的新气体。约翰自愿用自己去做实验。他在一个大容器里关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计算着自己的脉搏、体温和呼吸——看看这种气体对他有什么影响，对人和动物是否一样。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是一位教授事后告诉我的。他很可能会一下子就完蛋的。可

是约翰就是那种人——绝对不顾自己的安全。我觉得，像那样是十分了不起的，你说是吗？我是永远也不会那样勇敢的。”

“确实，心不惊肉不跳地去做这些实验需要高度的勇气。”波洛说。

巴巴拉·富兰克林说道：“是的，是这样。你知道我特别为他感到骄傲，不过同时也叫我精神紧张。你是明白的，实验到一定阶段之后，豚鼠和青蛙就不管用了。你需要了解的是人的反应。这就是我为什么担心，终有一天约翰会拿自己来实验那令人作呕的神判豆，那样也许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她叹息着摇摇头。“可是他只是嘲笑我的恐惧。你知道，他的确是一位圣徒啊。”

这时，博伊德·卡林顿向我们走来。

“哈罗，巴丝。准备好了吗？”

“好啦，博尔。我正等着你呢。”

“我由衷地希望这次不会使你累着。”

“当然不会的。我觉得有好几年精神没有这样好过了。”

她站起身来，冲着我俩莞尔一笑，然后和她那位身材高大的同伴走过了草坪。

“富兰克林博士——一位现代圣徒——嗯。”波洛说道。

“真是态度为之一变哪，”我说，“不过，我想这位太太就是这样。”

“就是哪样？”

“善于戏剧性地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今天是位受误解的、遭冷淡的妻子；明天又成了一位自我牺牲的、受苦受难的。”

的女人，厌恶自己成了她所爱的人的包袱；后天又成了一位崇拜英雄的贤内助了。麻烦的是，所有这些角色都有些演得过火了。”

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你认为富兰克林太太是个大傻瓜，对吗？”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的，也许头脑并不十分聪明吧。”

“啊，她不是你这种类型的人。”

“那谁是我这种类型的人呢？”我马上问道。

波洛出人意料地答道：“张开你的嘴，闭上眼睛，看看神仙们给你送个什么样的人来吧——”

我正要答话，就被他制止住了，因为克雷文护士正穿过草地，急匆匆地快步走来。她朝我们一笑，露出一排发亮的牙齿。她打开了实验室的锁，走了进去，然后拿着一副手套走了出来。

“刚才是手绢儿，现在又是手套，总是丢三落四的，”当她匆匆忙忙地拿着手套往巴巴拉·富兰克林和博伊德·卡林顿等着的地方走去的时候，她评论着。

我想起来了，富兰克林太太是那种没脑筋的女人，总是丢三落四，把自己的东西到处乱放，希望人们理所当然地把它们送回来。我想，她甚至还可能以此为荣呢。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她自鸣得意地嘀咕着：“当然，我长了个像筛子一样的脑袋。”

我坐了下来，望着克雷文护士跑过草地时的背影，直到在我的视线中消失。她跑的姿势很好看，身子显得朝气蓬勃

勃，稳健地保持着平衡。我冲口说道：“我想，一个姑娘对这种生活一定是腻味透顶了。我是说，在没有什么护理工作可干的时候——只有这种拿拿取取的活儿。我觉得，富兰克林太太并不很体谅别人，对人也不十分和善。”

波洛的反应显得格外烦恼，毫无任何理由地合上了眼睛，嘴里叨念着：“金棕色的头发。”

无可置疑，克雷文护士的头发是金棕色的——但是，我不明白波洛为什么挑选这个时机来评论头发。

我没有回答。

第十一章

我想，大概是在第二天吃午饭之前的时候，有一场谈话使我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在场的有我们四个人——朱迪思、我、博伊德·卡林顿和诺顿。

这场谈话到底是怎样开始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谈的是无痛苦致死术——谈着适用和不适用的病例。

像往常一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博伊德·卡林顿在那里侃侃而谈，诺顿间或插上一两句，朱迪思则静静地坐着，但是她在全神贯注地听。

我坦白地承认，尽管似乎——从表面上来看——有种种理由支持实行这种方法，然而从现实性方面来说，我会觉

这是医学上为结束不治之症的患者而施行的手术。——译注。

得感伤而为之却步的。除此之外，我说，我认为这种做法会使亲属们的手中掌握过多的权力。

诺顿赞同我的看法。他又说，他认为只有当患者无法忍受长期的痛苦，死亡已成定局，而本人愿意的情况下才能施行这种手术。

博伊德·卡林顿说：“啊，可是这是荒谬的。难道当事人会像我们说的那样，希望‘让自己永离苦海’吗？”

随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是有根有据的。说是有一人患了癌症，不能进行手术，因而忍受着剧痛的折磨。这个人恳求医生“给他来点能叫一切都结束的东西”。医生说：“我不能这样做，老人。”后来，在离去的时候，他在病床边留下了一些吗啡片，并且仔细地告诉他，吃多少是安全量，多大剂量就会对他有危险。尽管剩下的已经是病人的事了，而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服下去致命的剂量，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这就证明，”博伊德·卡林顿说，“尽管他嘴上是这样讲，可是这个人还是宁愿选择迅速缓和痛苦但又慈悲为怀的解决办法。”

这时，朱迪思头一次开口说话了，她讲得既有力又出人意外。“他当然会这样抉择了，”她说，“本来就不应该叫他自己去作决定。”

博伊德·卡林顿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病弱以及受病痛折磨的人，是没有力量去作决定的。他们是作不了决定的。必须是别人给他们作决定。作这样的决定，是那些热爱他们的人的责

任。”

“责任？”我将信将疑地问道。

朱迪思向我转过身来：

“是的，责任。那些头脑清楚的人会负起责任来的。”

博伊德·卡林顿摇了摇头。

“而且以谋杀罪在被告席受审而告终吗？”

“未必如此，不管怎么说，要是你爱某个人的话，你应当冒这个风险。”

“不过，请注意，朱迪思，”诺顿说，“你所建议的简直就是承担一种骇人听闻的责任。”

“我认为不是这样。人们太怯于负责任了。当事情关系到一条狗的时候，他们会去负责任——为什么不对人负责任呢？”

“嗯——这可就不大一样了，对吗？”

朱迪思说：“是的，这就更为重要了。”

诺顿嘟哝着说：“你吓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博伊德·卡林顿好奇地问道：“这么讲，你愿意冒这个风险，是吗？”

“我想是的，”朱迪思说，“我不怕冒险。”

博伊德·卡林顿摇了摇头。

“不能这样做。你知道，你不能让这里、那里以及任何地方的人去擅自执法，决定生死的。”

诺顿说：“你知道，博伊德·卡林顿，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没有负起这种责任的胆量的。”

他望着朱迪思，淡然一笑。

“如果事到临头，我不相信你会去那样做的。”

朱迪思泰然自若地说：“当然，谁也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但是我想我会那样做的。”

诺顿的眼光一亮，说：“除非你还有个人打算。”

朱迪思脸色通红。她尖锐地说：“这正说明你一点儿也不理解。要是我有——有个人动机的话，我就什么事也干不出来了。明白了吗？”她向我们大家说道，“这必须绝对排除个人成分。你只有对自己的动机十分有信心，你才能负起——负起结束一个人生命的责任。这必须绝对地无私。”

“尽管如此，”诺顿说道，“你是不会那样干的。”

朱迪思执著地说：“我会的。首先，我认为生命并不像你们大家所看的那样神圣。不健全的生命，无用的生命——都应该被打发掉。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只有对社会能做出像样贡献的人，才可以被允许生活下去。其他的人都应该无痛苦地除掉。”

她突然对博伊德·卡林顿说道：“你同意我的看法，是吗？”

他慢慢地说：“原则上讲，我同意。只有有价值的人才应该活着。”

“如果必要的话，你会擅自执法吗？”

博伊德·卡林顿缓缓地说：“也许。我不知道……”

诺顿平静地说：“许多人从理论上会赞同你的看法。不过，付诸实践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不符合逻辑。”

诺顿不耐烦地说：“当然是不符合逻辑，但这实质上是

个勇气的问题。人们就是没有胆量——用句通俗的话来讲，是没种。”

朱迪思不吱声了。诺顿接着说道：“老实讲，你知道，朱迪思，你自己也会这样的。在事到临头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这种勇气的。”

“你这么想吗？”

“我敢肯定。”

“我认为你错了，诺顿，”博伊德·卡林顿说，“我想朱迪思是有足够的勇气的。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太不常见了。”

从房子那边传来了吃饭的钟声。

朱迪思站了起来。

她明白无误地对诺顿说：“你要知道，你错了。我的勇气要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她急急地向屋子里走去。博伊德·卡林顿跟在她身后，说：“嘿，等等我，朱迪思。”

我也跟了过去，因为某些原因而感到沮丧之极。诺顿总是能迅速地意识到别人的情绪，他竭力在安慰着我。

“你知道，她不是那个意思，”他说，“这是人们年轻时候常有的一种肤浅的想法——幸运的是，人们不会去实行的。只不过是说说罢了。”

我想朱迪思无意中听到了，因为她狂怒地回过头来瞥了一眼。

诺顿压低了嗓门：“理论不会使任何人担忧的。”他说道。“可是，注意，黑斯廷斯——”

“什么？”

诺顿似乎显得十分窘迫。他说：“我并不想引起冲突，可是你了解阿勒顿吗？”

“阿勒顿？”

“是的，如果我是个大鼻子帕克的话，我很抱歉。不过，坦率地讲——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让你的姑娘与他过多地见面了。他——嗯，他的名声可不大好啊。”

“我看得出他是个什么东西，”我痛苦地说，“可是这些天，那样办很困难。”

“哦，我明白。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姑娘们会照顾自己的。大部分姑娘都会这样的。不过——呃——阿勒顿在这种事上是有特殊手腕的。”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喂，我觉着我应该告诉你。不要让事情再进一步发展了，当然——不过，我很偶然地听到过他的一些极为丑恶的事。”

他把事情告诉了我，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核实每一个细节。这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这是关于一位姑娘的故事，当然，这是位现代派的，独立生活，自认为有把握的姑娘。阿勒顿耍出了他那全套“技巧”把她勾上了。后来，这事情显出了它另外的一面——这个故事以这位绝望的姑娘用一剂过量的弗罗那结果了自己的生命而宣告结束。

而这件事可怕的是，这位姑娘在许多方面恰好与朱迪

意为多管闲事的人。——译注。

安眠药巴比妥的商品名。——译注。

思属于同一类型——一种独立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类型的人。这种姑娘，当她爱上了别人的时候，是那样不顾一切地恣意狂热地去爱，这种感情是那种傻乎乎的少女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

我怀着已经意识到凶兆的心情去吃午饭。

第十二章

1

“ Mon ami ，有什么事叫你烦恼吗？”那天下午波洛问道。

我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拿纯属我私人的事情去加重波洛的负担，这似乎不是他能帮得上忙的事情。

朱迪思对他的规劝也会像年轻人对待老年人的使人厌烦的劝告那样，报以超然一笑的态度。

朱迪思呀，我的朱迪思……

那天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真是难以形容。后来，思考再三，我觉得某些事情不得不从斯泰尔斯本身的环境去进行解释。在这个地方，很容易产生罪恶的想象。一种邪恶的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气氛不仅过去有，眼下也依然存在，谋杀和谋杀者的阴影在这所邸宅里作祟。

在我的头脑中，可能性最大的谋杀者就是阿勒顿，然而朱迪思竟然倾心于他了！这全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太可怕了——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吃完午饭以后，博伊德·卡林顿将我拉到了一边，在谈到正题之前，他支吾了一会儿。最后，他急匆匆地说：“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横加干涉，不过，我认为你应该和你的女儿打个招呼，警告她一声——嗯？你知道阿勒顿这家伙——声名狼藉，而她——嗯，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了。”

这些没有孩子的男人真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警告她一声？

这能有什么用呢？这会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呢？

要是辛德斯在这儿该多好呀。她会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的。

我承认，我禁不住想要保持自己的宁静，不置一辞。可是考虑了片刻之后，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胆怯而已。和朱迪思谈不痛快的事，这使我为之却步。你明白，我怕我那个高个子的、漂亮的女儿。

我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心中的焦虑不安愈来愈烈。最后，我踱进了玫瑰园，在那里我心里有了决断，因为朱迪思正独自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女人脸上的愁苦表情比她更为沉重。

伪装终于脱去了。优柔寡断和愁苦一览无余了。

我鼓足了勇气，向她走去。直到我走到了她的身边，她

才听到我的声音。

“朱迪思，”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朱迪思，别这么愁眉苦脸了。”

她转过身来，吃了一惊。

“爸爸？我没听到你来。”

我继续往下说着，心里明白，要是她能将这次谈话转到像日常聊天那样的气氛中去的话，那就糟糕了。

“哦，我最亲爱的孩子，别以为我不知道、看不出来了。为了他是不值得的——哦，千万要相信我的话，他不值得你这样。”

她那烦恼、警觉的面庞转向了我。她立即说道：“你认为你真的明白你所说的事吗？”

“我很明白。你在为那个人烦恼。可是，亲爱的，这样是不值得的。”

她忧郁地笑了笑。这是令人心碎的一笑。

“也许，我和你一样清楚明白。”

“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的。哦，朱迪思，这一切都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是个结过婚的人，这样做对你来说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悲伤和羞辱——一切都会以自我嫌弃而告终的。”

她的笑意更加漾开了——也更加悲伤了。

“你说得多轻松啊，对吗？”

“抛开他，朱迪思——全部抛开吧。”

“不！”

“不值得为他这样，亲爱的。”

她非常平静地、慢慢说道：“他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
一切。”

“不，不，朱迪思。我恳求你——”

笑容突然消失了，她怒火满腔地转向我：

“你怎么敢这样呢？你怎么竟敢来干涉呢？这是我不能
容忍的。你再也用不着来对我讲这些了。我恨你——我恨
你。这不是你的事。这是我的生活——是我生活中的秘密！”

她站了起来，用一只手坚定有力地将我推到一旁，从我
面前走了过去。她的神态就像一个狂怒的复仇者。我瞠目
结舌地望着她的背影——心乱如麻。

2

我依然茫然而无能为力地站在那里，想不出下一步该
怎么办才好。就这样，站了差不多一刻钟。

在伊丽莎白·科尔和诺顿发现我的时候，我依旧站在
那里。

我事后才意识到他们对我非常友善。他们已经看出来
了，他们一定明白，我处于精神极其不安的状态。但是他们
非常明事理，不但丝毫没有去触动我的这种思想状态，反而
拉我一起去散步。他们两个人都是热爱大自然的人。伊丽
莎白·科尔指给我看一些野花，诺顿通过他那双筒望远镜
向我介绍看各种飞鸟。

他们的谈话既温和又抚慰人心，谈的都是飞禽和树林
里的花草。渐渐地，我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尽管我内心深

处还是极度地不安。

此外，我也像其他的人一样，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和我自己特殊的烦恼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诺顿把望远镜放到眼睛上，喊道：“哈啰，那要不是一只斑纹啄木鸟的话，我就再也不——”他的话音戛然而止，我心中马上就升起了疑团。我伸出手去要望远镜。

“让我瞧瞧。”

我的声音是不容违抗的。

诺顿在他的望远镜上乱摸着，他用一种古怪而踌躇的语调说：“我——我——我搞错了——那只鸟飞走了——说实在的，那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鸟。”

他脸色发白，表情复杂。他的眼神躲躲闪闪，看上去他既为难又苦恼。

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认为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不无道理的，那就是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某些他决心不让我看的东西。

不管他看到了什么，反正他所看到的東西使他大为吃惊，这个我们两人都明显地觉察到了。

他现在已经把望远镜瞄向了远处的一片树林。他在那儿又看到了什么？

我断然地说道：“让我看看。”

我劈手抓住了望远镜。我记得他试图不想让我拿过去，但是他的动作太拙笨了。我粗暴地把望远镜拿到了手。

诺顿无力地说：“实际上，我并不是说，鸟飞走了……我

希望——”

我的双手微微发抖了，我在眼睛上调好了焦距。这是一具高倍望远镜，我尽量地按照我的估计瞄着刚才诺顿望过的地方。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除了白光一点闪进了树林中之外（那难道是一个姑娘的白裙子吗？）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放下望远镜，一言不发地还给了诺顿。他没有看我的眼睛。看上去，他显得忧心忡忡，心神不定。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回了邸宅。我记得，诺顿一路上显得极其沉默。

3

我们回到邸宅后不一会儿，富兰克林太太和博伊德·卡林顿就走了进来，因为富兰克林太太想买些东西，所以他开车送她去了一趟塔德卡斯特。

我的印象是，她采购得十分惬意。只见她从汽车里大包小包地拿了出来，显得神采奕奕，说着，笑着，脸颊上一片绯红。

她叫博伊德·卡林顿拿着一件特别易碎的东西，我也殷勤地接过了一件她拿不了的东西。

她讲话比往常要快，也比往常要显得神经质。

“天热得吓人，是吗？我想，会来一场大暴雨的。这种天气很快就会发作起来的。你知道，他们都说雨水少得厉害，

是好几年没见过的大旱。”

她转向伊丽莎白·科尔，接着说道：“你们大家都在干什么？约翰在哪儿？他说他头疼，要散散步来治头疼。你知道，他根本不像是头疼。我想，他是在为他的实验伤脑筋。他们可能搞得有点儿不顺利。我真盼着他能够多谈谈他们的情况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稍顿一下，又向诺顿说道：“你太沉闷了，诺顿先生。出什么事了吗？看起来你好像——好像受了惊似的。你是不是看见哪一位太太的鬼魂了？”

诺顿吓了一跳。

“不，不。我什么鬼魂也没见到。我——我只是在想点事儿。”

正在这时，柯蒂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波洛走进门来。

他把车停在大厅里，准备把他的主人扶出轮椅，搀上楼梯去。

波洛的眼神蓦地警觉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看着我们。

他高声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有一分钟光景，谁也没有答话，随后，巴巴拉·富兰克林有些做作地打着哈哈说：“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呀。会出什么事呢？也许——就是要打雷了吧？我——哦，天哪——我累极了。请把这些东西拿上去，好吗？黑斯廷斯上尉，真是太感谢你啦。”

我跟着她上了楼，向东侧走去。她的房间是东边最尽头的的一个。

富兰克林太太打开了门，我站在她背后，手臂上全是大

包小包的东西。

她突然在门边站住了。只见克雷文护士正在窗边细看着博伊德·卡林顿的手掌。

他抬起头来，有点儿忸怩地笑着。

“噢，我正在算命呢。护士小姐是一位了不起的相手人呢。”

“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巴巴拉·富兰克林的语调是尖刻的。我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她很烦克雷文护士。

“护士小姐，请你拿一下这些东西好吗？请你给我调一杯蛋酒。我觉得很累，再给我准备一个热水袋。我要尽快地睡一觉。”

“当然可以，富兰克林太太。”

克雷文护士走开了。除了职业性的关注外，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表情。

富兰克林太太说道：“请你走吧，博尔，我累坏了。”

博伊德·卡林顿显出十分关心的样子：“哦，我说，巴丝，累得厉害吗？我很抱歉。我真是个没头脑的傻子，我本来不应该让你过于疲劳的。”

富兰克林太太像个受难的天使似的冲他一笑。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特别不愿意招人讨厌。”

我们两个男人有些窘迫地退出了房间，让两个女人留了下来。

博伊德·卡林顿懊恼地说：“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起初巴巴拉显得那么快活、高兴。我便把不能让她受累的碴儿给忘了个一干二净。但愿她别累垮了。”

我机械地说道：“哦，我想，她睡一觉，明天就会恢复过来的。”

他走下了楼梯。我犹豫了一下，向着在邸宅另一侧的我和波洛的房间走去。说不定那个矮子正盼着我去呢。我这样勉强地去找他，还是头一回。我的脑子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仍然感到胀得难受。

我沿着走廊慢慢地走着。

我听见阿勒顿的房间里有人在讲话，虽然我不由自主地在他的门前收住了脚步；但我并不认为我是有意去偷听的。这时，门突然打开了，我的女儿朱迪思从里面走了出来。

当她看见我的时候，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硬把她拉进了我的房间。我猝然发起火来。

“你到那个家伙的房间里去是什么意思？”

她坚定地望着我。眼下，她没有发火，只是非常冷漠，有好几秒钟，她没有回答我的话。

我摇着她的胳膊。

“告诉你，我不能容忍。你真是不明白你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时，她用低低的、讥讽的嗓音说：“我认为你的头脑太肮脏了。”

我说：“大概是这样吧，这是你们这一代人对我们这一代人惯用的责难。至少，我们还有某些标准。你要明白，朱迪思，我绝对禁止你再和那个男人交往下去了。”

她镇静地看着我，随后平静地说：“我明白了。不过如此。”

“你否认你爱他吗？”

“不否认。”

“可是你不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会知道的。”

我审慎地，语言不加夸张地把我听到的关于阿勒顿的事向她讲了一遍。

“你要明白，”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他是那种人面兽心的人。”

看上去，她毫不为之所动。她的嘴唇轻蔑地翘着。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来也没有认为他是个圣人。”

“难道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吗？朱迪思，你不能彻底地堕落下去。”

“你爱怎么形容就怎么形容吧。”

“朱迪思，你不能——你不——”

我已经辞不达意了。

她晃了晃胳膊，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

“好了。听着，爸爸。我怎么选择就怎么做，你吓不住我。大喊大叫是没有用处的。我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转眼之间，她已经走出了房间。

我觉得膝盖在哆嗦。

我坐倒在一把椅子上。事情很糟糕——比我想象的要糟得多。这孩子完全被热恋冲昏了头脑，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她的妈妈，这惟一可能使她听话的人，已经死去了。一切全要靠我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眼下我居然也和那个时候一样，备

受着痛苦的折磨……

4

不久，我打起了精神。我洗刷了一下，刮了刮脸，换了一身衣服，然后，下楼吃饭去了。我想，我的举止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有一两回，我看见朱迪思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想她看到我不失常态，一定感到大惑不解吧。

与此同时，在内心深处，我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了。

我所需要的就是勇气——勇气和智慧。

吃过饭之后，我们都踱了出去，仰望着天空，评论着闷热的天气，预言着下雨——打雷——以及一场暴风雨。

我从眼角里看见朱迪思拐过房子的一角，消失了。不一会儿，阿勒顿也向同一方向走去。

我收住了和博伊德·卡林顿谈着的话头，也慢步走上了那条路。

我想，诺顿是试图阻止我的。他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想他是在极力建议我到玫瑰园去散步。不过，我没有理会他。

在我转过房子的拐角时，他还在跟着我。

他们就在那儿，我看到了朱迪思仰起的脸盘儿，看到了阿勒顿向她的脸弯下身去——看到了他是怎样将她搂在怀里，接着，他们接起吻来。

然后，他们又很快地分开了，我向前走了一步。这时，诺顿用尽了平生之力把我往回拉，拉到墙角后面。他说：“注

意，你不能——”

我打断了他的话，坚定有力地说：“我能。而且我要这样做。”

“这样没用，我亲爱的朋友。这的确叫人十分伤心，不过，这些事情你是无能为力的。”

我什么话也没讲。也许，他认为事情也就是这样了。但是，我并不这么想。

诺顿继续说：“我知道一个人是会感到多么无能为力，多么恼火的，可是眼下惟一能够做的可就是承认失败。承认它吧，老兄。”

我没有反驳他的话，我在等着，让他说下去。随后，我又坚决地拐过了房子的拐角。

现在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可是我能准确地猜出他们可能在哪里。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在那座隐没在丁香丛中的消夏小屋里。

我向那座小房子走去。我想，诺顿大概还在跟着我，可我不敢肯定。

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听见了说话声，于是我收住了脚步。我听到的是阿勒顿的声音。

“哦，那么，亲爱的姑娘，就这么决定了吧。别再提什么反对意见了。你明天到镇里去，我就说，我到伊普斯威奇去和一位好友呆一两个晚上。你就从伦敦打电报来，说你不能回来了。有谁能知道咱们正在我的公寓里吃着美味的便餐呢？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是不会感到后悔的。”

我觉得诺顿在拽着我。突然，我顺从地转过身去。看到

他那副担忧、焦虑的面孔，我差点儿失声笑了出来。我由着他把我拖回了屋子。我之所以假装顺从了他，正是因为在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我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别担心，老兄。那都是没用的——现在我明白了。你是无法控制自己孩子们的生活的。我厌烦了。”

十分可笑的是，他感到心中宽慰了。

过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我想早点儿去睡觉。我说，我有些头疼。

对我将要去做的事情，他丝毫也没有疑心。

5

我在走道里逗留了片刻。楼道里静极了，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折叠床都已经翻了下来，做好了就寝的准备。诺顿的房间就在这一侧，我是在楼下和他分手的。伊丽莎白·科尔还在玩桥牌。我知道，柯蒂斯一定是在楼下吃晚饭。这地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感到自我庆幸，这些年来我和波洛一起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我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阿勒顿明天不会到伦敦和朱迪思见面了。

阿勒顿明天哪儿都不会去的。

整个事情真是简单得可笑。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拿起了我那瓶阿斯匹林。随后，我来到了阿勒顿的房间，走进了浴室。安眠药片就在食品橱

里。我想了想，玩这场恶作剧有八片就足够了。一片或两片是规定的剂量，因此，八片的剂量是绰绰有余的。阿勒顿自己说过，中毒剂量不高。我读了一下那标签：“超过规定剂量有危险。”

我暗自笑了笑。

我用一条绸手绢包住了手，小心翼翼地旋开了瓶盖。我不能在瓶盖上留下一点儿指纹。

我将药片全都倒了出来。是的，这些药片的大小几乎和阿斯匹林一模一样。我往瓶子里放了八片阿斯匹林，然后又装满安眠药片，留下了八粒。这个瓶子看去和以前的毫无二样。阿勒顿是不会看出什么异样来的。

我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在房间里，我还有一瓶威士忌酒——在斯泰尔斯我们大家几乎人手一瓶。我取出两只玻璃杯和一支吸管。就我所知，阿勒顿还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对他的邀请呢。在他回来的时候，我要请他到我的房里来一次睡前小饮。

我试着把药片放进少许酒精里，它们很快就溶解了。我小心翼翼地尝了尝这种混合液。也许稍有一点儿苦味，不过很难发觉。我的计划已经了然在胸了。我将在阿勒顿进来的时候，给自己倒一杯酒。我可以把事先倒好的那一杯递给他，再给我自己另外倒一杯。一切都轻而易举，而又十分自然。

他是根本不会了解我的感情的——当然，除非朱迪思已经告诉了他。关于这一点，我倒琢磨了一阵，不过我已经下了决心。我想在这方面还是十分保险的，朱迪思什么也不

会讲的。

他或许认为我根本没有怀疑到他们的计划。

现在，我除了等候以外，便无事可做了。也许我要等很长时间，也许得等一两个钟头，阿勒顿才会回来睡觉。他从来都是个夜猫子。

我坐在那里静候着。

一阵突然的敲门声使我为之一惊。然而，敲门的是柯蒂斯。波洛正在叫我。

震惊使我恍然大悟，波洛！整整一个晚上我压根儿就没想起他来。他一定是搞不清我到底出什么事了。这叫我发起愁来了。首先，我因为压根儿没去瞧他而感到羞愧；其次，我不愿意让他怀疑已经发生了些什么不寻常的事。

我跟着柯蒂斯穿过楼道。

“Eh bien，”波洛说道，“你把我给丢在一边啦，hein？”

我勉强地打了个哈欠，作了一个表示歉意的微笑。

“太对不起了，老兄，”我说，“不过说真的，我头疼得两眼昏花，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以为，这是天上在打雷呢，我确实一直感到昏昏沉沉的——实际上我完全忘记了，我还没向你道过晚安呢。”

正像我巴望的那样，波洛马上就着起急来了。他提出了几条医疗办法。他在大惊小怪，他埋怨我在这样干燥的天气

法语：那么。——译注。

法语：啊。——译注。

里，还坐在露天的地方（在这种夏季的最闷热的日子里！）。我谢绝了阿斯匹林，理由是我已经服过了一些。可是，我无法拒绝他给我的一杯甜腻腻的令人讨厌的巧克力饮料！

“你明白，这个可以滋补神经。”波洛解释道。

为了避免争执，我把它喝了下去，然后，我的耳朵里一边萦绕着波洛那焦虑、深情的惊叹，一边向他道了晚安。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装模作样地关上了门。随后，又极其小心地将门打开了一道缝。这样在阿勒顿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至于听不见了。不过，也许还得等一些时间呢。

我坐在那里等着，想念着我的亡妻。有一次，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低低地叨念着：“你明白吧，亲爱的，我要拯救她。”

她把朱迪思留给我照顾了。我不能让她失望。在这一片静寂宁谧之中，我突然觉得辛德斯离我非常近。

我觉得，她仿佛就在这个房间里。

然而，我依然坐在那里，狠下心来等待着。

第十三章

1

把某些虎头蛇尾的事无情地写下去，这多少有伤一个人的自尊心。

你看，实际情况是，我在那里本来是要等候阿勒顿的。可是我竟然不知在什么时候昏然睡去了！

不过，我想，这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昨天晚上，我睡得很糟，今天又在外边东跑西颠了一整天，殚思极虑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为了去完成我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我的神经也一直绷得紧紧的。更何况天气闷热，漫天滚动着沉雷。也许，我太过于拼命地集中精力，反倒沉沉睡去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小鸟在外面叽叽喳喳地叫着，太阳已经升起。我躺在椅子上，穿着晚礼服，肌肉痉挛，浑身难受，满口臭味，脑袋疼得像裂了一道缝似的。

我感到一阵迷惑不解，这太使人难以置信又太令人作呕人。不过在最后我终于感到了莫大的、压倒一切的宽慰。

不知道是谁曾经这样写过：“最黑暗的日子（只要能活到明天）终究会过去的。”这话对极了。现在，我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太过分兴奋，过分刚愎自用了。我的感情过于夸张，完全失去了平衡。事实上，我是下决心要去杀人啦。

这时，我的眼光落到了面前的威士忌酒杯上。我浑身颤栗了一下，站了起来，拉开窗帘，把酒从窗口倒了出去。昨天晚上我一定是发疯了！

我刮过脸，洗了个澡，又换了身衣服。我感到精神好多了，于是便去找波洛。我知道，他向来醒得很早。我坐下来后，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向他讲了一遍。

我觉得，还是一吐为快。

他温和地向我摇着头。

“啊，不过你这番冥思苦想有多愚蠢哪。你找我来坦白了你的罪孽，我很高兴。可是，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你昨天晚上不来找我，告诉我你脑子里正在想着什么呢？”

我羞愧难当地说：“我想，我是担心你可能会阻止我。”

“我肯定要阻止你的。啊，那是毫无疑问的。你以为我愿意看到绞索套在你的脖子上，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一个叫人讨厌的名叫阿勒顿少校的恶棍吗？”

“我不会被抓住的，”我说。“我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

“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这样想的。你可真够有头脑呀！可

是，让我告诉你，mon ami ，你并不是像你自认为的那样聪明。”

“我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我把我的指纹从药瓶上擦掉了。”

“很对，你也把阿勒顿的指纹给擦掉了。当人们发现他死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解剖尸体，会证明他是死于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那么，这是偶然的事故呢，还是有意所为？Tiens ，药瓶上没有他的指纹。可是为什么没有呢？不管是偶然事故还是自杀，他都没有必要把指纹擦掉。然后，他们就会分析剩下的药片，并且会发现这些药片有将近一半被换成了阿斯匹林。”

“不过，差不多每个人都有阿斯匹林药片。”我无力地嘟囔着。

“是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有一个女儿，而阿勒顿正怀着不正当的意图去追求她——请恕我使用‘不正当’这个守旧而又夸张的字眼。还有，就在前一天，你还因为这件事和你的女儿争吵过。有两个人，博伊德·卡林顿和诺顿可以宣誓作证：你对那个人怀有极为强烈的反感。不，黑斯廷斯，这就显得大为不妙了。注意力马上就会集中到你的身上，到那个时候，你也许就会处于十分恐惧的状态——甚至会感到悔恨，而某个慎重的警探就会明白无误地断定，你就是有罪的当事人。甚而至于，有可能某个人已经看到你掉换了那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啊。——译注。

些药片。”

“不可能的，当时旁边没有人。”

“窗外有一个阳台，也许某个人已经在那里，向里偷看呢。或者，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 from 锁孔偷看到。”

“你脑袋里总是想着锁孔，波洛。实际上，人们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没事闲得从锁孔里窥探的。”

波洛半眯着眼睛，说我的天性太老实了。

“告诉你吧，在这个宅子里发生了一件和钥匙有关的十分有趣的事。我，我喜欢让我的门从里面锁着，哪怕我的好柯蒂斯就在隔壁的屋子里。在我到这儿不久，我的钥匙就不见了——而且根本找不到了！我不得不另外配了一把。”

“嗯，不管怎么说，”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的脑子依旧满装着自己的苦恼，“钥匙自己是不会丢的。想到有人会干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我压低了嗓门，说：“波洛，你是不是认为，由于——由于很久以前这里发生过谋杀，因此至今它还能通过空气传染？”

“你的意思是，有一种传染谋杀的病毒吗？哦，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联想。”

“每座房子确实都有一种气氛，”我沉思着说道，“这座房子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

波洛点了点头。

“是的，这里住过一些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特别期望其他的人去死。这是确确实实的。”

“我相信，它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不过，波洛，告诉我，我对这一切该怎么办？——我是说，朱迪思和阿勒顿。总得

设法制止这件事。你想我该怎么办才好？”

“听其自然。”波洛加强着语气说道。

“哦，不过——”

“请相信，你越干涉，事情就越糟糕。”

“要是我和阿勒顿交涉一下——”

“你能说些什么

我和波洛一样清楚，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而且我有更多的理由比波洛了解得还要清楚，因为，事实上，头天晚上我已经偷听到了。

尽管如此，在我下楼去吃早饭的时候，还是将波洛的话掂量了一番。“倘若我是你的话，我就信任她。”

这句话说得出人意料——不过说来奇怪，它给了我某种慰藉。而且这话几乎马上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因为朱迪思显然改变了那天去伦敦的想法。

吃完早饭之后，她反而像往常那样和富兰克林径直到实验室去了。很清楚，他们将在那里度过勤奋而繁忙的一天。

顿时，一股感恩的感觉流过了我的全身。昨天晚上我是多么疯狂，多么绝望啊！我曾经假定过——颇为自信地假定过，朱迪思已经向阿勒顿那虚情假意的求婚屈服了。现在我想到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她说过同意的话。不，她是个非常杰出、非常正派而又真诚的人，她是不会屈服的。她已经拒绝去幽会了。

我发现阿勒顿很早就吃完了早饭，动身到伊普斯威奇去了。那么，他已经着手实行他的计划了，而且一定认为，朱迪思也会按计划前往的。好啊，我高兴地想，他会大失所望的。

博伊德·卡林顿走了过来，说我今天早晨显得特别高

兴。他的口吻显然是不满的。

“是的，”我说。“我有好消息。”

他说，我比他强多了。建筑师给他来了一个叫人丧气的电话，修建工作出了麻烦——一个当地的勘测员粗暴地无理取闹。另外，还有一些叫人发愁的信件。而且，他还在担心昨天让富兰克林太太过分疲劳了。

当然，富兰克林太太由于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和精神兴奋，使她的体力损耗了不少，是该好好地补一补了。我从克雷文护士那里听说，富兰克林太太变得让人难以对付了。

克雷文护士不得不放弃了一天的休假。本来她想利用这一天去会会几个朋友的，现在无法成行了，对此她快快不乐。自打一清早，富兰克林太太就吩咐了一溜事儿，又是要挥发盐呀，又是热水袋呀，又是各种各样别出心裁的食物和饮料呀！而且，她还不愿意让护士离开房间，她有神经痛，心脏周围疼，脚和腿痉挛，浑身打冷战，以及其他一些我不得而知的毛病。

此时此地，我大概可以说，我和别的人都没有把这些情况认真当回事。我们都认为这不过是富兰克林太太自己的心理作用而已。

就连克雷文护士和富兰克林博士也认为就是那么一回事。

后来，富兰克林被从实验室里叫了回来。他问了问妻子的病情，便问她是否要把当地的医生请来。富兰克林太太坚

决反对这样做。随后，他给她调了些镇痛药，竭尽全力使她平静下来后，便又回去工作了。

克雷文护士对我说：“他肯定明白她是故作病重的。”

“你真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的事儿吗？”

“她体温正常，脉搏再好不过了。我看就是无病呻吟。”

她很气恼，说起话来也比平时要粗鲁得多。

“她总爱打搅别人，并且以此为乐。她恨不得她丈夫把心思全用在她的身上，而我从早到晚跟在她屁股后面转才好。甚至还要让威廉爵士觉得自己是个大笨蛋，因为他昨天把她给累着了。她就是这号人。”

克雷文护士心里很明白，她的病人今天简直无法应付。我的印象是，富兰克林太太对她确实太无礼了。她是那种护士们和仆人们天生就讨厌的女人——这不仅是因为她烦扰不休，而且也因为她烦扰别人时所采取的那种态度。

因此，正像我说的那样，谁也没把她的不舒服认真地放在心上。

惟一例外的就是博伊德·卡林顿。他来回彷徨着，可怜得就像个挨了骂的小男孩似的。

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把那天发生的事情颠来倒去地想过多少次了，试图记起那些至今仍被忽略的小事——一些被忘掉的些微小事，尽力准确地回忆着每一个人的举止神态。那天，他们是多么一反常态，或显得激动不安呀。

让我再一次确切地把我对每一个人的回忆付诸笔墨吧。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博伊德·卡林顿显得很不自在，十分内疚。看起来，他似乎在想，昨天他过于兴高采烈了，自私得竟然没有体谅到自己同伴的虚弱的身体。他上楼去了一两次，打探巴巴拉·富兰克林的情况，可是正在火头上的克雷文护士对他显得又刻薄又急躁。他甚至跑到村镇里买来了一盒巧克力。可是，一句“富兰克林太太讨厌巧克力”，便被送了回来。

他郁郁寡欢地在吸烟室里打开了那个盒子，我、诺顿和他三个人一本正经地将那些巧克力受用了。现在想来，那天早晨诺顿心里显然有事，他显得心不在焉，有一两次，他皱了皱眉头，仿佛在为什么事情犯难似的。

他很喜欢吃巧克力，稀里糊涂地吃了很多。

外面，天气已经发作起来了。从十点钟起，一直下着瓢泼大雨。

有时候，雨天并不叫人感到抑郁，事实上，下雨倒使我们大家感到心中畅快了一些。

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柯蒂斯把波洛搬了下来，安顿在客厅里了。伊丽莎白·科尔和他在一起，给他弹奏着钢琴。她的演奏风格十分轻雅，弹的是巴赫和莫扎特的曲子——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十分喜欢的作曲家。

大约在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富兰克林和朱迪思从花园里走了进来。朱迪思看上去十分苍白，表情很不自然。她十

巴赫（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译注。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名作曲家。——译注。

分沉默，神思恍惚，像是在做梦似的左右环顾一下，就走了出去。富兰克林坐了下来和我们谈话。他也显得很疲倦，而且别有所思，神态也极其紧张。

我记得，当时我说了几句这场雨真叫人宽慰之类的话，他马上说：“是呀。有时是这样的——早晚要爆发的——”

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他的话不仅光是指天气而言的。由于他的动作总是笨手笨脚的，不小心碰了一下桌子，把半盒巧克力碰翻了。他照例带着为之一惊的神色，道着歉——显然是冲着那盒子在说着话：“哦，对不起了。”

这本来是件挺可笑的事，可不知怎么的，并没有人感到可笑。他很快弯下身子，拣起了散落在地上的巧克力。

诺顿问他，是不是上午干得太累了。

这时，他脸上突然闪出一丝笑容——显得热切，孩子气，非常有生气。

“不——不——，只不过是猛然悟到了我以前的思路全然错了。其实所需要的程序要简单得多，现在可以走捷径了。”

他稍微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目光显得漫不经心，然而又充满了决心。

“是的，捷径。一个再好不过的方法。”

如果说，上午我们大伙儿都显得神经过敏，心神不定的话，下午却是出乎意料的愉快。太阳露出了脸，天气凉爽，空

气清新宜人。勒特雷尔太太被搀了出来，坐在游廊里。她的风度甚佳——显出了她的魅力。她不像平日那样唠叨不休，言来语去之中也不再隐藏着尖酸的意味了。她和她丈夫开着玩笑，但是十分温和，钟爱之情一目了然。而他，也冲她微笑着。看到他们这样友好相处，实在是令人高兴。

波洛坐在轮椅里被推到外面去了。他也是精神百倍。我想，他看到勒特雷尔夫妇之间如此相敬如宾一定很高兴。上校好像年轻了好几岁，他那种游移不定的神色看上去大有改进，也很少去拉他的唇髭了。他甚至建议，晚上也许可以打打桥牌。

“戴西想打桥牌了。”

“真的。”勒特雷尔太太说道。

诺顿提醒说，这也许会累着她。

“我就玩一局，”勒特雷尔太太说。她两眼兴奋得闪闪发光，又补了一句：“我自己也得注意点儿，不对乔治发脾气了。”

“亲爱的，”她的丈夫不同意地说道，“我知道我桥牌打得很糟糕。”

“那又怎么样呢？”勒特雷尔太太说。“难道欺负你，数落你，我就高兴了？”

这话把我们都引得大笑起来。勒特雷尔太太接着说：“哦，我明白我的毛病，不过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不打算改掉。乔治得忍着点儿。”

上校傻乎乎地望着她。

我想，正是由于看到了他们两人这种和谐的关系，才引

起了那天晚些时候的关于结婚与离婚问题的讨论。

离婚给男女双方以更大的方便。然而，它真能使男女双方更加幸福吗？或者说，经过一时的恼怒和疏远——这是由于第三者而制造的麻烦——能够在不久之后便又重新言归于好，恢复感情和友谊吗？

有时候，在看到你们由于个人经历不同因而想法相差甚远的情形，是令人非常纳闷的。

我自己的婚姻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幸福和成功的，而且我基本上是个守旧派，但是我却赞成离婚——赞成割弃已经丧失的东西，再行改弦更张。而婚姻不幸的博伊德·卡林顿却主张不能解除婚姻的契约。他说，他完全尊崇婚姻的惯例，因为这是国家的基石。

没有什么束缚和个人偏见的诺顿与我所见略同。非常奇怪的是，富兰克林，这位现代的科学思想家却坚决地反对离婚，这显然与他那种思想和行为都要涓泾分明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人总要承担某种责任的。对这些责任你必须身体力行，既不得逃避，也不得弃之如敝屣。他说，契约就是契约。一个人既然自愿地订立了契约，那么就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它。其他任何作法的后果，他都统统称之为“一团糟”。系之不紧，约束自弛。

他靠在椅子上，一双长腿在桌子旁边荡然若失地踢了两下，说道：“一个男人选择了他的妻子，他就要对她负责，直到她死——或者他死。”

诺顿滑稽地说：“这么说，有时候——哦，死倒成了求之不得、上苍赐福的事啦，嗯？”

我们都笑了起来。博伊德·卡林顿说：“用不着你多嘴，小伙子，你还从来没结过婚呢。”

诺顿摇晃着脑袋说：“现在已经为时晚矣。”

“是吗？”博伊德·卡林顿嘲弄地瞟了他一眼，“你肯定吗？”

正巧在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科尔走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她刚才在楼上和富兰克林太太在一起。

我弄不清是我自己的想象呢？还是因为博伊德·卡林顿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看她又看看他，从而使诺顿脸红了起来。

这使我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伊丽莎白·科尔。的确，相对而言，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此外，她也长得十分俊秀。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妩媚的、富于同情心的女人，可以使任何一个男人感到幸福的。最近，她和诺顿经常在一起。在搜野花寻飞禽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我还记得，她满口称赞诺顿是个好心人。

唔，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真为她高兴。她那饥饿、无聊的童年不会成为她最终幸福的障碍的，那场摧毁了她一生的不幸再继续下去本来就是毫无必要的。我望着她，想到：她比起我初来斯泰尔斯的时候，无疑显得更幸福，而且更——对了，更快乐了。

伊丽莎白·科尔和诺顿——是的，有可能。

突然之间，我无缘无故地感到一阵隐约的不安和烦恼。在这个地方规划幸福——是不完全的——不恰当的。斯泰

尔斯有一种邪恶的气氛。现在——就在眼下，我能感觉到这种气氛。我突然感到了衰老和疲倦——是的，而且还忧心忡忡。

一分钟以后，这种感情过去了。我想，除了博伊德·卡林顿以外，谁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几分钟后，他小声对我说：“怎么啦？黑斯廷斯？”

“没什么。怎么？”

“哦——你显得——我怎么说好呢。”

“我只不过是感到——忧虑。”

“一种不祥的预感吗？”

“是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讲的话。有一种——将要出事的感觉。”

“有意思，有一两回我也有过这种感觉。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密切地注视着我。

我摇了摇头。因为实际上我对将要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也并无明确的预感。这只不过是一种深深的抑郁和恐惧的心绪罢了。

这时，朱迪思走出房来，她走得很慢，昂着头，双唇紧闭，脸庞显得严肃而美丽。

我想，她既不像我，也不像辛德斯。看上去，她倒有点儿像个年轻的女教士。诺顿对此也略有所感。他对她说：

“你看上去就像你的同名人在割掉荷罗孚尼的头以前的那

副样子 。”

朱迪思笑了笑，略微扬了一下眉毛。

“我现在记不得《圣经》里的朱迪思为什么要那样做了。”

“哦，完全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这是最高尚，最道德不过了！”

他言语之间那种稍带取笑的意味使朱迪思感到烦恼。她满脸通红地从他面前走过，坐在了富兰克林的身边。她说：“富兰克林太太觉得好多了。她想叫我们大家今天晚上都去，和她一起喝咖啡。”

4

吃完晚饭，当大家往楼上走去的时候，我想，富兰克林太太无疑是个喜怒无常的人。整整一天，把大家都搅得心神不安，现在，她又殷勤和蔼地招待起大家来了。

她穿着一件浅绿色长睡衣，靠在躺椅上，旁边是一张摆上了咖啡具的转动橱桌。她那雪白而灵巧的手指正在摆弄着咖啡。克雷文护士在旁边偶尔帮一下忙。除了波洛以外，大家差不多都来了。波洛总是在吃晚饭前告退的，阿勒顿还

故事见《圣经·旧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将军荷罗孚尼率军攻打犹太人，一位名叫犹滴（朱迪思）的犹太寡妇、美人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到对方的军营里去勾引荷罗孚尼，将其谋杀，割下脑袋回到了城里，于是犹太人得以击溃了巴比伦王的军队。后来，在西方，犹滴（朱迪思）一名便含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之意。——译注。

没从伊普斯威奇回来，勒特雷尔上校和他太太留在楼下了。

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味道很好闻。由于斯泰尔斯饭厅里供给的咖啡是一种叫人讨厌的浑浊液体，所以我们都趋前看着富兰克林太太用新鲜的磨碎的浆果冲制咖啡。

富兰克林坐在桌子的对面，她一倒满杯子，他就递给我们。博伊德·卡林顿站在长沙发旁边。伊丽莎白·科尔和诺顿坐在窗边，克雷文护士退宿在床头边上的不显眼的地方。我坐在一把安乐椅上，琢磨着《泰晤士报》上的一条纵横字谜，出声地读着字谜的提示。

“均衡的爱——或第三者的危险？”我念着。“是八个字母。”

“大概是个移位字谜吧。”富兰克林说道。

我们都想了一会儿。我继续念道：“夹在两山之间的人性残忍。”

“是‘折磨者’这个词。”博伊德·卡林顿迅速说道。

“引文：‘不论问她什么，回声均会作答’——空白。丁尼生的诗句。填一个五个字母的字。”

“是‘何处’这个字，”富兰克林太太猜道，“这个字肯定对。有一句诗不是‘回声作答向何处’吗？”

是英语中的一种字谜游戏，办法是变动单词或短语中的字母位置，从而构成另外一个单词或短语。如将now移位置而成won。——译注。

“折磨者英语Tormentor一字，中间men是英语“人”，两头的tor是山及多岩石的山顶的意思。——译注。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译注。

英语where。——译注。

我还有些怀疑。

“如果是‘何处’这个字，那相应的字就得‘w’结尾了。”

“哦，‘w’结尾的字有的是。比如how, now, snow。”

伊丽莎白·科尔在窗边说道：“丁尼生的诗句是‘不论问她什么，回声均答曰死’。”

我听见背后有人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抬头看去，那是朱迪思。她从我面前向窗边走去，到阳台上去了。

我一边写下最后一个提示，一边说道：“均衡的爱不能构成一个移位字谜。现在第二个字母是‘A’。”

“还有什么提示？”

“均衡的爱或第三者的危险。A这个字母留空了，接下去又是六个空白。”

“是‘情人’这个字。”博伊德·卡林顿说。

我听见茶勺在巴巴拉·富兰克林的托盘里叮叮作响。我又接着念另一个提示。

“这个人说：‘嫉妒是个绿眼睛的怪物’。”

“是莎士比亚这个字。”博伊德·卡林顿说道。

“或者是奥赛罗或爱米利娅吧？”富兰克林太太说。

“这些字都太长了。提示上说只有五个字母。”

“是伊阿古。”

“我敢肯定是奥赛罗。”

英语paramour。 译注。

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译注。

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译注。

“根本不在《奥赛罗》里，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说的话。”

我们都纷纷各抒己见。突然，朱迪思在阳台上高声喊道：“看哪，一颗流星，啊，又一颗。”

博伊德·卡林顿说：“在哪儿？我们得发个愿。”他走了出去，到阳台上和伊丽莎白·科尔、诺顿、朱迪思站在一起。克雷文护士也出去了。富兰克林站起身来，跟他们凑到了一处。他们站在那里，大呼小叫着，凝眸望着漫漫的夜空。

我留在屋里，埋头研究着那条纵横字谜。我干吗要去看一颗陨落的星星呢？我也没有什么愿好发……

博伊德·卡林顿突然转回屋里来了。

“巴巴拉，你必须出去。”

富兰克林太太尖锐地说：“不，我不能出去。我太累了。”

“瞎扯，巴丝。你必须出来，发个愿！”他笑了起来。“别反抗。我来把你抱出去。”

他猛地弯下腰，用胳膊把她抱了起来。她笑着，反抗着：“博尔，把我放下——别傻啦。”

“小姑娘们必须出去发愿。”他抱着她出了门，在阳台上将她放了下来。

我把脸埋得离报纸更近了。因为我正在回忆往事……那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夜晚——蛙声一片……一颗流星飞过。那个时候，我正站在通往阳台的门边，我马上便转过身来，双手抱起辛德斯，走到外面去看流星，并且许下了心愿……

字谜上纵横交错的字行在我眼前跳动着，变得模糊了。

一个身影离开了阳台，走进屋里来——这是朱迪思。

朱迪思从来没有见过我泪水盈眶，也永远不应当让她见到。我急忙将身子转向书橱，假装在找一本书，我记得曾经在那里看到过一本旧版的莎士比亚著作。是的，就在这儿。我翻看起了《奥赛罗》。

“你干吗呢？爸爸？”

我含糊不清地唠叨着一些关于字谜提示的话，手指翻动着书页。是的，那句话是伊阿古说的。

啊，主帅，您要留心嫉妒啊；

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

朱迪思接着读了另外的几行：

罌粟、曼陀罗

或是世上一切使人昏迷的药草，

都不能使你得到

昨天晚上你还安然享受的酣眠。

她的声音在回响着，优美而深沉。

这是《奥赛罗》第三幕中伊阿古的一段话。译文据朱生豪译本。——译注。

其他人都回来了，边笑边谈着。富兰克林太太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躺椅里。富兰克林也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搅动着咖啡。诺顿和伊丽莎白·科尔喝完了自己的咖啡，抱歉说，他们已经答应过要去和勒特雷尔夫妇打桥牌。

富兰克林太太喝了自己的那杯咖啡，然后，又要起她的“滴剂”来了，因为克雷文护士刚刚出去，所以朱迪思就从浴室里给她拿了出来。

富兰克林正漫无目的地在屋里转悠着，一不小心绊倒在一张小桌子上。他的妻子尖声地说：“别那么笨手笨脚的，约翰。”

“对不起，巴巴拉。我正在想事呢。”

富兰克林太太矫揉造作地说：“你真是一头大笨熊，是吗，亲爱的？”

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她，然后说道：“夜色太美了，我想去散散步。”

他走了出去。

富兰克林太太说：“你知道，他是个天才。从他的举止风度你就能瞧得出来，我的确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是这样酷爱他的工作。”

“是呀，是呀，一个聪明的家伙，”博伊德·卡林顿有些敷衍地说。

朱迪思突然走开了，差点儿和走进门来的克雷文护士撞个满怀。

博伊德·卡林顿说：“来一盘‘皮克’怎么样，巴丝？”

“哦，好极了。护士小姐，请你把扑克拿来好吗？”

克雷文护士走出去取纸牌了。我向富兰克林太太道了晚安，并且谢过了她的咖啡。

走出房外，我赶上了富兰克林和朱迪思。他们正站在那里，从过道的窗户向外望着。他们没有讲话，只是肩并肩地站在那里。

当我走近的时候，富兰克林回头看了一下。他挪动了一两步，有些犹豫地说：“到外面走走好吗，朱迪思？”

我的女儿摇了摇头。

“今晚不去了。”她随即又加了一句，“我要睡觉去了。晚安。”

我和富兰克林一起往楼下走去。他微笑着，轻轻地吹着口哨。

由于我自己感到闷闷不乐，因此我带着火气说道：“看起来，你今晚倒挺自得其乐的。”

他承认了。

“是的。我干了一些很久以来就想干的事。对此，我非常满意。”

到了楼下，我便和他分了手，看了一会儿桥牌手们的牌局。在勒特雷尔太太没瞧见的当儿，诺顿冲我挤了挤眼。这一局牌似乎玩得气氛极其和谐。

阿勒顿依然没有回来。这似乎使我感到这幢邸宅显得

一种纸牌游戏。——译注。

快活一些了。他不在，就减少了一些烦闷。

我上楼来到了波洛的房间，发现朱迪思正和他坐在一起。我进门的时候，她向我笑了笑，不再讲话了。

“她已经原谅你了，mon ami。”波洛说道——这简直是一句岂有此理的话。

“实际上，”我唾沫四溅地说，“我很难相信——”

朱迪思站了起来，她用一只胳膊勾住了我的脖子，吻了我一下，说道：“可怜的爸爸。赫尔克里伯伯不应该伤了你的尊严。应该请求宽恕的是我。那么，宽恕我吧，对我说声晚安吧。”

我也闹不清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可是我说道：“对不起，朱迪思，我很遗憾。我并不是想要——”

她止住了我的话。

“行了，行了。咱们把它忘掉吧。现在一切都好了。”她的脸上缓缓地漾开了笑容。她又说了一遍：“现在一切都好了……”接着，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她走了以后，波洛望着我。

“喂，”他问道，“今儿晚上都发生什么事啦？”

我两手一摊。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不像要发生什么的样子。”我对他说。

可是，实际上我的话差之千里了。因为，就在那天夜里果真出了事。富兰克林太太病势十分沉重。另外两位大夫

也赶来了，然而都无济于事。第二天早晨，她便死去了。

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才得悉，她是死于毒扁豆碱中毒的。

第十四章

1

死因调查审讯是在两天后进行的。这是我第二次在这个地方参加这样的审讯了。

验尸官是一位干练的中年男子，眼光精明，不苟言笑。

首先是谈医学证据。证明死亡是因毒扁豆碱中毒所致，此外还发现有加拉巴尔豆的生物碱。毒药被判定是前一天晚上七点至半夜的某个时间服下去的。警医和他的助手拒绝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下一个证人便是富兰克林博士了。总的来讲，他给人的印象相当不错。他的证词清晰，扼要。在他太太死后，他检查了存放在实验室里的溶剂，发现有一只原来盛加拉巴尔豆生物碱烈性溶剂的瓶子中，已经装满了普通的水，而原装的溶剂已经所剩无几了。这种加拉巴尔豆生物碱烈性溶剂是他做实验时一直使用的。他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被

调换的，因为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使用这种特别的制剂了。

随后，便着手调查谁可以进出实验室的问题。富兰克林博士承认，实验室的门通常是上锁的，钥匙一般都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的助手黑斯廷斯小姐身上也有一把同样的钥匙。不管是什么人想要进入这个研究室，只能从他或她那里取得钥匙。当他的太太偶或把东西忘在实验室的时候，她就向他借钥匙。他本人从来没有将毒扁豆碱溶剂带进过屋子里或他太太的房间，而且他还认为，他的太太意外地拿到这种溶剂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在验尸官的进一步诘问之下，他说，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妻子身体不佳，处于情绪低落、神经质的状态。但她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她得的病是精神抑郁，情绪多变。

他说，她近来一度显得很快活，因而他认为她的健康和精神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他们之间不曾有过争吵，关系良好，在最后的那个晚上，她看上去精神很不错，并不忧郁。

他说，他的太太偶尔也说过要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样的话，可是他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在请他明确答复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依他之见，他的太太不是属于自杀型的人。这既是他的医学见解，也是他个人的见解。

在他以后作证的是克雷文护士。她那身整洁的制服，使她看上去既洒脱又强干。她的回答干脆利落，富于职业性。她看护富兰克林太太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富兰克林太太被精神抑郁折磨得很厉害。证人至少已经听到她说过三回“想要把一切都结束”，以及她的生命是无用的，她是拴在她丈夫脖子上的重石这类话。

“她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他们之间是否有过什么争吵？”

“哦，没有。不过，她知道最近外国请她丈夫去担任一个职务。他为了不离开她而回绝了这个邀请。”

“那么，她有时对这点深感内疚吧？”

“是的。她总埋怨自己身体糟糕透顶，而且每逢说到这上面，情绪就十分激动。”

“这一点富兰克林博士知道吗？”

“我认为她不会常常向他讲这些的。”

“可是她不是经常忧郁消沉吗？”

“呃，这是毫无疑问的。”

“她是否特意提到要自杀呢？”

“我想，她的原话是‘我要把一切都结束’。”

“她从来也没有暗示过她想用什么特殊的办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没有。她的话很含糊。”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使她忧郁的事情？”

“没有。她近来精神较好。”

“富兰克林说，她在死前的那天夜里精神很好，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克雷文护士犹豫着。

“嗯——她很激动。白天她过得很不痛快——抱怨说，她感到疼痛，头晕——晚上她精神不错，但有些不自然。显得很兴奋，相当做作。”

“你见到过有可能是装毒药的瓶子或别的什么东西

吗？”

“没有。”

“她吃了些什么？喝过些什么？”

“她喝了汤，吃了一小片肉，一些青豆以及土豆泥，还有樱桃馅饼。她还喝了一杯勃艮第葡萄酒。”

“勃艮第酒是从哪儿弄来的？”

“她的房间里就有一瓶。喝的那杯酒还剩下一点，不过，我相信这酒已经化验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她有可能往杯子里下药而又不被你看见吗？”

“哦，是的，很容易办到。我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拾掇着东西，我没有注意她。她身边有一个小公文箱和一只手提包，她可以随意把任何东西放进勃艮第酒，或者随后放进咖啡里去，或者放进她最后喝的那杯牛奶里。”

“关于她能怎样处置那瓶子或容器，你是否有什么想法？”

克雷文护士考虑着。

“嗯，我猜想，她可以在事后把它从窗子里扔出去，或者丢在字纸篓里，要么索性就在浴室里把它冲洗干净再放回到药品橱中。那里有几个空瓶子，为了使用时方便，我把它们留下来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富兰克林太太是在什么时候？”

“十点半钟。我把她安顿好了，准备就寝。她喝了热牛奶，她还说要吃一片阿斯匹林。”

产于法国勃艮第的一种红色或白色的葡萄酒。——译注。

“那时她怎么样了？”

证人考虑了片刻。

“呃，实际上，就像平时一样……不，我得说，她也许有些过分激动。”

“不是抑郁吗？”

“哦，不是，兴奋得很。不过，要是你们认为是自杀的话，那也可能是那样的。她也许会因此而感到高尚和洋洋得意呢。”

“你是否认为她是那种有可能自杀的人呢？”

沉默。克雷文护士似乎竭尽全力在下着如何回答的决心。

“哦，”她终于说道，“我认为她是这种人而又不是这种人——是的，总的来讲，我认为她是这种人。她的神经极不稳定。”

下一个证人是威廉·博伊德·卡林顿爵士。看起来，他的确是心烦意乱，不过证词却很有条理。

在她死去的那天夜里，他曾经和死者一起玩过“皮克”。那时，他没有发觉任何抑郁的迹象，不过在前几天的一次谈话中，富兰克林太太曾经提起过要结束自己的一生。她是个极为无私的女人，由于感到她妨碍了她丈夫的前程而深感苦恼。她很爱她的丈夫，对他抱着热切的希望。有时候，她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情绪非常消沉。

朱迪思被传来作证。不过，她讲得很少。

对于毒扁豆碱是如何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她一无所知。在发生那出悲剧的夜里，她觉得富兰克林太太尽管也许

有些过分激动，但似乎和往常并无两样。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富兰克林太太提到要自杀。

最后一个证人是赫尔克里·波洛。他的证词提出了许多重要之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谈起了在她死前的那天，他与富兰克林太太的一次谈话。她的心情十分抑郁，好几次提到要摆脱这一切。她很担忧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且向他吐露心里话，说，在她觉得活下去没有价值的时候，她就感到极其忧郁。她说，有时候她觉得睡下去以后再也不醒来是一大幸事。

他下面的回答，引起了更大的激动。

“六月十号的早晨你正坐在实验室的门外吗？”

“是的。”

“你看到富兰克林太太从实验室里走出来了吗？”

“我看到了。”

“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没有？”

“她的右手攥着一个小瓶子。”

“你对这一点十分肯定吗？”

“是的。”

“她看到你的时候是否感到慌乱？”

“她吃了一惊。仅此而已。”

验尸官着手进行总结了。他说，他们得再研究研究死者到底是怎样死去的。说明死亡原因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医学证据已经表明：死者是因毒扁豆碱硫酸盐中毒致死。他们所要断定的是，她是意外服毒呢，还是有意服毒，或者是被其他人下毒害死的。他们已经听说死者经常精神忧郁，健康

状况不好，虽然没有器质性的疾病，但神经极其脆弱。赫赫有名的证人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明确断言，他曾经看见富兰克林太太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从实验室里出来。而且，当她看见他时，甚为吃惊。他们也许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富兰克林太太是怀着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图将毒物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她似乎觉得自己妨碍了她丈夫的成功，因而忍受着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和折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富兰克林博士是一位善良而挚爱的丈夫。他从未对她的娇气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或抱怨过她妨碍了他的前程，寻死的动机似乎完全出于她本人。处于某种精神崩溃状态的女人是会固执于这种想法的。没有证据表明毒物是何时、用何种手段服下去的。最初盛放毒物的瓶子没有找到，这也许有些非同一般。但是，正如克雷文护士所提出的那样，这个瓶子有可能已经被富兰克林太太冲洗干净，放回浴室的橱柜中去了。因为它可能就是从这个橱柜里拿出来的瓶子。情况如此，陪审团将对此作出裁决。

不一会儿，陪审团的裁决便作出来了。

陪审团认为：富兰克林太太在暂时性精神不健全的状态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波洛的房间。他显得十分疲惫。柯蒂斯已经把他安顿在床上，正在让他服兴奋剂，以便使他恢复一下精神。

我急于要谈一谈，不过我还是憋住了，一直等到那位贴身男仆完事后走出房间。

这时，我冲口而出地说道：“波洛，你讲的都是实话吗？你看到她走出实验室的时候，手里拿着瓶子了？”

一丝淡然的微笑掠过波洛那发紫的双唇。他含糊不清地说：“我的朋友，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是的，我没看见。”

“不过，可能你没注意到吧，hein？”

“是的，也许是没注意到。当然，我不能发誓说她没有拿着瓶子。”我怀疑地望着他。“可问题是，你说的是真话吗？”

“你认为我会撒谎吗，我的朋友？”

“我可不敢保证你不撒谎。”

“黑斯廷斯，你真让我吃惊。你那质朴的信念到哪里去了？”

“噢，”我让步了。“我并不认为你真的会去作伪证的。”

波洛温和地说：“那不会成为伪证的。那不是在发誓后说的。”

“那么是谎话了？”

波洛不由自主地挥了挥手。

“Mon ami，我说话算话。没有必要去讨论它。”

“我简直无法理解你。”我喊道。

“你有什么不理解的？”

法语：嗯。——译注。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你的证词——所有那些富兰克林太太关于自杀的谈话——那些关于她精神忧郁的证词。”

“Enfin，这些话你自己也听她说过。”

“是呀。但那只不过是她喜怒无常的一种表现而已。你没有把这一点说清楚。”

“也许我不想说清楚。”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你想要得到自杀的裁决？”

在回答之前波洛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黑斯廷斯，我认为你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是的，要是你愿意这样想的话，我确实想得到自杀的裁决……”

“但是你并不认为——我是说你本人——她是自杀的？”

波洛点了点头。

我说：“你认为——她是被谋杀的？”

“是的，黑斯廷斯，她是被谋杀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极力压下来——把它当作自杀而撇在一边呢？这样就不能进一步调查了。”

“确实如此。”

“你希望那样？”

“是的。”

“可是。为什么？”

“谁能设想你真不明白呢？别着急——咱们还是不谈这

个吧。你必须相信我的话，这是谋杀——是处心积虑的，预先策划的谋杀。告诉你，黑斯廷斯，有人就要在这里犯罪了，我们未必能防止它——因为这个杀人犯是个既残忍又坚决的人。”

我颤栗地说道：“接着还要发生什么事呢？”

波洛笑了笑。

“这个案子已经解决了——已经被认作自杀而搁到一边去了。可是，黑斯廷斯，我和你还得继续干下去，像鼯鼠一样在地下工作，我们迟早会抓到X的！”

我说：“假如——与此同时——又有人被害呢？”

波洛摇了摇头。

“我不这么想。除非有人看见了什么或听见了些什么——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会讲出来……”

第十五章

富兰克林太太死因调查审讯后的几天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当然，举行了葬礼。可以说，斯泰尔斯圣玛丽这个地方有许多人是出于好奇心来参加葬礼的。就在葬礼上，一个烂眼圈的、一脸凶相的老太婆把我叫住了。

她恰好是在我们从墓地中鱼贯而出的时候走上前来和我搭讪的。

“我还记得你，先生，我说得不错吧？”

“唔——呃，可能吧——”

她没有怎么听我说话就继续往下说着：“二十多年了。那时候，那位老太太死在庭院里。那是发生在我们斯泰尔斯的第一桩谋杀案。我说，这不会是最后一桩的。那个老英格索普太太，是她丈夫把她给坑了。我们都这么说，我们很有

把握。”她诡诈地斜了我一眼。“也许这回又是她丈夫干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厉声说道，“难道你没听到法庭的裁决是自杀吗？”

“那是验尸官讲的。可是他兴许错了呢，你不这样想吗？”她用胳膊肘捅了捅我，“医生们都知道该怎样把他们的老婆搞掉。她好像对他不太好吧？”

我恼怒地转向她，但是她鬼头鬼脑地溜走了，嘴里还叨念着，她没有任何意思，只不过这件事瞧起来有些奇怪，难道不是第二回发生这种事了吗？“先生，奇怪的是两回你都在场，不是吗？”

怪的是有那么一阵儿，我竟然在想，她是不是在怀疑这两桩罪行实际上是我干的。简直叫人心烦意乱透了。无疑，这使我感到本地人的怀疑真是一件多么古怪而缠人的事。

可是说到底，这话也并没有什么大错。因为的确是有人害死了富兰克林太太。

我说过，我对那些天的事记得很不清楚了。有一件事，叫我极为挂心。那就是波洛的健康状况。面部毫无表情的柯蒂斯显得有些慌乱地前来找我，报告说，波洛的心脏病发作得相当厉害。

“先生，我看他得找医生看看。”

我急忙赶到了波洛那里。他极力反对找医生。我想这可有点儿不像他平日的样子。依我来看，他一直是个喜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大惊小怪的人。他总是讨厌风，又是绸又是毛地将脖子围个严严实实，脚一受潮气就觉得受不了。他还经常量体温，只要稍微怀疑有些着凉，便蜷缩到床上去了

——“Fluxion de poitrine ！”我知道，他只要略有小恙，总是立刻把医生找来。

可是，现在他却一反常态。在他真有病的时候，反而不想找医生了。

不过，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吧。那些小病本来就无足轻重。现在，当他真的成了一个病人的时候，他或许反而害怕承认有病这个现实了。他之所以对此轻描淡写，其原因是他害怕。

他恼怒而又激烈地回答了我的抗辩。

“啊，可是我早已请教过医生了——不是一位，而是许多医生！我找过布兰克和达什（他说出了这两位医学专家的名字），可他们怎么治我的病呢？——他们把我送到埃及去了，在那里我的病有增无减。另外，我也找过别的大夫。”

我知道，你找的大夫是一位心脏病专家。我立刻问道：“他说了些什么？”

波洛突然迅速地瞟了我一眼——我的心也突然极其痛苦地跳了一下。

他平静地说：“他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能做的都做了。我接受了好几种治疗，药也用了不少，手头全有。除此以外——再也无能为力了。因此你瞧，黑斯廷斯，再多叫些医生来也无济于事。Mon ami，机器已经破旧了。哎呀，人可不像一辆汽车，安上一台新的发动机，还可以照样跑。”

法语：否则我会得肺炎的。——译注。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可是，波洛，你一定是发病了。柯蒂斯——”

波洛厉声问道：“柯蒂斯？”

“是的，他找过我了。他很担心——你心脏病发作过了——”

波洛微微地点着头。

“是的，是的。有时候发作，别人看着挺难受。我想，柯蒂斯还不习惯看到心脏病发作吧。”

“你真不想看看医生吗？”

“我的朋友，那没用的。”

他讲得很温和，但却很决绝。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又痛苦地紧缩了一下。波洛对我微笑着。他说：“黑斯廷斯，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个案件了。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案件——对这个罪犯我也最感兴趣。在X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种超等的、极其出色的技巧——不由自主地使人感到钦佩。Mon cher，直到现在，X干得棒极了，甚至连我——赫尔克里·波洛也被挫败了！他展开了攻击，而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呢。”

“要不是你身体——”我想安慰他。

“啊！是不是我得告诉你六六三十六遍，然后再告诉你六六三十六遍呢？这里需要的不是体力。惟一需要的是——动脑筋。”

“哦——当然——是的，你的脑筋还管用。”

“管用？动脑筋我还灵光得很。我四肢瘫了，我的心脏

法语：亲爱的。——译注。

在和我搞恶作剧，可是我的脑子，黑斯廷斯——我脑子的功能没有任何损伤。我的脑子依然是最出色的。”

我顺着他说：“你的脑子棒极了。”

可是，在我慢慢地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心里琢磨着，波洛的脑筋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是像以前那样敏捷了。先是勒特雷尔太太侥幸脱险，继而是富兰克林太太的死。在这些事件上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实际上是毫无作为。

2

第二天，波洛对我说：“黑斯廷斯，你曾经建议我去看病吧？”

“是的，”我热切地说道。“要是你乐意的话，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Eh bien，我同意，我要找富兰克林看病。”

“富兰克林？”我狐疑地看着他。

“嗯，他是个医生，对吗？”

“对，不过——他主要搞研究，不是吗？”

“毫无疑问。我想，他要是当个普通医生的话，是不会成功的。他在你称之为‘病床边的风度’方面是不足的。但是他有资历。事实上，我应当讲，正如电影里所说的那样，‘他了解他的本行胜于一切’。”

可我还是不完全满意。尽管我并不怀疑富兰克林的本

事，然而他一向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缺乏耐性的人，对别人的小病小灾也毫无兴趣。也许他对研究工作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可是，说到给人看病，他就不甚在行了。

不过，眼下波洛同意让他来看病，这已经算是一个让步了。由于波洛在当地没有自己的医生，所以，富兰克林欣然同意给他看病。但他解释说，如果需要定期治疗，那就得去请当地的开业医生了，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富兰克林和他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

当富兰克林终于出来的时候，我正在等候着他。我把他拉进了我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怎么样？”我焦急地问。

富兰克林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啊！那，是的——”我把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撂到了一边。“可是他的身体呢？”

“哦！他的身体？”看上去，富兰克林似乎颇为吃惊——仿佛我提到的完全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似的。“哦！他的身体当然是不行了。”

我感到，他的回答根本没有使用医生的职业术语。不过我听说过——是从朱迪思那里听说的——学生时代的富兰克林是最聪明的高材生之一。

“他的身体坏到什么程度？”我焦灼地问道。

他望了我一眼。

“你想要知道吗？”

“当然啦。”

这个傻瓜在想什么呢？

他几乎立刻就告诉了我。

“大多数人，”他说，“都是不想知道的。他们乐意听好话。他们要的是希望，喜欢吃宽心丸。当然，出人意料的康复也确曾有过，但是，从波洛的病情来看，那是不可能了。”

“你的意思是——”我的心又一次被那无情的手攥得紧紧的。

富兰克林点点头。

“哦，是的，他就是那样，的的确确。而且应该讲，已经为期不远了。要是他不允许我告诉你，那我是不会这样对你说的。”

“那么——他知道了。”

“不错，他知道了。他的心脏也许会完蛋的——啪——随时都有可能。当然，谁也说不上的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他停了停，然后又慢慢地说：“从他的讲话中，我得出了这种印象：他好像在为什么未完成的事而忧虑似的。据他说，是一些——他所承担的工作。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知道。”我说，“我知道。”

富兰克林颇感兴趣地瞥了我一眼。

“他希望一定要完成这项工作。”

“我明白了。”

我搞不清约翰·富兰克林对这项工作的内容是否已经有些头绪了！

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希望他能完成。从他讲的话来看，这项工作对他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他沉吟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他有一个井井有条的头脑。”

我急切地问道：“是不是还可以想一些办法——一些医疗方面的措施——”

“没有任何办法。在他感到心痛快来的时候，就得打几针亚硝酸戊酯。”

随后他又讲了一句奇怪的话：

“他对人的生命非常尊重，是吗？”

“是的——我想，他是这样的。”

我很久没有听到波洛说“我不主张谋杀。”这样的话了！他如此一本正经地作出这样谨慎的表白，常常引得我哈哈大笑。

富兰克林还在继续往下说着：“这就是我和他的不同之处。我是没有这种尊重之情的……。”

我颇为不理解地望着他。他低下头来，淡然一笑。

“这是实话，”他说。“反正总有一死，早晚又有何妨？”

“要是你这样想的话，又是什么东西使你成为一个医生的呢？”我有些愤然地问道。

“唔，亲爱的伙计——医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最后毁灭的——它的意义要多得多——它改善人生。要是健康的人死了，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是低能儿——一个白痴——死了的话，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能够发现一种恰当的腺体的植入法，以矫正甲状腺机能的不足，使白痴变成健康、正常的人，这在我看来，就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更加感兴趣地看着他。不过我还是觉得，要是我得了流感的话，我是不会叫富兰克林博士来看病的。不过，我不

得不对这种炽热的真诚和他身上所具有的真正力量表示敬意。我发觉，自从他的太太死后，他也有了变化。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人之常情的哀痛的迹象。恰恰相反，他似乎显得更有生气，心不在焉的时候少了，并且还充满了新的活力和激情。

他打断了我的思路，出人意外地说：“你和朱迪思不大一样，对吗？”

“是的，我想我们是不大一样吧。”

“她像她的母亲吗？”

我想了想，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

“不真正像。我的妻子是个欢快的、笑呵呵的人。她对什么事都不那么认真——而且极力想使我也那样，不过，她恐怕是没有遂心愿。”

他淡然一笑。

“是呀，你是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对吧？朱迪思这样讲的。朱迪思不怎么爱笑——是个一丝不苟的年轻女子。我想，她工作得太过分了。这是我的过错。”

他沉思默想起来。我老一套地说道：“你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吧？”

“嗯？”

“我说，你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吧？”

“仅仅对少数人而已。对其他人来说，它是极其枯燥的——也许他们是对的。不管怎么说，”他把头向后一仰，肩膀往上一提，突然显出了他的本色，一个强有力的、富于男子气概的人——“现在我已经时来运转了！上帝啊！我要大

喊大叫了。今天，国家研究院的人已经告诉我，那个职务仍然空缺着，我已经得到它了。我要在十天之内动身。”

“去非洲？”

“是的。这太好了。”

“走得太急了。”我有些震惊地说。

他盯着我。

“你是什么意思——太急了？啊，”他的双眉舒开了。

“你是指在巴巴拉死后？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弄虚作假太没意思，难道她的死不是对我的最大的解脱吗？”

他好像被我脸上的表情逗乐了。

“恐怕我没有时间去顾及那些俗套子了。我爱过巴巴拉——那时她很漂亮——我娶了她，然而大约在一年以后，我便从爱情的迷梦中清醒了过来。我想，她爱我还没有我爱她爱得长久呢。当然，我叫她大失所望了。她原以为她能影响我，但是她没有办到。我是个不顾别人的、顽固的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而你却为了她，拒绝了去非洲工作。”我提醒他说。

“是的。但那纯粹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答应过要让巴巴拉过那种她已经过惯了的生活。要是我走了，那她的生活就会十分拮据了。可是现在”——他完全像个天真的孩童似的笑了起来——“我竟然一下子交了难得的好运气。”

这话使我很反感。我在想，确实，有许多男人对死了老婆并不感到真正的痛心，大家的心里也多多少少是明白的。可是，公然这样讲出来也太不顾忌了。

他望着我的脸，似乎并没有看出所以然来。

他说：“很少有人欣赏讲真话。但是讲真话能节省很多时间和许多不明不白的闲扯淡。”

我直截了当地说：“难道你对你妻子的自杀就一点也不烦恼吗？”

他若有所思地说：“事实上，我并不相信她是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么，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

他紧接着我的话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不想知道。你明白吗？”

我瞠目结舌地望着他。他的目光冷酷无情。他又说：“我不想知道。我——不感兴趣。你懂吗？”
我不懂——然而我对此感到厌恶。

3

我记不清我是在什么时候发觉斯蒂芬·诺顿心里有事的了。死亡原因调查审讯以后，他变得十分沉默。葬礼结束后，他依然是那样四处走动，眼睛望着地面，一脸闷闷不乐。他有个习惯，爱把手指插进他那短短的灰头发中，这种滑稽举动，无意之中流露出了他心中的困惑。在你和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心不在焉的。这终于使我渐渐地意识到，肯定有什么事使他担忧。在我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坏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就矢口否认了。这使我不便进一步追问。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试图用一种拙笨的、兜圈子的办

法来盘问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他有点儿结结巴巴地——当他对某一件事认真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讲了一件主要是围绕着道德问题的、复杂的事情。

“你知道，黑斯廷斯，要说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是，真正事到临头的时候，却常常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我是说，一个人可能会碰上一些事情——一些本来不想把你牵扯进去的事情——那些纯粹是出乎意外的事情，那种不能为你所利用，然而却又往往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恐怕我还不太明白。”我坦白地说。

诺顿皱起双眉，手指搓弄起头发来了。他的竖起的头发总是带着那种常见的滑稽色彩。

“真是难解释，我的意思是，譬如你在一封私信里碰巧发现了某些事情——这封信是你错拆的，或是由于其他类似的原因弄错的——比如信本来是寄给别人的，可是你以为是你的信，便拆开读了起来，当你意识到错了的时候，你已经看了信里的一些内容。你知道，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呃，是的，当然有可能发生。”

“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嗯——”我琢磨开了，“我想，你最好对那个人说：‘太抱歉了，不过我不是有意要拆看你的信。’”

诺顿叹了口气。他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你想，黑斯廷斯，也许你在信里看到的是一件十分叫

你为难的事。”

“你是说，会使对方难堪吗？我想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得装作你及时发现了错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

“是啊。”诺顿沉吟有顷，才说道。不过，看起来他好像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法。

他有些不满地说道：“我希望我知道该怎么办就好了。”

我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诺顿依然苦闷地蹙着眉头，说：“你要知道，黑斯廷斯，事情或许比刚才说的更有甚之。譬如说，你在信里看到的是——嗯，我的意思是，假如它对另外一个人非常重要。”

我不耐烦了。

“说真的，诺顿，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总不会干那种偷看别人私信的事吧？”

“是的，是的，我当然不会干这种事。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说来说去，这根本不是一封信。我这样讲只不过是尽量把这类事情说清楚。一般来说，一个人对他偶然耳闻目睹的事是不会去多讲的，除非——”

“除非什么？”

诺顿慢吞吞地说：“除非这是些你应该讲出来的事。”

我突然兴趣盎然地望着他。他接着说：“对了，这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吧——假如你是从——从一个锁孔里看到的——”

提到锁孔使我想到了波洛！而诺顿却还在结结巴巴地往下说着：“我是想说，也可能你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要往锁孔里看——譬如钥匙拧不动了，就要看看锁孔是否干净。或

者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比较充分的理由……而你看到的東西却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看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去听他那结结巴巴的话，因为我忽然受到了启发。我记起了那天在长满了青草的小山上，诺顿举起望远镜去看一只斑纹啄木鸟。我记得，他马上就变得又恼又窘，还竭力阻止我用他的望远镜看。当时，我马上就得出结论：他所看到的事与我有关——他看到的必定是阿勒顿和朱迪思。可是设想一下，要不是这种情况呢？要是他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呢？我当时认为那一定与阿勒顿和朱迪思有关，这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满脑子装的都是他们的事了。根本不可能想到其他的事情上去。

我出其不意地说：“那是不是你从望远镜里看到的事？”

诺顿在惊讶之余，流露出宽慰的表情。

“我说，黑斯廷斯，你是怎么猜到的？”

“就是你，我和伊丽莎白·科尔在小山顶的那一天，对不对？”

“对，就是那天。”

“而且你不愿意让我看？”

“是的。呃，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希望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看见。”

“你看到什么啦？”

诺顿又皱起了眉头。

“就是那件事呗。我应该说吗？我是说，那是——嗯，那是偷看呀。我看到了我不想看见的事。我没有去找这些东西看。——那儿确实有只斑纹啄木鸟——一只可爱的东

西，可是后来我瞧见了其他的东西。”

他停住不往下说了。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非常好奇，不过我敬佩他的谨慎。

我问道：“那是不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

他慢条斯理地说：“也许很重要。反正就是这样。我说不上。”

我接着问：“是不是和富兰克林太太的死有关？”

“你这样说真怪。”

“那么就是了。”

“不——不，不是直接有关。不过也许是有关系。”他慢吞吞地说：“它可以对某些事作出新的解释。它也许意味着——哦，真他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进退维谷了。我的好奇心痒得难熬，但我又感到要让诺顿讲出他看见的事也太勉强。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要是我，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你掌握一件事情的情况，而别人认为你的情报来源手段不当。这种处境总是不愉快的。

这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去和波洛商量商量呢？”

“波洛？”看起来诺顿有些怀疑。

“是的，问问他的主意。”

“好，”诺顿慢言慢语地说，“这倒是个主意。只是，当然啦，他是个外国人——”他停住了，显得十分为难。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波洛对悠哉游哉的生活的严厉抨击，我是十分熟悉的。我惟一不解的是，波洛为什么从来没想到自己也搞一个看鸟的望远镜呢？要是他想到这一点的

话，他也会这么做的。

“他会替你保守秘密的，”我催促道，“而且，要是你不喜欢他的建议的话，你也可以不照着办嘛。”

“这倒是实话，”诺顿说道，他的眉头舒开了。“你知道，黑斯廷斯，我想我会这样做的。”

4

波洛对我带来的情报反应之急迫，使我甚感惊奇。

“黑斯廷斯，你在说什么？”

他放下了刚刚送到嘴边的薄烤面包片，把头往前一伸说：“告诉我，快点儿告诉我。”

我把经过情形又讲了一遍。

“那天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某种事情，”波洛沉思地重复着。“一件他不愿意告诉你的事。”他伸出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这件事他没有向其他人讲过吗？”

“我想没有。我肯定他没有对其他人讲过。”

“一定要特别小心，黑斯廷斯。他不应该告诉任何人，这一点非常要紧——连一点儿口风都不能露。这样做也许是危险。”

“危险？”

“非常危险！”

波洛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

“ Mon ami ，让他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请记住，这只是朋友之间随便谈谈。别让任何人疑心他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来见我的。要谨慎，黑斯廷斯。要特别、特别地谨慎。你刚才说，那天还有谁和你们在一起来着？”

“ 伊丽莎白·科尔。”

“ 她当时是否觉察到了他神色变化？”

我搜肠刮肚地回想着。

“ 我不知道。也许她觉察到了。我是不是去问问她，她是否——”

“ 你什么也不能说，黑斯廷斯——绝对不能说。”

第十六章

1

我把波洛的意思告诉了诺顿。

“我一定上楼去看他，我愿意去。可是你知道，黑斯廷斯，我觉得我真不该对你提那件事。”

“顺便问一下，”我说。“你没有把这件事向其他任何人讲过，对吗？”

“没有——至少——没有，当然没有讲过。”

“你肯定没讲过吗？”

“没讲，没讲，一点儿也没讲过。”

“好，那就不要讲。在见到波洛以前不要讲。”

我已经觉察到，他头一次回答的时候口气有些犹豫。不过他第二次的答复却是十分肯定的，尽管到后来我依然记得他最初回答时的那种犹豫的口吻。

我又一次登上了那天我们登上过的绿草葱茏的小山。不过，已经有人先在那里了，那是伊丽莎白·科尔。当我走上山坡的时候，她转过头来。

她说：“你显得很激动，黑斯廷斯上尉。出什么事了吗？”

我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没有，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是走快了，气喘。”

然后，我操着平常说话时的嗓音加了一句：“天要下雨了。”

她仰头望着天空。

“是呀，是要下雨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站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些值得我深为同情的东西。自从她告诉了我她自己的身世和那场悲剧怎样毁了她的生活以来，我就一直对她很感兴趣。两个都遭受过不幸折磨的人是息息相通的。但是在她身上，还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不过这也许只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而已。我感情冲动地说：“今天我毫无激动可谈，相反烦闷极了。听说我的老朋友的情况糟透了。”

“是波洛先生吗？”

她那充满同情的关注使我吐露了衷肠。

听我说完以后，她柔声地说：“我明白了。这么说——他随时都可能去世？”

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了。

过了一两分钟，我说：“要是他弃世而去，我在这个世界

上就真的形单影只了。”

“哦，不，你还有朱迪思呢——而且你还有其他的孩子。”

“他们都天各一方，而朱迪思——啊，她有自己的工作。她不需要我。”

“我怀疑孩子们都是在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他们才觉得需要父母的。你应该像承认一些基本规律那样去承认这一点。我比你孤独得多。我的两个姐姐都远在天涯——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意大利。”

“亲爱的姑娘，”我说，“你的生活刚开始。”

“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吗？”

“三十五岁又怎么样？我还巴不得我是三十五岁呢。”我有意地添了一句：“你知道，我又没有瞎了眼。”

她探询地瞟了我一眼，随后满脸通红。

“你别以为——啊！斯蒂芬·诺顿和我仅仅是朋友。我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这更好了。”

“他——他对谁都挺不错，挺友善。”

“哦，亲爱的，”我说，“别以为那仅仅是出于友善。我们男人生来并不是为了向人表示友善的。”

但是，伊丽莎白·科尔的脸蓦地变白了。她低声地、不自然地说：“你太残忍了——瞎了眼了！我怎么敢想——敢想结婚呢？我的经历如此，我姐姐又是谋杀犯——就是不算谋杀犯，也是神经错乱。我真不知道哪样更糟糕一些。 ， ，

我断然地说：“别让那些再折磨你的心了。记住，也许不

是这么回事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事情就是如此嘛。”

“难道你忘了你曾经对我讲过：‘那不是玛吉干的’吗？”
她屏住了呼吸。

“这只是感觉而已。”

“一个人的感觉常常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她凝视着我。

“你这话怎么讲？”

“你的姐姐，”我说，“没有杀死你的父亲。”
她的手捂到了嘴上，那双睁得又大又惊惶的眼睛望着我的两眼。

“你疯了，”她说，“你一定疯了。这是谁告诉你的？”

“别管它，”我说，“那是真的。终有一天，我将向你证明这一点。”

3

我在房子附近偶然碰上了博伊德·卡林顿。

“这是我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他告诉我。“我明天就要走了。”

“去奈顿？”

“是的。”

“你一定感到不平静吧？”

“是吗？我想是的。”他叹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黑斯廷斯，我可以告诉你，离开这里，我很高兴。”

“菜饭的确糟透了，服务也不周到。”

“我不是指这个。这里的价钱毕竟很便宜。本来对这种客人自己付钱的招待所式的旅馆，你是不能苛求的。不，黑斯廷斯，我的意思远不止是认为这里不舒适。我不喜欢这幢楼房——到处都有一股子邪气。总是出事。”

“当然会出事了。”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也许，一座房子一旦发生过一起谋杀案，那你以后总会觉得它跟从前不同……但是，我不喜欢这儿。先是勒特雷尔太太的意外事故，继而又是可怜的小巴巴拉。”

他顿了顿。

“我真得说，世界上最不可能自杀的人自杀了。”

我踌躇着。

“嗯，我说不上我是不是也这样看——”

他打断了我的话。

“哦，我就是这么认为。真该死，她死的前一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她呆在一起。她精神很好——我们一起外出的时候，她兴致也很高。她惟一的担忧就是怕约翰太过于埋头他的实验了，说不定会工作过度或者拿自己的身体去实验那些鬼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黑斯廷斯？”

“不知道。”

“她的丈夫就是应该对她的死负责任的人。我认为，他不叫她安生。她和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是很快活的。他却让她觉得，是她阻碍了他那宝贵的前途（我倒愿意给他提供

一个前途！），这使她垮了下来。该死的冷血动物，他自己竟毫不为之所动。他极其冷静地告诉我说，他要去非洲了。真的，你知道，黑斯廷斯，如果真是他把她谋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严厉地说。

“对——对，我不是真有这个意思。不过，你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明白，如果是他谋杀了她的话，他是不会采用那种办法的。我的意思是，人人都知道他是搞毒扁豆碱这种东西的，因此人们就可以推断，要是他谋害她的话，是不会使用这种东西的。然而尽管如此，黑斯廷斯，不只是我一个人认为富兰克林有嫌疑，这我是从应当了解情况的人那里得悉的。”

“是谁？”我厉声问道。

博伊德·卡林顿压低了嗓门。

“克雷文护士。”

“什么？”我感到非常吃惊。

“嘘。别嚷。是的，是克雷文护士提醒我这样想的。你知道，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人很精神，她不喜欢富兰克林——始终不喜欢他。”

我纳闷了。我本来觉得，克雷文护士所不喜欢的是她的病人。我猛地想到，克雷文护士一定了解不少关于富兰克林家的事。

“她今天晚上要住在这儿。”博伊德·卡林顿说。

“什么？”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克雷文护士在葬仪一结束就离开了。

“就住一夜，是中途落脚。”博伊德·卡林顿解释道。

“我明白了。”

克雷文护士的返回使我隐隐感到不安，但是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明白，她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博伊德·卡林顿刚才讲，她不喜欢富兰克林……

为了使自己消除疑虑，我突然激烈地说道：“她这样对富兰克林含沙射影是不对的。说来说去，正是她的证词才使自杀的结论得以成立。当然了，还有波洛也看到富兰克林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从实验室里走出来。”

博伊德·卡林顿急冲冲地说：“一个瓶子能说明什么？女人总是带着瓶子的——香水瓶啦，洗发剂啦，指甲油啦。你的女儿那天晚上手里拿着个瓶子到处走——这不能说她是想自杀，对吧？真是扯淡！”

他停住了，因为阿勒顿在向我们走来。这时，一阵低沉的隆隆雷声在远处滚过，它来得正好，颇像戏剧中道具发出的声音。我以前想过，现在我又想到，阿勒顿无疑是这班演员中扮演反派角色的人物。

不过，在巴巴拉·富兰克林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已经离开这里了。再说，他的动机又可能是什么呢？

可是这时候，我想到，X作案从来没有动机。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力量之所在，正因为如此，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进展甚微。然而，那微弱的启示的闪光是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

此时此刻我认为，我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从始至终我连一刻也不曾考虑过波洛也许会失败。在这场波洛与X的对抗之中，我根本没有把X成为胜利者的可能性放在心头。尽管波洛体弱力衰，健康状况很糟，但是我坚信在二者之中他是潜在的强者。你知道，我对波洛的成功已经习以为常了。

正是波洛本人首先使我脑子里产生了疑问。

在我下楼去吃晚饭的时候，我顺便去看了看他。现在我记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了，不过，他突然说起了这样的话：“一旦我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马上就高声地反对起来。不会出什么事的——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的。

“Eh bien，你对富兰克林博士对你讲的话还没有听仔细。”

“富兰克林什么也不懂。你还能平平安安地活很多年的，波洛。”

“有可能，我的朋友，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我现在是就特殊的意义而言，并不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尽管我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但也许还不至于快得叫我们的朋友X心满意足。”

“你说什么？”我的震惊形之于色了。

波洛点点头。

“是的，黑斯廷斯。毕竟，X是有智力的人。事实上，是个才智出众的人。X不会不觉察到我若是比自然死亡仅仅提前几天离开人世，那也会对他有无法估量的好处。”

“可是那时——可是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手足无措了。

“Mon ami，在团长倒下的时候，第二把手要接过去指挥。你将继续干下去。”

“我怎么能行呢？我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呀。”

“这个我已经安排了。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我的朋友，你可以在这里，”——他轻轻地拍了拍放在他身边的公文箱——“找到你需要的一切线索。你要明白，我已经为以防万一做好了安排。”

“那就的确没有必要耍聪明了。只要把应该知道的事都告诉我就行了。”

“不，我的朋友。你不知道而我知道的事是极为有价值的。”

“你给我留下了有关情况的详细书面说明吗？”

“当然不是。它也许会落到X的手里。”

“那么，你留给我的又是什么呢？”

“性质相同的暗示。对X来说它们毫无意义。但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它们会引导你去发现真相的。”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我可不像你那么有把握。波洛，你的脑子干吗要拐这么多弯呢？你总是爱把什么事都搞得很复杂。你总是这样！”

“而且我对这样搞很有癖好？你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吧？也许是这样。可是，你放心好了，我的暗示会引导你发现真相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开口说：“不过，也许你倒巴不得那些暗示不会使你发现真相呢。换言之，你情愿说：‘鸣铃闭幕——就此了结。’”

他嗓音中的某种东西又一次唤起了一种隐约而难以言喻的恐怖，这种恐怖的袭击我已经体验过一两次了。就仿佛在某个地方，某个恰好看不到的地方，有一个我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似的——一个我恐怕受不起而不敢承认的事实，我知道，那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我摆脱了这种感觉，下楼吃饭去了。

第十七章

晚饭桌上的气氛还算是比较愉快的。勒特雷尔太太又下楼来了，愉快地操着有些做作的爱尔兰土腔。富兰克林也比我往常见到他时显得活跃，兴致勃勃。我头一次看到克雷文护士脱去了她那套护士服，换上了便服。眼下，她已经把那种职业性的含蓄抛到一边去了，显示出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婀娜多姿的年轻姑娘。

饭后，勒特雷尔太太提议打桥牌，但是到最后，大家一起围着圆桌玩起了牌戏。大约九点半钟左右，诺顿声称他打算上楼去看看波洛。

“好主意，”博伊德·卡林顿说，“他近来病得厉害，我很替他难受。我也要上去看看。”

我不得不立即行动了。

“喂，”我说，“你不担心他同时和两三个人谈话会过于

疲劳吗？”

诺顿立即接过话茬说：“我答应过借给他一本有关鸟类的书。”

博伊德·卡林顿说：“好吧。你还回来吧，黑斯廷斯？”

“回来。”

我和诺顿上楼去了。波洛正在等候着。说过一两句话以后，我就下楼了。我们开始玩起“拉米”来。

我想，博伊德·卡林顿对今晚斯泰尔斯这种无忧无虑的气氛甚是着恼。也许，他认为那出悲剧发生至今还为时未久，不可能已经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常常忘记他打出的牌，最后，他告退不玩了。

他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远处的雷声滚滚传来。附近的什么地方正在下着暴雨，只不过现在尚未下到这里来。他将窗子关上，走了回来。他站在旁边看我们玩了一两分钟，随后，便走出了房间。

差一刻十一点的时候，我上楼去睡觉了。我没有到波洛的房间里去看他。他也许已经睡了吧。再说，我也不愿再去多想斯泰尔斯以及这个地方所存在的问题了。我想睡觉——一睡而解百忧。

我刚要入睡，一个声音惊动了。我以为也许是有人在轻轻地敲我的门。我喊道“请进。”可是没有回音。

我打开灯，爬了起来，向外望了望楼道。

我看见诺顿正从浴室里走出来，回到他的房间去了。他

穿着一件颜色奇丑的格子睡衣，头发还是像往常那样立着。他走进房间，将门关上，紧接着，我就听见他用钥匙在门锁里拧了一下。

头顶上，滚过一声隆隆的沉雷。暴风雨越来越近了。

我回到了床上，那钥匙拧动的声音使我稍稍有些不安。

它隐隐地暗示着一种不祥之兆。平时诺顿晚上锁门吗？我不清楚。是波洛警告他这样做的吗？我突然心神不安地想起来，波洛门上的钥匙失踪得多么神秘啊。

我躺在床上，头上的暴风雨和我的紧张，使我心中的不安愈来愈重。我终于爬了起来，把我的门也锁上了。然后，我回到床上，睡着了。

2

在下楼吃早饭之前，我到波洛的房间里去看他。

他躺在床上，我感到很吃惊，他一脸病容，好像病得很厉害，脸上布满了深深的困乏、疲劳的皱纹。

“你好吗，老朋友？”

他淡然地向我微笑着。

“我还活着，朋友。我还活着呢。”

“不疼吗？”

“不疼——就是累。”他叹道，“非常累。”

我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怎么样？诺顿告诉你他那天看到什么吗？”

“是的，告诉我了。”

“是什么？”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好半天，方才回答道：“黑斯廷斯，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你可能会误解的。”

“你在说什么呀？”

“诺顿告诉我，”波洛道，“他看见了两个人——”

“朱迪思和阿勒顿，”我喊道，“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En bien, non. 不是朱迪思和阿勒顿。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会误解的吗？你真是一个死心眼的人！”

“对不起，”我有些羞愧地说，“告诉我吧。”

“明天我会告诉你的。还有许多事情，我要仔细想一想。”

“这个——这个对案子有帮助吗？”

波洛点了点头。他合上眼睛，靠回到了枕头上。

“案子已经结束了。是的，结束了。只有一些散乱的尾巴需要收一收。下去用餐吧。我的朋友。请你顺便把柯蒂斯给我叫来。”

我叫了柯蒂斯以后，便下楼了。我想见见诺顿。他对波洛讲了些什么？我极想知道。

可是我还是下意识地感到不痛快。波洛的神态中缺乏那种洋洋得意的劲儿，这使我心中快快不乐。为什么要坚持保密呢？为什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深切的悲哀呢？所有这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法语：可是，偏偏不是。——译注。

诺顿没有来吃早饭。

饭后，我走进花园里。暴风雨过后，空气清新，凉爽。我发觉这场雨下得特别大。博伊德·卡林顿正在草坪上，看见他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能和他谈谈心里话，我早就想这样做了。现在我更忍不住了。波洛已经的确不宜再独自干下去了。

今天早晨，博伊德·卡林顿显得生气勃勃，非常自信，这使我心中感到温暖，也有了信心。

“今天早上你起晚了。”他说。

我点点头：“睡迟了。”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雷阵雨。听见了吗？”

这时，我想起来，在睡梦中我听到的那样滚滚的雷声。

“昨天夜里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博伊德·卡林顿说道。

“今天就觉得好多了。”他伸开双臂，打了个哈欠。

“诺顿在哪儿？”我问道。

“我想他还没起床呢。懒鬼一个。”

我们不约而同地抬起了眼睛。诺顿房间的窗户恰好就在我们站着的那个地方的上头。我吃了一惊，楼房正面的那些窗户中，惟独诺顿房间的窗户还关着。

我说：“奇怪。你认为他们忘记叫醒他了吗？”

“有意思。但愿他没有病倒吧。咱们上去看看吧。”

我们一起走上楼来。那个女仆——一个长着一付蠢相的姑娘——正在过道里。我们问过她以后，她说，她敲过诺顿先生的门了，可是没人答应。她已经敲过一两回了，不过他好像没听到。他的门是锁着的。

一种凶险不祥的预感掠过了我的脑海。我大声地敲起门来，边敲边喊着：“诺顿——诺顿。醒一醒！”

3

当显然不会有人答应的时候，我们便找来了勒特雷尔上校。他听我们讲着，淡蓝色的眼睛里隐隐地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他毫无决断地扯着自己的唇须。

一向果断的勒特雷尔太太却毫不犹豫。

“你们得想办法把门打开。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二次在斯泰尔斯看到破门而入了。门后的情形和第一次锁着的门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是暴死。

诺顿穿着睡衣躺在床上。门钥匙装在口袋里。他的手中是一把小左轮手枪，不过是一种玩具似的手枪，但是干这个却是绰绰有余。在他额头的正中有一个小窟窿。

有好一会儿，我想不起来这情形使我记起了什么。但可以肯定，那是一件非常久远的事……

我疲于回忆了。

4

在我走进波洛房间的时候，他望着我的脸。

他马上说：“出什么事了？是诺顿吗？”

“他死了！”

“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我扼要地告诉了他。

最后，我疲乏地说道：“他们说这是自杀。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门是锁着的，窗户是关着的，钥匙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哎！实际上我亲眼看见他走了进去，听见他把门锁上的。”

“你看见他了，黑斯廷斯？”

“是的，昨天夜里。”

我又解释了几句。

“你肯定那是诺顿吗？”

“当然啦。不管到哪儿，我都能认出那件旧得要命的睡衣。”

有一阵子，波洛又成了往日的波洛了。

“啊！可是你鉴别的是人，而不是一件睡衣。Ma foi，睡衣是谁都能穿的。”

“这倒是事实，”我慢慢地说，“我没有看见他的脸。不过头发是他的，对，还有那稍微一瘸一拐的样子——”

“谁都能一瘸一拐的，mon Dieu！”

我望着他，大吃一惊。

“波洛，你是不是想说我看到的是不是诺顿？”

“我没有这样说。我仅仅是在恼火，你说那人是诺顿的根据是不科学的。不，不，我一点也不想暗示那人不是诺顿。”

法语：其实。——译注。

法语：我的上帝。——译注。

那样干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其他的男人都很高——都比他高得多——Enfin，你是无法伪装身高的——不会是那样的。我要指出，诺顿只有5.5英尺高。Tout de meme，这像是在变魔术，对吗？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把钥匙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可是人们却发现他用手中的枪打死了自己，而钥匙仍然在他的口袋里。”

“那么，你不相信他是自己打死自己的了？”我说道。

波洛摇摇头表示不信。

“不，”他说，“诺顿不是自己打死自己的。他是被人蓄意杀死的。”

5

我昏昏然地走下楼来。这件事着实令人费解，我没有看到这不可避免的一步，我希望事情本身的高深莫测能使我得到旁人的原谅。我心乱如麻，脑子也不听使唤了。

不过，这事又是那样合乎逻辑。诺顿已经被杀死了——为什么呢？我相信，这是为了阻止他讲出他所看见的事。

可是，他已经把那件事情透露给了另一个人。这么说，那个人也处在危险之中……

还不仅仅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是孤弱无援。

法语：毕竟。——译注。

法语：诚然。——译注。

我本来应当早就了解的。

我本来应当有所预见……

“Cher ami !”这是我离开波洛的房间时，他向我喊出的。

这是我听到他说出的最后的几个字。因为，当柯蒂斯走去照料他的主人时，他发现他的主人已经去世了……

第十八章

1

我根本不想把它写下来。

你知道，我想尽量少去想它。赫尔克里·波洛死了——阿瑟·黑斯廷斯也就几乎可以说是行将就木了。

我要不加修饰地把事实的真相向你介绍。我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他们说，他是正常死亡，也就是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正如富兰克林说过的那样，他这样死去是意料之中的事。毫无疑问，诺顿的死也促使了他的心脏病发作。似乎是由于某种疏忽，他发病时戊基亚硝酸酯 恰好没有放在他的床边。

这是疏忽大意吗？是不是有人故意把药拿走了？不，其中必有比这更多的缘故。X是不可能指靠波洛的心脏病发

可扩张心脏血管的药。——译注。

作来帮他的忙的。

你是明白的，我不相信波洛是正常死亡。就像诺顿是被杀，就像巴巴拉·富兰克林是被杀的一样，他也是被杀的——可是我竟然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们！

为诺顿的死举行了一次死因调查审讯会，并裁决为自杀。只有外科医生提出了惟一的疑点，他说，一个人对着自己的额头正中开枪是罕见的。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疑点而已。整个情节是一目了然的。门是从里面反锁着的，钥匙在死者的口袋里，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左轮枪在他的手中握着。诺顿似乎曾经嚷嚷过头疼，但这是由于他的某些投资最近出了差错。这当然很难构成自杀的原因，然而他们多少总得提出一些理由。

那支左轮枪显然是他自己的。在他住在斯泰尔斯期间，女仆曾经两次看到它摆在他的梳妆台上。因此，那就是这么回事了。这又是一桩干得漂亮的、幕后策划好的犯罪，并且像以往一样，除自杀以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在波洛与X的决斗中，X赢了。

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到波洛的房间里，取来了那只公文箱。

我知道，他已经指定我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完全有权这样做。箱子的钥匙是套在他的脖子上的。

在我的房间里，我打开了箱子。

我立刻就震惊了。那卷有关X案情的档案不翼而飞了。就在一两天以前，在波洛打开箱子的时候我还见到过呢。如果我需要证据的话，这就是X还依然在活动的证据。

那些文件如果不是波洛自己毁掉了的话（这是极不可能的），那就是X将它们毁掉了。

X，X，这个该死的杀人魔王X。

不过，箱子并不是空的。我记得波洛曾经许诺过，我会找到X无法理解的有关暗示的。

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暗示吗？

那里面有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奥赛罗》，是一种小型廉价的版本。另外一本书是圣约翰·欧文写的剧本《约翰·弗格森》。在这个剧本的第三幕里有一个记号。

我茫然地望着那两本书。

这就是波洛留给我的线索——可它们对我毫无用处！

它们意味着什么呢？

我惟一能想到的就是会不会有某种密码。一种以剧本为基础的字码。

倘若如此，我该怎样得到它呢？

在那上面，没有一个词，没有一个字母的下面是划了线的。我试着在文火上烘，也毫无结果。

我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读了《约翰·弗格森》的第三幕。最叫人佩服、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大傻瓜”克卢蒂·约翰坐在那里的一段道白，这段道白以年轻的弗格森出门去寻找那位侮辱了他姐姐的男人而告结束。人物的刻画真是维妙维肖——但是我几乎无法相信波洛把它们留给我只是为了提高我的文学情趣！

后来，在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这本书的时候，一张纸片掉了出来。上面有一行波洛的手迹：

“和我的贴身男仆乔治谈一谈。”

哦，有文章了，倘若这是密码的话，也许译码法已经留给了乔治。我必须找到他的住址，去看他。

不过，首先还有埋葬我亲爱的朋友这件伤心事要做。

这里，是他头一次到这个国家来的时候居住的地点。最后，他要在这里安息了。

这些天来，朱迪思对我特别好。

她总是和我一起消磨很长时间，帮助我安排一切。她既温顺又富有同情心。伊丽莎白·科尔和博伊德·卡林顿对我也特别好。

诺顿的死对伊丽莎白·科尔的影响比我预料的要小。倘使她感受到了深切悲痛的话，她也是把它埋藏在心底了。

这么说，一切都结束了……

2

是的，我必须把它写下来。

必须把它讲出来。

葬仪结束了。我和朱迪思坐在一起，想大略地规划一下将来。

这时，她说道：“可是你明白，亲爱的，我不会呆在这儿了。”

“不在这儿了？”

“我要离开英国了。”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以前我不愿意告诉你，爸爸。我不想把你的心搅得一团糟。不过，现在你必须知道了，我希望你别过于介意。你知道，我要和富兰克林博士一起去非洲了。”

我马上就气炸了。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这样做。人人都会说闲话的。在英国当他的助手，尤其是在他妻子还活着的时候，这是一回事；可是跟他到海外去，到非洲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办不到的，我绝对不允许。朱迪思说什么也不能这样做！

她没有打断我，让我把话讲完了。她淡然一笑。

“可是，最亲爱的，”她说，“我不是作为他的助手，而是作为他的妻子去的。”

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

我说——口吃得相当厉害——“那么阿——阿勒顿是怎么回事？”

她略为露出好笑的神情。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要不是你让我那么生气的话，我本来是要告诉你的。另外，我当时也希望你在你的思路多转几个圈子。我那时不想让你知道那是——约翰。”

“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吻你来着——在高坡上。”

她不耐烦地说：“哦，大概是吧。那天晚上我很难受，这类事也会有的。这个你总该明白吧？”

我说：“你不能——那么快就和富兰克林结婚。”

“不，可以结婚。我想和他一起走。你刚才还说过，这样

更方便些。眼下，我们没有什么可等的了。”

朱迪思和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和朱迪思。

你能理解曾经萦回在我脑际间的那些想法吗？这些想法潜伏在心中已经有些时日了。

朱迪思手里拿着一只瓶子；朱迪思用她那充满生气和激情的声音宣称：无用的生命应当为有用的生命让路。我爱过的，也是波洛爱过的朱迪思啊。诺顿看到的那两个人——难道是朱迪思和富兰克林吗？然而，倘若是这样的话——倘若是这样的话——不，那不可能是真的。不会是朱迪思干的。也许是富兰克林——这个怪客，这个冷酷无情的人，这个倘若下定决心要谋杀，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干下去的人。

波洛曾经自愿请富兰克林为他看病。

为什么呢，那天上午他对富兰克林讲了些什么？

但不会是朱迪思干的。不会是我那可爱的、庄重的小朱迪思。

但是波洛那样子显得多么奇怪啊。听听他讲的那句话吧：“也许你倒情愿说：‘鸣铃闭幕——就此了结吧。’”

忽然，我灵机一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绝伦！异想天开！整个所谓X的故事会不会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呢？波洛到斯泰尔斯来会不会因为担心富兰克林的家庭里会出现一场悲剧呢？他会不会是来监护朱迪思的？这会不会是因为所谓X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捏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烟幕，他才死活不肯向我透露一点儿口风呢？

这场悲剧的中心人物会不会就是朱迪思，我的女儿呢？

奥赛罗！富兰克林太太死去的那个夜晚，我从书架上抽

出来的书就是《奥赛罗》。这就是线索？

有人这样讲过，那天夜晚，朱迪思的神态看上去就像是她的同名人割掉荷罗孚尼的头以前的那副神态。朱迪思——她的心是不是已经被死神占据了昵？

第十九章

这些是我在伊斯特本写下的。

我到伊斯特本来是为了找波洛的前任男仆乔治。

乔治跟了波洛许多年。他是一个能干而又以实求实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想象力。他讲起事情来总是一是一，二是二，看待事物则总是从表面入手。

是的，我找他去了。我把波洛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对此，乔治的反应恰如其人。他非常悲伤、哀痛，而且好不容易才把这感情压在了心底。

这时，我说：“他是不是给你留下了一个要转告我的口信？”

乔治马上回答说：“给您，先生？不，我不知道呀。”

我大吃一惊。我又追问了几句，但他却说得相当肯定。

最后，我说道：“我想，那就是我错了。好了，就这样吧。”

我真希望在他弥留之际你能和他在一起。”

“我也希望这样，先生。”

“不过我还是认为，如果你父亲病了，你就该回来照顾他。”

乔治大惑不解地望着我。他说：“请您原谅，先生。我不大明白您的话。”

“你不得离职，是为了照顾你父亲，是这样吧？”

“并不是我想离开的，先生。是波洛先生打发我走的。”

“他让你走的？”我睁大眼睛莫明其妙地望着他。

“先生，我并不是说他把我解雇了，而是说好了不久我还要回去侍候他的。可是，让我走是他的意思，而且我在这里跟我老父亲在一起，他还给我适当的报酬呢。”

“可这是为什么呢？乔治，为什么呢？”

“我确实说不明白，先生。”

“那你没有问一问？”

“没有，先生。我觉得，在我这种地位是不能这样问的。波洛先生总是有他自己的主意，先生。他是个非常聪明的有身份的人。我向来就很了解他，先生，而且尊敬他。”

“是的，是的。”我心不在焉地随口应着。

“他很讲究穿着，可是他——把他的服装也弄得太外国味儿，太怪模怪样的了。不知道您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当然啦，那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嘛。他的头发也是那样，还有他的八字胡。”

“啊！那有名的八字胡。”当我想到他是多么为他的胡子而自豪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刺痛。

“是呀，他对胡子大有讲究呢，”乔治接着说道，“他戴胡子的方式不算很时髦，可是他戴着它很相称，先生，不知道您是不是明白我的话。”

我说，我很明白。随后，我轻声地喃喃地说道：“我猜想，他的胡子和他的头发一样，是染过的吧？”

“他的确——呃——略微修饰过他的胡子——可是头发却没染过——最近几年没染过。”

“瞎说，”我说道，“他的头发黑得像乌鸦似的——看起来像是假发，特别不自然。”

乔治不好意思地咳嗽了几声：“对不起，先生，那就是假发。近年来，波洛先生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就带上了假发。”

我想，一个贴身男仆对他主人的了解竟然胜过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呀。

我又扯回到那个使我迷惑的问题上：“可是，你确实不清楚为什么波洛先生要打发你走吗？想想吧，伙计，想一想。”

乔治努力想着，不过很显然，他是不大善于思考的。

“我只是觉得，先生，”他终于说道，“他把我打发走，是因为他想雇用柯蒂斯。”

“柯蒂斯？他为什么想要雇用柯蒂斯呢？”

乔治又干咳了几声。

“嗯，先生，我确实说不明白。我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对不起——特别机灵的人，先生。当然，他身材很粗壮，可是我几乎不能想象他会是波洛先生喜

欢的那种人。我觉着，他曾经在精神病院当过一段助手。”

我凝视着乔治。

柯蒂斯！

难道波洛坚持不肯向我多说的原因就在此吗？柯蒂斯，这个我惟一连想都没想过的人！是的，波洛满足于让我在斯泰尔斯的客人中间细细搜寻那位神秘的X，然而，X不是一位客人！

柯蒂斯！

在精神病院当过一段助手。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样的事，那些曾经是精神病院和疯人院的病人，有时候会被留下来或返回到那里去当助手的。

一个怪里怪气、不爱讲话、模样蠢笨的人——一个因为自己的某些奇怪而别扭的原因也许就会去杀人的人……

倘若是这样的话——倘若是这样的话……

哎，这么说，一大片疑云从我的身边失之交臂了！

柯蒂斯——？

尾 声

阿瑟·黑斯廷斯上尉的批注：

我的朋友赫尔克里·波洛死后四个月，我得到了下述手稿。我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通知，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一趟。在那里，“根据他们的委托人，已故的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的嘱托”，他们交给了我一个封好的小包。我现将其内容复述如下：

赫尔克里·波洛写下的手稿是这样的：

Mon cher ami :

当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死去四个月了。我盘

法语：我亲爱的朋友。——译注。

算了很长时间，是否要把写在这里的东西写下来，现在我主意已定，认为有必要让某些人明了第二次“斯泰尔斯事件”的真相。同时，我还试图推测：在你读这份手稿以前，你一定作出过荒谬透顶的推论——或许还给你自己招来了痛苦。

不过，我要说：Mon ami，你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识破真相的。我已经努力向你展示了所有的迹象。如果你仍然一无所得，那是因为一如既往，你的本性过于善良过于信赖他人了。A la fin comme au commencement。

不过，你至少应该明白，是谁杀死了诺顿——即使对是谁杀死了巴巴拉·富兰克林，你依然一无所知。后者的死可能使你极为震惊。

首先，你明白，是我把你叫来的。我跟你说过，我需要你。这是真的。我跟你说过，我希望你成为我的耳目。这也是真的，确确实实是真的——如果不是按你的方式去理解的话！你得去看我之所想看，去听我之所想听。

Cher ami，你曾经抱怨过我对这个案子的介绍是“不公平”的，没有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你。也就是说，我拒绝告诉你谁是X。这倒是实话。我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并不因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些理由。现在，你马上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X的问题吧。我曾经向你出示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真可谓始终如一啊。——译注。

法语：亲爱的朋友。——译注。

过不少案件的摘要。我也向你指出过，在每一个案件中，似乎很清楚：被控告或被怀疑的人实际上就是犯罪的人，没有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随后，我又继续指出了第二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每一个案子中，X不是亲自登场就是与案情密切相关。接着，你匆忙地作出了一个推论，但这个推论是似是而非的，也对，也不对。你说，X是所有谋杀罪的凶手。

然而，我的朋友，情况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案子中，或几乎每一个案子中，只有被控告的人才有可能作案。从另一方面来说，事实又的确如此，那又怎样来解释X呢？除了与警方或者说与刑事律师事务所有联系的人以外，任何一个男女能牵涉到五个谋杀案中，那都是不合情理的。你会认为，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永远、永远不会有某个人会推心置腹地说：“哦，事实上，我认识五个谋杀犯。”不，不，*mon ami*，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所面临的案子是一个有某种触酶在起作用的案子——就像两种物质只有在第三种物质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反应一样，而这第三种物质显然并不参与反应，毫无变化地留了下来。形势就是这样。这意味着，哪里有X出现，哪里就出现犯罪——但是X并没有积极地参与这些罪行。

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异乎寻常的局面！我看到，在我的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终于与一个犯罪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地步的罪犯短兵相接了。这个罪犯发明了这样一种技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巧：他能永远不被定罪。

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并不是新招。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这里就用得上我留给你的第一个“提示”了。这就是剧本《奥赛罗》。从剧本的极其出色的人物刻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X的原型。伊阿古是个熟练的谋杀犯。苔丝狄蒙娜的死，凯西奥的死——实际上奥赛罗本人的死——全都是伊阿古的罪行。这些罪行是由他策划，由他进行的。而他却始终站在圈外，没有受到怀疑——或者说他可以使自己站在圈外，不受怀疑。我的朋友，你们伟大的莎士比亚也得摆脱他自己的艺术引起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为了撕破伊阿古的假面具，他不得不凭藉最拙劣的手段——一块手绢——这是一个与伊阿古那种全面的技巧不相协调的败笔，这个过失使人们相当肯定地觉得伊阿古是无罪的。

是的，这就是谋杀的滴水不漏的技术。甚至连一丝一毫直接的暗示都没有。他总是阻止别人采取暴力行动，带着厌恶驳斥无中生有的怀疑，直到他自己说出这些怀疑为止！

在《约翰·弗格森》那出色的第三幕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技巧——在那一幕中，“二百五”克卢蒂·弗格森诱导别人杀死了他自己所仇恨的人。那是一段极妙的心理启示的片断。

黑斯廷斯，现在你明白这一点了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谋杀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不时地产生杀人的念头——但这并不是愿意去杀人。你常常感到或听到其他人这样说：“她把我气坏了，我真想宰了她！”“他竟然讲出了这样的话，我恨不得干掉他。”“我恨极了，巴不得弄死他！”

所有这些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在那种时候，你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你想法杀某某人。但是你没有这样干。你的意志将服从于你的愿望。在年轻的孩子们中间，这种冲动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被他的小猫弄烦了，他说：“别乱蹦了，要不我就砸烂你的脑袋，把你宰了。”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当他发觉小猫再也不能起死回生的时候，他惊惶失措了，害怕极了——你瞧，因为实际上那孩子是非常喜欢那只小猫的。由此可见，我们都是潜在的杀人犯。而X的伎俩是这样的：他并不去指出这种愿望，而是去消除那种正常的、适时的抵抗力。这是一种通过长期实践而熟能生巧的伎俩。X懂得怎么使用恰到好处的词句、言语、甚至语调，在脆弱的环节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是在受害者毫无疑心的情况下便大功告成了。这不是催眠术——催眠术是不能成功的，这是一种更为阴险狡诈、更为致命的手段。这是调动一个人的各种力量去扩大一个缺口而不是去进行修复。这是唤起一个人身上的最美好的东西并使其与最丑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你应当明白，黑斯廷斯——因为在你身上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因此，也许你现在开始明白我那些当初叫你着实恼火而又茫然不解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在说到有人要犯罪的时候，我并不总是指相同的罪行。我告诉过你，我到斯泰尔斯来是有目的的。我说，我到那里去，是由于那里有人要犯罪了。我对此很有把握，这使你甚为吃惊。我是十分有

把握的——因为，你知道，将要犯罪的就是我自己……

是啊，我的朋友，这很离奇——而且可笑——同时也很可怖！我这个不赞成谋杀的人——我这个珍视人类生命的人——却以犯谋杀罪结束了我的生涯。也许，这是因为我太自以为公正善良了，正直的意识太强烈了——这就是我所面临的可怕的窘境。因为你明白，黑斯廷斯，这个问题有它的两面性。我毕生的工作就是挽救无辜的人——去阻止谋杀——而这回——这回我这样做，是惟一可行的办法。我一点也没有错。法律不能触动X的一根毫毛。他稳坐钓鱼台。凭借聪明才智，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把他击败了。

然而，我的朋友——我是勉强从事的。我已经看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了——但是我又不能使自己决心去做。我就像是哈姆莱特——老是推迟那不幸的日子……这样，又一个罪恶的企图发生了——图谋害死勒特雷尔太太。

黑斯廷斯，我一直怀着好奇心，想搞明白你那众所周知的对明显事物的直觉是否能发生作用。它确实发生作用了。你一开始就对诺顿有怀疑，这是非常正确的。诺顿就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种直觉虽然浅薄，但却是完全对头的——除此之外，你就找不到其他理由怀疑诺顿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哈姆莱特是一个年轻的丹麦王子，他从国外回到丹麦后，得知他的叔父暗害了他的父亲，同他的母亲结了婚，做了丹麦国王，十分气愤，决心为父亲报仇。下文不幸的日子指哈姆莱特为他父亲复仇的日子。——译注。

了。不过，我认为，到此你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

我曾经比较用心地考虑过他的生活史。他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女人的独生子，从来不具有在别人面前坚持自己的态度和表现自己个性的禀赋。他总是有点一瘸一拐的，上学的时候也不能参加游戏活动。

你向我讲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你说到他曾经因为看见一只死兔子而难受，从而在学校里受到旁人的嘲笑。我想，这一件事也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厌恶血和暴力，并因此使他的名声蒙受了损失。我认为，他下意识地等待着用大胆妄为和残忍来补偿自己的损失。

我设想，在他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能够影响别人。他非常留心听别人的谈话，他有沉静而富于同情心的个性。人们喜欢他，同时又不很注意他。他对此忿忿不平——进而利用起了这一点。他发现，使用恰如其分的词句刺激他们，就可以非常轻易地左右他们。惟一必要的条件就是理解他们——看透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隐秘的反应和希求。

黑斯廷斯，你是否认识到，这种发现也许会使他具有某种力量感呢？人人喜欢他，又鄙视他。这个斯蒂芬·诺顿——他能够使人们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或者（请注意这一点）去干他们自以为他们不该干的事。

我能想象得出他的这种癖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怎样点点滴滴地养成对借他人之手去行凶的病态嗜好的。要去行凶，他体力不足，正因为这样，他曾经遭到了别人的讥笑。

是的，这种癖好愈来愈重，终于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和需要！这是一种毒品，黑斯廷斯——一种像鸦片或可卡因那样的极易上瘾的毒品。

诺顿，这个性情温和的慈善的人，是个隐秘的虐待狂。他是个对痛苦和精神折磨成癖上瘾的人。近年来，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 ！

它满足了两种欲望——虐待狂的欲望和力量的欲望。他，诺顿，掌握了生死予夺之权。

就像其他吸毒成瘾的人一样，他不得不去找他的毒品的来源。他接二连三地找到了牺牲者。我毫不怀疑，这种案件的数量超过了我实际上已经探明的五个案件。在每一个案件中，他都扮演同样的角色。他认识埃思林顿。他在里格斯居住的那个村子里住了一个夏天，和里格斯在当地的小酒店里一块儿喝过酒。在散步的时候，他结识了那女孩子弗雷达·克莱，怂恿和戏弄她那已经形成的信念，即倘若她年老的姑妈死去的话，那着实是一件好事——姑妈不再受罪了，自己的生活也宽裕了，舒适了。他是利奇菲尔德家的朋友，玛格丽特·利奇菲尔德在和他的谈话中受到了启发，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将她的妹妹们从终身束缚中解救出来的女英雄。可是，黑斯廷斯，要是没有诺顿的影响，我是不相信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会干出他们已经干出的事来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泰尔斯发生的事件吧。我跟踪诺

法语：变本加厉。原意为胃口越来越大。——译注。

顿已经有些时日了。他一结识富兰克林夫妇，我就觉察到了危险。你应该明白，即使是像诺顿这样的人也必须有一个能够得以施展其伎俩的基点。只有已经埋下了种子，你才能让它得以发芽。譬如，在《奥赛罗》一剧中，我始终认为在奥赛罗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这也许是正确的），就是苔丝狄蒙娜对他的爱，是一位年轻姑娘对一位著名的勇士的热情而又不稳定的英雄崇拜，并不是一个女人对奥赛罗这个男人的一种稳定的爱情。他或许已经认识到，凯西奥才是她的热心配偶，而她到一定时候也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富兰克林夫妇成了我们这位诺顿的最中意的候选人。一切可能性全都具备！黑斯廷斯，现在你无疑已经明白了（这本来是每一个有感觉的人都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出来的）；富兰克林爱着朱迪思，她也爱着他。他对待朱迪思的那种粗暴，他那从来不正眼看她的表情，以及根本不拘礼节的习惯应该告诉你，这个男人已经深陷在对她的爱情之中了。但是，富兰克林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极为正直的人。他的言谈是极其无情的，但他是一个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念的人。在他的行为准则中，一个男人是应当忠实于自己所选择的妻子的。

正如我所想到的，甚至你也明白的那样，朱迪思极其不幸地深深地爱着他。那天你在玫瑰园里看到她的时候，她以为你已经抓到了这个事实。于是，她便大发雷霆了。像她那样的脾气，是不能够忍受任何怜悯与同情的表示的。这样做就像是触到了血迹淋漓的伤口一样。

随后，她发现你以为她爱上了阿勒顿。于是她就随你去这样想，这样她就可以避免那种拙劣的同情心和对那伤口进一步的刺激了。她和阿勒顿的调情是一种对绝望的安慰。她非常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讨她的欢心，替她解忧，但是她对他从来也没有过一点一滴的感情。

当然，诺顿是很明白这阵风是怎么刮的。他在这曲富兰克林三重奏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也许可以这样讲，他首先是从富兰克林那里入手的，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是属于对诺顿那种阴险的暗示有免疫力的人。富兰克林具有非常明确、泾渭分明的头脑，非常了解自己的感情——完全无视外来的压力。此外，他生活中最大的热情是他的工作。他埋头于他的工作使他很少有懈可击。

可是，在朱迪思身上诺顿的成功就大得多了。他非常巧妙地玩弄着那个关于无用的生命的题目。那正是朱迪思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与隐埋在她心中的宿愿是相互吻合的。对此她并没有想到会出什么大事，而诺顿却认为可以在这里捞一把。他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把自己伪装为与这种观点相对立，有分寸地奚落她没有胆量去采取这种果决的行动。“这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说——但决不会去做的事情！”黑斯廷斯，这是一种多么陈腐而廉价的嘲讽——然而它却又常常能够达到目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多么容易受伤害啊！尽管他们对此并无认识，可他们却随时准备好去采取大胆行动！

把无用的巴巴拉搞掉，就可以为富兰克林和朱迪思结合廓清道路。这句话从来也没讲出过口——这是永远也不

准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所强调的是，他本人与此并无利害关系——一丝一毫也没有。因为，假如朱迪思一旦认识到这与他有利害关系的话，她的反应就会十分强烈。可是像诺顿这样谋杀癖根深蒂固的人，是不会满足于只有一个对象的。于是，勒特雷尔夫妇就成了另一个对象。

请你再回顾一下吧，黑斯廷斯。想一想你们头一次玩桥牌的那个夜晚吧。牌局散后，诺顿对你说的话，声音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你担心会被勒特雷尔上校听到。当然啦！诺顿就是有意让他听到的！他从来不放过一次强调那些话的机会——触人痛处嘛。而且，他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了。它就是在你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黑斯廷斯，可是你却一直都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促成的。基础早就打好了——那就是日益加重的精神负担，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的羞愧，对他妻子越来越深的愤懑。

确切地回忆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吧。诺顿说他渴了（他难道不知道勒特雷尔太太就在屋子里，而且会出面干涉吗？）。上校由于天性豪爽，马上就像一个慷慨大方的主人那样行动起来。他提议请他们喝一点儿，并且进屋去拿。你们几个都坐在窗外。他的太太来了——出现了那个势不可免的场面——他也清楚外面的人都听到了。他走了出来，这事本来也许能够很顺当地找个借口搪塞过去的——博伊德·卡林顿就可以毫无问题地做到这一点。（他相当老于世故，能做得圆滑得体——尽管在其它方面，他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最自负、最讨人嫌的人之一！你所佩服的恰恰就是这种人！）你自己本来也可以表现得不致使人难堪。可是诺顿却迫不

急待地开了腔，没完没了、笨嘴拙舌地说着，老练机智地扩大事态，大惊小怪地把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喋喋不休地说着打桥牌的事（这更使上校想起他所受到的羞辱），漫无目的地谈到了射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真是不负诺顿这个有心人，那个老糊涂博伊德·卡林顿便马上顺着他的话茬讲起了他的爱尔兰勤务兵开枪打死了他亲兄弟的故事——这个故事，黑斯廷斯，是以前诺顿讲给博伊德·卡林顿听的。他十分明白，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他适当地提醒一下，那个老糊涂就会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你知道，诺顿是不会去作这个最重要的暗示的。Mon dieu, non !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是爆破点。他本能地觉得他主人的地位受到了触犯——当着朋友们的面遭到羞辱，他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相信他对欺侮除了逆来顺受地屈从之外，是没有胆量去另有所为的——这时，“解脱”这个关键的字眼便起作用了。小口径步枪，意外事故——一个打死了他兄弟的士兵——突然之间，他太太的头部在他眼前一闪……“没问题——就算是意外事故吧……我要让他们瞧瞧……给她点颜色看看……这个该死的！我巴不得她死了才好……她死了活该！”

但是，他没有打死她，黑斯廷斯。我是这样想的，就在他开枪的时候，他本能地打偏了，这是因为他想要打偏。而后来——鬼迷心窍过去了。她是他的妻子，是他不顾一切地爱着的女人。

法语：我的上帝，他不会这样做的！——译注。

这是诺顿没有得手的罪行之一。

啊，可是他还有下一步的打算呢！你意识到没有，黑斯廷斯，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回想一下吧——把每一件事都回忆一下。你，我的诚实的、善良的黑斯廷斯！你头脑中的每一个弱点都被他发现了——是的，他也发现了你高尚正派、光明正大的一切特点。

阿勒顿是那种你本能地厌恶而又畏惧的人。他是那种你认为应当加以消灭的人。你对其人其事的所闻所想都是准确的。诺顿给你讲了某一个关于他的故事——这是一个完全属实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涉及到的那位姑娘实际上是个神经过敏的人，而且出身贫穷）。

这故事投合了你那因循守旧的，而且多少有些老派的本性。这个人恶棍，是个诱奸女性、破坏她们的贞操进而逼她们去自杀的人！诺顿也诱使博伊德·卡林顿来对付你。这便促成了你要去“和朱迪思谈一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朱迪思马上回答说，她将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这就使你相信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现在，诺顿玩弄的一切把戏你都该明白了吧。你爱你的孩子。像你这样的人会对自己的孩子怀有强烈的、传统的责任感的。你的天性略微有些妄自尊大。“我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事情全靠我了。”由于得不到你妻子聪慧的判断力的帮助，你感到无能为力。你义动于中了——决定不辜负她。而且，从糟糕的一方面说，你有虚荣心——自以为通过和我一起工作已经学到了这门行当的所有的诀窍！最后，在内心深处，你还有一种每个男人对自己的女儿都会有的感情——

一个做父亲的对将要从自己身边夺走女儿的男人的荒唐的嫉妒和厌恶。黑斯廷斯，诺顿就像是演奏所有这些曲调的高手，而你则随乐起舞了。

你太过于轻信事物的表面价值。你是经常如此的。你非常轻率地就相信了正在消夏小屋中和阿勒顿谈话的就是朱迪思。然而，你并没有看到她，也没有听见她讲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在第二天早晨，你依然认为那就是朱迪思。后来你之所以感到欣喜，是因为她“已经改变了主意。”

但是，假如你费心去调查一下事实，你立即就会发现，从来也不存在着什么朱迪思那天要去伦敦的问题！你没有去作另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推测。那天，是有某人要走的——此人因为走不成而大发其火。这就是克雷文护士。阿勒顿可不是个只追求一个女人的人哪！比起仅仅和朱迪思调情来，他和克雷文护士的勾搭就深得多了。

不，舞台调度还是诺顿。

你看见了阿勒顿和朱迪思接吻。随后，诺顿就硬把你推过了墙角。他心里明明白白，阿勒顿是要到消夏小屋里去会克雷文护士的。稍经争执之后，他又放你去了，但依然跟着你。你听到了阿勒顿说的那句话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但是他很快就把你拉走了，使你没有机会发觉那说话的女人不是朱迪思！

是啊，的确是个高手！而你也马上就分毫不差地按照那些旋律动作了！你作出了反应。你决心要去搞谋杀了。

然而，黑斯廷斯，幸运的是，你有一位头脑仍然在活动着的朋友。而且又何止是他的头脑呢！

在一开头的时候我就说过了，倘若你不能识破真相的话，这是因为你天性太老实。你相信人家对你讲的话。你相信了我对你讲的话……

然而，发现真相对你来讲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把乔治打发了——这是为什么？我用一个缺乏经验，而且显然是远不如他聪明的人替代了他——这是为什么？我没有一位医生来照料我——我这个从来对自己的健康都是谨而慎之的人，甚至连你看一看病的话都不愿听——这又是为什么？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有必要叫你到斯泰尔斯来了吗？我需要一个对我所讲的话深信不疑的人。我说，我的身体从埃及回来以后比去的时候要糟糕得多，你相信了。我可不相信。我回来时比以前好得多了！如果你费点心，你就会了解实情。然而并非如此，你相信了。我之所以打发走乔治，是因为我无法使他相信我的肢体突然失去了一切活动能力。乔治对他所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机敏的。他会知道我是在装假。

你明白了吗，黑斯廷斯？我一直在装作孤弱无助的样子而且骗住了柯蒂斯。我根本不是无法行动的。我能走路——一瘸一拐地走。

那天晚上，我听到你爬起来了。我听见你在辗转反侧，随后就进了阿勒顿的房间。我立刻就警觉了起来。我那时已经在为你的思想状态担忧了。

我没有耽搁。适逢我独自一人，柯蒂斯下楼吃饭去了。我溜出了我的房间，穿过走道。我听见你在阿勒顿的洗澡间里。我的朋友，我即刻就采取了你所不齿的行动，蹲下身去，

从锁孔往洗澡间里看。幸亏，门上只插了插梢，钥匙没有插在锁孔上，能从锁孔看到房内。

我看见你正在摆弄那些安眠药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于是，我的朋友，我便行动了起来。我回到了房间里配好了我的东西。当柯蒂斯上来的时候，我便派他去叫你。你来了，一边打着呵欠，一边解释说你觉得头疼。我立即大惊小怪起来——催促你治疗一下。为了不跟我争执，你同意喝一杯巧克力。你为了能早些回去，很快地就把那杯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可是，我的朋友，我也吃一些安眠药片。

于是，你睡过去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醒来后，你的神智正常了，并且为自己差一点就要干出来的事感到恐惧。

你现在安然无恙——一个人是不会企图第二次干这种事的——人在神智健全的时候是不会故态复萌的。

可是，这件事使我下了决心，黑斯廷斯！我可能对其他人了解不深，但这不适用于你。你不是一个谋杀者，黑斯廷斯！可是，你却曾经有可能因为一桩谋杀罪而被处以绞刑——而这个谋杀罪是另外一个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也许是无罪的人所犯下的。

你呀，我好心的、正直的、高尚的黑斯廷斯啊——你是那样的心地善良，那样的光明正大——又是那样的天真无邪！

是的，我必须行动了。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对此，我感到高兴。黑斯廷斯，因为谋杀中最糟糕的就是它对谋杀者的影响了。我，赫尔克里·波洛也许开始相信我本人

是天命神授来对各种各样的人分赐死亡的……然而，所幸的是，没有时间来这样做了。我也行将就木了。我担心的是诺顿也许会在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无比可亲的人身上得逞。我指的是你的女儿……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巴巴拉·富兰克林的死吧。黑斯廷斯，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想法，但我认为你一次也没有怀疑过事情的真相。

要知道，黑斯廷斯，是你杀死了巴巴拉·富兰克林。

Mais oui，是你！

你知道，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还有另外一个角。一个我没有充分估计到的角。事情也凑巧，诺顿的这些策略都是你我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但是我毫不怀疑，诺顿使用了这些策略……

黑斯廷斯，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考虑过，富兰克林太太为什么愿意到斯泰尔斯来呢？当你琢磨琢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儿根本不是她这种人喜欢来的地方。她喜欢舒适，精肴佳食，尤其是爱好交际。斯泰尔斯并不是一个快活的地方——管理不善——而且地处偏僻的村野之壤。但是，尽管如此，富兰克林太太却执意要在这里消夏。

是的，这里的第三个角——就是博伊德·卡林顿。富兰克林太太是个失意的女人，这就是她神经有些不正常的根源。她在社会地位和财产方面都野心勃勃。她之所以嫁给富兰克林是因为她期望富兰克林能有一个辉煌的前程。

法语：是的。——译注。

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并不如她的意。他的才智决不会使他在报纸上大出风头，或在哈利街上获得名望。他只是在同专业的几个同行中甚有名望，他的论文也总是发表在学术杂志上。外界听不到他的名声——而他也肯定不会发财。

恰好博伊德·卡林顿从东方回国了，他既有钱又刚刚继承了准男爵的爵位。他一直对那位他曾经差一点儿开口求婚的十七岁的漂亮姑娘柔情脉脉。他准备去斯泰尔斯，并且建议富兰克林夫妇也来——于是，巴巴拉便来了。

这叫她多么如醉如痴啊！显而易见，她对这位富有而颇具吸引力的男人丝毫没有失去往日的魅力——然而，他是个老派人物——不是那种去建议人家离婚的人。而约翰·富兰克林也讨厌离婚。要是约翰·富兰克林死了的话——那么，她就可以成为博伊德·卡林顿准男爵夫人了——嗨，那将是一种多么美妙的生活啊！

我想，诺顿发现她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工具了。

你想想这件事吧，黑斯廷斯，一切都是非常明白的。最初的一些尝试是为了让人相信她多么爱她的丈夫。她做得稍微有些过了头——老是念叨着要“把这一切都结束掉”，因为她拖累了他。

随后，又来了一个全新的手法：她担心她的丈夫会拿自己作试验。

我们本来应当对这些是一目了然的，黑斯廷斯！她是在

叫我们对约翰·富兰克林死于毒扁豆碱中毒做好思想准备。你明白，根本不存在着任何人试图去毒死他——啊，不——只不过纯粹是科学研究而已。他吃下了对身体无害的生物碱，可是，毕竟这种生物碱还是有毒的。

惟一成问题的是，它来得太快了一些。你跟我说过，她看见克雷文护士给博伊德·卡林顿算命的时候，很不高兴。克雷文护士是个有吸引力的年轻姑娘，喜欢招蜂引蝶。她曾经在富兰克林博士身上下过工夫，但是未能得手（因此，她讨厌朱迪思）。她又接着和阿勒顿调情——但是她很清楚，他并不认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要将目光转向富有而依然动人的威廉爵士。而威廉爵士或许也准备接受这种吸引，他已经注意到克雷文护士是一个健康而美丽的姑娘了。

巴巴拉·富兰克林慌了手脚，决定迅速行动。她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不幸的寡妇，同时不失原有的姿色，不至于因丧夫而绝望于新欢，这一天来得越快越好。

于是，经过了一个上午的紧张不安之后，她安排妥了一切。

你要知道，*mon ami*，我对这种加拉巴尔豆是有几分敬意的。你瞧，这回它就发挥作用了。它宽恕了无辜者，惩罚了罪人。

富兰克林太太请你们全都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咋咋呼呼地冲调着咖啡。正如你告诉我的那样，她的咖啡在自己的身边，她丈夫的咖啡在转动书橱桌对面。

后来，出现了流星，所有的人都跑了出去。只有你，我的朋友，留了下来——只剩下了你和你的纵横字谜，还有你的回忆——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你转动了书橱桌。去找莎士比亚的引语。

后来，他们回到了房间里，富兰克林太太就喝了那杯满是加拉巴尔豆生物碱的咖啡，这杯咖啡本来是为可爱的科学家约翰准备的，而约翰·富兰克林则喝了那杯美味的不搀杂的咖啡，这杯咖啡本来是为聪明的富兰克林太太准备的。

但是，黑斯廷斯，只要你稍微想一想的话，你就会明白，尽管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然而我明白，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我无法证明已经发生的事。倘若富兰克林太太的死被认为是其他原因而不是自杀的话，怀疑就无可避免地要落在富兰克林或朱迪思的身上，落在两个完全无辜的人的身上了。因此，我采取了完全正确的行动——我重复了富兰克林太太那些极为让人难以置信的要结束自己一生的话，并且加以强调，使之成为可以确信无疑的话。

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我是惟一能够这样做的人。因为你知道，我的证词是有分量的。在谋杀这类事情上，我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假如我确信它是自杀，那么，自杀的结论就会被接受。

我看得出来，这叫你感到迷惑不解，而且你很不愉快。但幸好你没有真正的危险。

可是，我死了以后，你会想到这一点吗？这个念头会不会像一条盘在那里的邪恶的蛇一样，不时地抬起头来，说：

“设想一下，会是朱迪思吗？……”

也许会这样的吧。所以，我才把这些写下来。你必须知道真相。

只有一个人对自杀的裁决是不满足的。这就是诺顿。你知道，他那血淋淋的买卖失败了。正像我讲过的，他是个虐待狂。他想看到各种各样的情绪：怀疑、恐惧、法治的纷乱。不过，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安排的谋杀出了差错。

可是不久，他就看到，有一个办法可以使自己得到补偿。于是他开始放出各种口风。在更早的时候，他佯称在望远镜中看到了某些东西。实际上，他有意给人一种不容怀疑的印象——也就是说，他看见了阿勒顿和朱迪思的一些有失体面的行为。但是，由于他没有明确说过什么，他就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发挥那件小事。

譬如设想一下，要是他说他看到的是富兰克林和朱迪思，那么这件自杀案就将有趣地节外生枝了！也许它会使人怀疑这是不是自杀了……

所以，*mon ami*，我决定，那不得不进行的事必须马上进行了。我安排你在那天晚上把他带到我的房间里来……

现在，我要把发生过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毫无疑问，诺顿是很乐意把他自己编排好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我没有给他时间。我清楚而明确地把我所掌握的关于他的全部情况告诉了他。

他没有矢口否认。没有，mon ami，他靠在椅子上，嬉笑着。Mais oui，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嬉笑着。他问我，我对于我的这些可笑的想法，将作何处置。我告诉他，我打算将他处死。

“啊，”他说，“我明白了。用匕首或者用一杯毒药吗？”

那时，我正打算和他一块儿喝点巧克力。他喜欢吃甜食，这位诺顿先生。

“最简单的办法，”我说，“就是一杯毒药了。”

我将我刚刚倒出的一杯巧克力递给了他。

“既然这样的话，”他说，“我喝你那一杯，而不喝我这杯，你不会介意吧？”

我说：“毫不介意。”实际上，这是无关紧要的。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也服用安眠药。惟一不同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天天晚上都服药，我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抗药性，一付足以使诺顿先生沉沉入睡的剂量对我却影响极小。那杯巧克力本身就是掺了药的。我们喝的量都一样。他喝下去的那一份及时地发生了效力，而我喝下的却对我无甚影响，特别是当我吃马钱子碱补药来抵消安眠药作用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局吧。在诺顿睡着以后，我把他放在我的轮椅上——这很容易，轮椅上有许多种机构——并将它推回了原先的位置，就是帘幕后临窗的突出部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法语：是的。——译注。

分。

然后，柯蒂斯“照料我上床。”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我把诺顿推回了他的房间。随后，剩下的事就是要利用一下我的好朋友黑斯廷斯的眼睛和耳朵了。

也许你还没有发觉吧，黑斯廷斯。我戴的是一个假发。你更不会发觉我的胡子也是假的（这个甚至连乔治都不知道）。在柯蒂斯来了以后不久，我假装有一次不当心把胡子烧掉了，并且立即叫我的理发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穿上了诺顿的睡衣，把我的灰白头发弄得竖了起来，然后，我走到过道里，轻轻地敲你的门。不一会儿，你就出来了，睡眼朦胧地往过道里望了望。你看见诺顿离开了洗澡间，一瘸一拐地穿过过廊，走进自己的房间。你听见他在房内转动锁孔里的钥匙，锁上了门。

然后，我把睡衣换到诺顿的身上，将他放到他的床上，用小手枪打死了他。这把手枪是我从国外带来的，除了有两回（当时周围没人）我把这枝枪醒目地放在诺顿的梳妆台上以外，我一直谨慎地锁着它。放手枪的那几天上午，他正好不在房子里，走远了。

我将钥匙放进了诺顿的口袋里之后，便离开了那房间。我从外面用另一把相同的钥匙锁住了房门。这把钥匙是以前配好的。我已经保存了一些时候。然后，我把轮椅推回了自己的房间。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写这份说明了。

我累极了——一连串劳顿使我疲劳已极。我想，时间不会太长，我就要……

还有一两件事我要强调一下。

诺顿的行为是毋庸置疑的犯罪。

而我的行为则不是。我没有犯罪的意图。

对我来说，除掉他的最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地干掉他——我们可以说，我那把小手枪意外走火了。我可以装出惊恐、痛惜的样子——说它是一件最不幸的意外事件。人们会说：“这个老糊涂没想到枪里装着子弹呢——ce pauvre vieux。”

我没有选择这种作法。

我要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黑斯廷斯，我愿意“比个高下。”

Mais oui，比个高下！你常常责备我没有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就在一丝不差地干着呢。我对你也是挺讲公道的。我不希望你劳而无功。我在耍着把戏，但也给你一切机会去发现真相。

也可能你不相信我，那就让我把所有的线索都和盘托出吧。

关于钥匙。

你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诺顿是在我之后到达这里的。你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到了这里以后，调换过房间。这一点也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到了斯泰尔斯以后，我房间的钥匙不见了，而且，我另配了一把新的。

法语：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译注。

法语：是的。——译注。

因此，当你自问：谁会杀了诺顿呢？谁在开过枪之后，还能离开房间？而房间显然是从里面反锁着的，因为钥匙在诺顿的口袋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赫尔克里·波洛。因为他到这里以后，配过一把房间钥匙。

关于你在楼道里见到的那个人。

我本人曾经问过你，你是否肯定，你在楼道里看到的那个人就是诺顿。你大吃一惊。你问我，我是否在暗示那不是诺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丝毫没有暗示那不是诺顿的意思（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为了使人觉得那就是诺顿，曾经煞费过一番苦心）。随后，我提起了关于身高的问题。我说，所有的男人都比诺顿高得多。可是，有一个人比诺顿矮——这个人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不过，抬起脚后跟或把鞋垫高来增加一个人的身高是比较容易的。

在你的印象中我是一个无法行动的病人。可是有什么根据呢？仅仅因为我这样说。还有，我在这之前就把乔治打发走了。因此，才有了我对你的最后的提示：“去找乔治谈一谈。”

奥赛罗和克卢蒂·约翰向你指明了X就是诺顿。

那么谁有可能杀死诺顿？

只有赫尔克里·波洛。

一旦你疑心到这一层，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各正其位了——我说过的一切，我做过的一切，我的令人费解的缄默，我的埃及医生和伦敦的医生可以证明我没有失去行走的能力。乔治可以证明我戴的是假发。但有一个我无法掩盖，而你应当发觉的事实是，我的一瘸一拐要比诺顿厉害得

多。

最后，看看手枪的那一击吧。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我明白，我应该在他的太阳穴上打一枪。可是我不想使自己造成显得如此偏重一边的、如此出乎意外的效果来。不，我均均匀匀地对准他的脑门给他来了一枪……

哦，黑斯廷斯啊，黑斯廷斯！这总该使你明了真相了吧。

也许，你已经怀疑到了真相？也许，在你读到这份手稿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你不会知道的……

不会的，你太轻信别人了……

你的天性过于美好了……

我对你还要再说些什么呢？我想，你将会发现，富兰克林和朱迪思两人是知道事情真象的，虽然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俩在一起会幸福的。他们将是两袖清风，不可胜数的热带昆虫将叮咬他们，奇怪的热病将袭击他们——但是，对于完美的生活，我们都是各有己见的，对吗？

而你，我可怜的、寂寞的黑斯廷斯将怎样呢？啊，我的心在为你流血，亲爱的朋友。你肯最后一次听一听你那老波洛的劝告吗？

在你读完这份手稿之后，请你乘火车或汽车，或搭乘公共汽车，去找伊丽莎白·科尔，也就是伊丽莎白·利奇菲尔德。让她也读一读这份手稿，或者把内容告诉她。请你告诉她，你也曾可能干出她姐姐玛格丽特所干过的事——只是在玛格丽特·利奇菲尔德身边没有那位时刻在警惕着的波洛罢了。把梦魇从她的身上驱走吧，告诉她，她的父亲不是

被他的女儿杀死的，而是被那个充满同情的家庭朋友，那个“最忠诚的伊阿古”斯蒂芬·诺顿害死的。

我的朋友，像她那样依然年轻、依然动人的女人，由于认为自己有了污点便把生活拒之于门外是不对的。是的，这是不对的。你去告诉她，我的朋友，告诉她你对女人也还不无吸引力……

Eh bien，现在我没有什麼可说的了。黑斯廷斯，我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抑或是不正确的。是的——我不知道。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应当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我就是法律！作为一名比利时警方的年轻人员，我曾经击毙一个坐在房顶上向下面的人开枪的亡命之徒。在紧急的状态下，是要宣布军事管制法的。

通过剥夺诺顿的生命，我拯救了其他的生命——无辜的生命。可是，我依然不知道……也许我不知道倒好一些。我总是那样有把握——过于有把握了……

可是眼下，我非常自卑，我像个小孩子一样地说：“我不知道……”

再见了，cher ami。我已经将亚硝酸戊酯安瓿从我的床边拿开了。我宁愿将自己交到bon Dieu的手中。他或许会惩罚，或许会宽恕，愿它快一点来吧！

法语：好了。——译注。

法语：亲爱的朋友。——译注。

法语：上帝。——译注。

我们不会再在一起侦查罪犯了，我的朋友。我们第一次
侦察罪犯是在这里——最后一次也是在这里……

那都是些美好的时光。

是的，那一直都是美好的时光……

赫尔克里·波洛的手稿到此结束。

阿瑟·黑斯廷斯上尉的最后批注：

我读完了……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一切……然而，他
是对的。我本来早就应该明白的。在我看到那弹孔不偏不
倚地打在那额头正中的时候，我就应当明白了。

奇怪——这一点我刚刚才想起来——那天早晨，我也
曾经这样想过。

诺顿额头上的斑迹——就像是该隐 的烙印……

《圣经·创世记》：该隐是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他因嫉妒其弟亚约伯
而把他杀死。后来，西方常用该隐来比喻杀害兄弟者或杀人者。——译注。